

敦煌壇經新書及附冊

潘重規老居士 校定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潘重規老居士校定

敦煌壇經新書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敦煌壇經新書目次

一、緒言 5

二、敦煌壇經校記 45

三、敦煌壇經新書 137

附敦煌壇經照片 213

一、倫敦藏斯五四七五號卷子 213

二、北京圖書館藏八〇二四號卷子 237

三、向達手鈔敦煌市博物館藏任子宜本 241

四、日本龍谷大學藏大谷光瑞本照片 283

緒言

禪宗，是中國佛教史上影響最大的宗派，而壇經則是後世奉為禪宗唯一的經典，也是中國人所寫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尊稱為經的典籍。壇經紀錄了禪宗創始人惠能的言論，表達了禪宗的基本觀念，在中國思想史上同樣佔有崇高和重要的地位。

過去讀壇經的人，大多數是以明藏本的壇經為唯一通行的讀本。到了近代，敦煌的寫本發現了，日本的興善寺本、大乘寺本出版了，壇經的

研究纔進入了一新的階段。談到敦煌寫本壇經，現藏倫敦不列顛圖書館的，編號為斯五四七五，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按原本不分章節校定，編入第四十八冊。日本學者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分章節的校定本刊行後，並收入民國普慧大藏經。流通行世，逾數十年。此外尚存世的敦煌寫本：一為北京圖書館藏八〇二四號寫本，首尾不全；一為敦煌市博物館所藏任子宜本；一為旅順博物館原藏大谷光瑞本。大谷光瑞本下落不明，但日本龍谷大學藏有照片①。任本雖尚未公開發

表，我手邊有向達先生手抄本，所以均可取供讎校。由於敦煌寫本的文字，與後世的書寫習慣頗異，歷來都認為是抄寫的訛誤。故宋仁宗至和三年（一〇五六），吏部侍郎簡法寶壇經序云：「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可見宋代人即視寫本文字為鄙俚繁雜。直至現代，學者仍多持此種見解，輕視寫本。如近人任繼愈教

授敦煌壇經寫本跋云①：敦煌本壇經錯字別字，連篇累牘，說明傳抄者的文化水平不高。至於日本學者如矢吹慶輝、鈴木大拙、宇井伯壽、柳田聖山諸教授，莫不鄙視壇經寫本，名之為「惡本」。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研究（昭和十六年岩波書店出版）卷首壇經考，歷指敦煌寫本偏旁之誤（如打掬作木、往作往、代作伐等）、相似之誤（如究作宄、人作入、今作令等）、偶然之誤（如知作諸、是作事等）②。此種看法，頗易對寫本內涵，產生一種不信任感。因此許多研究敦煌學的學者，對著滿目謬

誤的惡本，抱著鄙視淺劣鈔手的心理，遇到讀不通處，便以為是鈔手誤鈔，更常常自以為是，擅自竄改。於是臆說繁興，造成了讀敦煌寫本的一大障礙。我經過長期涉獵敦煌寫本之後，啟發了我一個客觀深入的看法。我認為語言文字，是心靈思想的符號。人人都有表達思想的慾望，人人都有創造語文的權利。所以荀子正名篇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荀子所謂名，即是文字。所謂約定，即民意所公認。所謂俗成，即大眾所通用。文字經

約定俗成，足為標準，謂之正字。正字既已通行，復有人改變正體，斯為新造之字。新造之字，如得大眾認可，獲大眾使用，這亦是約定俗成。約定俗成的文字，便不容任何人把他抹殺。根據這一理念，加以觀察，許多敦煌寫本中我們認為是訛誤的文字，實在是當時約定俗成的文字。它們自成習慣，自有條理，它們是得到當時人的認同的。我們站在現代人的立場，覺得它違背了我們的習慣，我們認為它是錯誤。如果站在他們的立場，他們亦會覺得我們違背了他們的習慣，會

認為我們是錯誤。例如現代人把疑問詞寫作「麼」，而敦煌寫本多作「摩」或「磨」。其實「摩」、「磨」、「麼」都沒有疑問的意義，同樣都是用的同音通假字。現代人認為敦煌寫本是鈔手的錯誤，敦煌寫本的鈔手同樣也可以說現代人是錯誤。因此如果不通曉敦煌文字書寫的习惯條理，就很難讀通敦煌寫本的俗寫文字。現存的敦煌卷子，一篇作品，往往有多個寫本，可以互相校對，互相印證。例如敦煌變文集中伍子胥變文：有兩個外甥，一本寫作「有兩個姓甥」，另一本寫作「有兩個甥甥」，因此知道外、

姓、甥都是外字。又如太子成道經：「四天王喚衣太子，一本作「四天王喚於太子；啟告於我，一本作「啟告依我。又醜女緣起：「今世足衣足食，一本作「今世足於足食，因此知道衣、依、於三字可互相通用。又如太子成道經：「誰之弟子，一本作「誰知弟子；降魔變文：「三世諸佛，一本作「三世之佛，因此知道諸、知、之三字可以互相通用。我綜合歷年來研究所得，於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八月，在臺北中央研究院召集的漢學會議中，提出了一篇「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字之研究的論文

(見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國七十年十月出版)。我把敦煌文字俗寫的習慣，歸納成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行草無定、通假無定、標點無定等等條例。字形無定，如人、入不分，雨、兩不分，瓜、爪不分等；偏旁無定，如木、才不分，亻、彳不分等；繁簡無定，如佛作佉，舍作舍等；行草無定，如風作𠂇，門作𠂇一等；通假無定，如是通事，須通雖等。標點符號亦和現代通行符號大不相同，如刪除符號作「」等。這種種現象，正和遼代沙門行均編纂的龍龕

手鑑完全相符。原來龍龕手鑑是根據宋以前寫本編成的一部字書，所以人部的字和亻部不分，瓜部的字和瓜部不分，木部的字和才部不分。甚至同一個「雨」，可以用作雨，亦可以用作雨，並同收在雨部中。這種種狀況，證明了敦煌寫本使用的文字，正是當時通行的文字，而不是近代人眼中心中的惡本訛字。我們認清了這一事實，我們必須承認敦煌寫本確是當時普遍流行的鈔本，並非被後世輕視的所謂誤本惡本。我們把這種錯覺掃除後，再仔細觀察這個倫敦所藏的壇經寫本，便

應該承認它是一個很質樸，很接近原本的早期鈔本。這個鈔本，據印順法師說^④：

慧能在大梵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傳說由弟子法海紀錄，為壇經的主體部分。這在慧能生前應該已經成立了。等到慧能入滅，於是慧能平日接引弟子的機緣，臨終前後的情形，有弟子集錄出來，附編於被稱為壇經的大梵寺說法部分之後，也就泛稱為壇經。這才完成了壇經的原型，可稱為曹溪原本。

我們根據印順法師的說法來觀察倫敦藏本，可以說是非常接近原本的。首先看倫敦藏本的題目，寫作：

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

兼受無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壇經尊稱為經，當然是出於當時人和後學者的推崇。壇經說：「合座官寮道俗禮拜和尚，无不嗟嘆，嶺南有福，生佛在此，誰能得知。」把六祖尊為生佛，所以稱他的說法為經了。至於為什麼稱為

壇經？這是由於開法傳禪的壇場而來。當時的開法，不是一般的說法，是與懺悔、發願、歸依、受戒等相結合的傳授，這是稱為法壇與壇場的理由，也就是被稱為壇經壇語的原因^⑤。壇經一開始就說：「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受（敦煌俗寫受，授不分，受即授）無相戒。……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說的法是南宗頓教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法。說法的人是六祖惠能。同時又授無相戒，所以說兼授無相戒。記錄的人，是弟子法海。寫本的內

容和寫本的題目是互相吻合的。後來傳刻的壇經就把原來的題目改動了。由敦煌寫本的題目對照看來，敦煌本是很接近原本的鈔本。

其次，我們看敦煌寫本末尾有一段題記，是鈔寫人說明鈔寫的來歷。壇經開始便說：「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依約，以為稟承，說此壇經。」又說：「大師往漕溪山，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與俗，三五千人說不盡。若論宗指，傳授壇經，以此為依約；若不得壇經，

即無稟受。須知去處、年、月、日、姓名，遞相付囑。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也。六祖臨終之前，又囑咐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志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神會說：「汝等拾弟子近前，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為一方頭。」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本宗。不稟授壇經，非我宗旨。汝今得了，遞代流行；得者必當見性。大師言：「今日已後，遞相傳授，須有依約，莫失宗旨。」可見壇經是說法的紀錄，編成壇經後，便用作修行的課本。各

為一方頭的十弟子，當然持有寫本，其他弟子門人亦應有傳鈔本。倫敦藏敦煌寫本，似乎就是傳鈔本之一。我們看鈔本末尾一段題記說：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深。道深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如付此法，須得上根之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經以為依承，於今不絕。和尚本是韶州曲江縣人也。如來入涅槃，法教流東土，共傳無住，即我心無住。此真菩薩，說真示，行實喻，唯

教大智人。是旨依，凡度誓修行，修行遭難不退，遇苦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法。如根性不堪，材量不得，雖求此法，建立不得者，不得妄付壇經。告諸同道者，令知密意。

據這段題記，這位鈔寫壇經的人，可能是和悟真同時的南宗弟子，亦許就是法海道滌的門人。鈔寫時間，可能在六祖去世之後不超過三十年的時間^⑥。六祖滅度的時間是先天二年（七一三），這個寫本的底本應是在西元七四〇年前後，由這位南

宗弟子鈔錄保存的。至於後人種種竄改偽造的猜想，似乎都未必合於事實。因為壇經是六祖門下修行頓教法的依據，是學侶們共同稟受的課本，是師徒輩遞相傳鈔的教材。這位嶺南的南宗弟子，鈔寫了這部壇經，並記下這部壇經的來源，說明此壇經的集記人是上座法海，又說明法海和尚是韶州曲江人，以及法海和尚傳付壇經的同學弟子。由題記敘說，可以看出鈔寫承傳的經過。他私人鈔寫保存，作為清修的典範，如何能容旁人竄改！有人提出，與神會同時的南陽慧忠國師曾

說：「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眾，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糝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可見壇經早已有人竄改。不過慧忠國師北國遊方，見人改壇經，是一回事；嶺南弟子私人的鈔本，不容旁人竄改，是另一回事。這一未經竄改的私人鈔本，悶藏在敦煌石室千年後，被人發現，它的接近原本的真實性，似乎是不容懷疑的。

我們再看，敦煌壇經一氣寫下，不分章節，

和劃分章節的後世刻本不同。這是由於刻本經後人科判潤色，分出章節，修飾詞句，又雜糅事蹟，一再增改，與原本愈去愈遠。惟宋初惠昕所編刻的壇經，其底本為唐代寫本，改動亦較少。惠昕本分二卷十一門，編定的時間為宋太祖乾德五年（九六七）五月^⑤。鈴木大拙昭和八年（一九三三）複製興善寺藏本，號稱為興善寺本。前有手寫的惠昕序文：

我六祖大師，廣為學徒說見性法門，總令見性成佛，目曰壇經，流傳後學。古本文繁，

披覽之徒初忻後厭，余以太歲丁卯，月在癸
賓，二十三日辛亥，於思迎塔院分為兩卷凡
十一門。貴接後來，同見佛性者。

興聖寺本最後還保留了寫本的附記云：

洎乎法海上座無常，以此壇經付囑志道，志
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圓會，遞代
相傳付囑，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也。

倫敦藏本、敦博館藏任子宜本和惠昕所據的寫本
都是溯源於上座法海。興聖寺本凡五傳，但沒有
說明是同學或是門人，却比敦煌本的悟真又多了

一位圓會，應該是晚一二十年的鈔本。兩本的傳授，不完全是師與弟子的傳承，同門間亦可彼此傳鈔。所謂付者，只是付與同門或弟子傳鈔，並不一定如傳衣之傳，只此一衣，代代遞傳。所以敦煌、惠昕二本傳授次第，雖小有不同，但仍有其共同性。那就是都從集記壇經的上座法海而傳到悟真。法海與悟真間，敦煌本是法海的同學道滌，興聖寺本是志道與彼岸。志道亦是六祖十弟子之一，亦是法海的同學^②。可見早期的寫本壇經，是同門間彼此研習的講義教材；宋以後的

刻本壇經，則是問世流通的出版著作。早期的講義是聽講的筆錄，隨聽隨記，不分章節，文字亦較質樸，接近口語。流通問世的刻本，則力求讀者悅目易曉，故章節分明，文辭亦多加修飾。內容情節，更是刻意增添。增添的情節，有的可能是當時的事實，有的是合情合理的描寫，有的則是刻意的夸張，或荒誕的傳說。刻本愈後，原本的真相改變愈多。因此敦煌寫本只有一萬二千字，惠昕根據寫本改編後的刻本也不過一萬四千字，以後的明藏本竟增加到二萬一千字^④。我們看

敦煌寫本，六祖說他往黃梅求法時，只有簡單幾句：「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惠昕本便補充了辭親以前一段合情合理的敘述：「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惠能安置母畢，便即辭親。」又如神秀作偈，未得印可，五祖命再作一偈，構思不得時，敦煌本說：「秀上座去數日，作不得。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唱誦此偈。」惠昕本作：「神秀作禮便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

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經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倡誦其偈。中間刻意描寫神秀失意不安情況，不似惠能說法口吻，顯然是惠昕本後加。又如六祖自言拜讀神秀偈語，並自作一偈，請人題壁，敦煌本只說：「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惠聞已即識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題著。」到了惠昕本，便詳細說出了讀偈題偈人的姓名履歷。它說：「童子便引惠能到南廊禮拜偈頌，為不識字，請一上人為讀，若得聞之，願生

佛會。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一聞，即識大意。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書于壁上。別駕言：「獼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啟別駕言：「若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俗諺云：「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張日用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于壁上，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又如六祖得傳衣法後南歸，敦煌本只說：「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即須速去。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登時便五祖處。」

分：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起在後，弘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與吾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惠昕本便添了許多描寫，說：「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須速去。惠能言：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得出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其時領得衣鉢，三更便發南歸。五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五祖把艫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艫。」五祖言：「只可是吾度汝，不可汝却度吾，無有是處。」惠能言：「弟子迷時，和尚須度；今吾

悟矣，過江搖舫，合是弟子度之。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又不正，蒙師教旨付法，今已得悟，即合自性自度。五祖言：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五年勿說佛法。難起已後，行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與吾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惠昕本還有補綴事實，附注在一章之末，預備插入正文的情況。如敦煌本云：「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先是三品將軍，性行褻惡，直至嶺上來趁，把著惠能，即還法衣，又不肯取。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上，便傳法惠順。

。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順即却向北化人來。惠昕本作：「唯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惡。直至大庾嶺頭，趁及惠能，便還衣鉢，又不肯取。言我欲求法，不要其衣。」惠能即於嶺頭，便傳正法。惠明聞法，言下心開。惠能却令向北接人。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經五年，常在獵人中；雖在獵中，每與獵人說法。至高宗朝，到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幡動。」一僧言：「風動。」惠能言：「非幡動、風

動，人心自動。印宗聞之悚然。惠昕本加叙了許多情節之後，在悟法傳衣門的末尾，又用小字雙行記云：祖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這個附注，後來刻本壇經，便都改編成為正文了。像這類添加情節的文字，顯然都是惠昕本為壇經做的補充。其他文字間的異同，由於敦煌寫本文辭質樸，較近口語，刻本經後人潤色，則較近文言。如敦煌本云：使君問：法可不是西國第一祖達磨祖師宗旨？大師言：是。弟子見說達磨大師化梁武帝，

帝問達摩朕一生已來，造寺布施供養，有功德否？
惠昕本作：「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摩大
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摩初化梁
武帝，帝問曰：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
何功德？惠昕本於「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下加一乎
字，大師言是下加公曰二字。弟子見說達摩改為
弟子聞達摩。皆是潤色口語，變成文言。又如敦
煌本：神秀師常見人說，惠能法疾直指路。惠昕
本作：秀聞能師說法徑疾直指見性。敦煌本：汝
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為一方頭。惠昕本

作：「汝等不同餘人，吾減度後，各為一方師。把見說改為聞，把頭改為師，很明顯的，都是把口語改為文言。從最早的刻本來觀察增改的情況，更可證明敦煌本確是現存行世的最早寫本，亦是最接近原本的寫本。

不過，儘管敦煌本是最接近原本的寫本，却正是當時人用當時通俗習慣寫成的寫本，亦正是被後世誤認為訛誤滿紙的惡本。以致敦煌本原來不是訛字，被人誤認為訛字。又或原來是甲字，却被人誤認為乙字。造成了讀敦煌壇經的文字障

。因此，我現在根據敦煌俗寫文字的慣例，把後人誤認誤改的文字，一一加以訂正，並轉寫成現代的通行文字。至於敦煌本原卷鈔寫本來訛脫之處，則根據別本校正。例如敦煌本開首：韶州刺史等據及諸官寮三十餘人儒士餘人。等字分明是錯字。舊關東廳博物館所藏大谷探檢隊將來文書目錄①著錄了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波羅蜜多經一卷，是顯德五年己未歲寫本。所附圖片，題作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

子法海集記，蓋與倫敦本同源。開首作「韶州刺史韋據」，及官寮三十餘人，儒士餘人，可證明倫敦本等據是「韋據」之誤。儒士餘人文意不通，兩本均有脫誤。宋初惠昕改編寫本的刻本，此句作「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因即據此訂補為「儒士三十餘人」。還有敦煌本和改編本不同之處，敦煌本文辭質樸，較近口語，改編本多加潤色。如見人說改為「聞」，「一方頭」改為「一方師」，則儘量保存原本面目，不以後世刻本改動原本。關於校訂文字的過程，我以大正藏本為底本，寫成「敦煌壇經校記」一篇，說明

校訂壇經的根據。又為了讀者便於誦習，另寫清本一通，定名為「敦煌壇經新書」。最後影印敦煌原卷，附於卷末，以供讀者檢核。凡茲所為，惟欲破除讀敦煌壇經的文字障，俾百世之下，讀者如親聆大師音旨。茲事體大，誠如明末王起隆「重鈔曹溪原本法寶壇經緣起之言曰：『佛祖建立一切法，後人增一字，為增益謗；減一字，為減損謗；紊一字，為戲論謗；背一字，為相違謗。四謗不除，即百非俱起，退眾生心，墮無間罪業，不通懺悔矣。』又曰：『佛門宗印，一絲不得走移；祖師

言句，一字不容增減。壇經開頓教門，五宗之所自出，固佛祖心髓也，可竄易乎？可顛倒乎？可增減刪改乎？自至元迄今，三百餘年矣。即萬曆己酉迄今，亦四十四年矣。東南所行壇經，罕見曹溪原本，概多宗寶方冊。方冊改本之雲霧不除，曹溪原本之杲日青霄何從見仰。洵可悲可痛！必先商流通原本，方可徐議銷毀改本也。王氏之言，指明曹溪原本之當流通，校勘原本之當慎重，至為痛切。余何人斯！豈敢妄參筆削！然王氏所稱原本，實仍改編刻本。今幸地不愛寶，得覩

石窟遺書，英倫藏卷，乃真曹溪原本。豈敢不竭
管窺所得，重加寫定，求正當世，冀減罪愆。倘
荷大德通人，憫其愚誠，匡其違失，曷勝大願！
民國八十二年八月潘重規

附注：

①參閱方廣錫「敦煌宗教研究的回顧和展望」
九九〇年六月北京出版中國文化第二期，
頁五。②向達「西征小記」唐代長安與西域文
明，一九五七，北京，頁三六八—三六九
。③柳田聖山「敦煌本六祖壇經の諸問題」(敦煌

佛典七禪，頁卅六，日本大東出版社。又龍谷大學藏本僅存照片二頁，見井ノ口泰淳等編『舊關東廳博物館所藏大谷探檢隊將來文書目錄圖版』。

③見一九八三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下冊，頁三六九，敦煌文物研究編，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柳田聖山『敦煌本六祖壇經の諸問題』(敦煌佛典七禪頁卅二—卅三)。

⑤印順法師著『中國禪宗史』(民國六十四年二月

台北重版頁二四六—二四七。

⑤同④，頁二四五。

⑥任子宜藏本末尾題記文字與倫敦藏本幾乎沒有差異。

⑦鈴木大拙、胡適考定。

⑧參閱中國禪宗史，頁二六五。

⑨參閱胡適壇經考之二跋日本京都堀川興聖寺藏北宋惠昕本壇經影印本（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四年出版胡適禪學案，頁八十六

—八十八。）

⑩ 一九八九年三月，西域出土研究班刊，目錄頁一三，圖片一一三、一一四。

敦煌壇經校記

敦煌寫本六祖壇經，現藏倫敦不列顛圖書館，編目為斯五四七五號。日本大正新修大正藏，按原本不分章節校定，編入第四十八冊。日本學者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分章節的校定本刊行後，並收入民國普慧大藏經。流通行世，逾數十年。此外尚存世的敦煌寫本：一為北京圖書館藏八〇二四號首尾不全本。一為敦煌市博物館所藏任子宜本。一為旅順博物館原藏大谷光瑞本。大谷光瑞本現

下落不明，但日本龍谷大學藏有照片，惟僅見二張。各本文字小有異同，可能出自同一底本，茲據大正藏本，校以所見寫本，間亦酌取興善寺諸本。參稽異同，致核訛誤，寫定為壇經新書。

敦煌壇經校記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

敦煌市博物館藏任子宜本以下簡稱敦博本般作

波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

經一卷

倫敦藏敦煌本（斯五四七五號）六祖惠能起提行。

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倫敦本兼受無相項

格，空二格書戒字。敦博本兼受無相下亦空二格書戒字。案戒字當與上無

相連屬，與弘法弟子分開。又敦煌俗寫受、授不分，受當改授。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

蜜法受無相戒

受當作授。興善寺本作授無相戒。

其時座下僧尼道

俗一萬餘人韶州刺史等據

等當作等，大谷光瑞本等作等。敦博本作遠處

。及諸官寮三十餘人儒士餘人敦博本同。興善寺本作儒宗學士三十

餘人，餘上當補三十二字。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

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原卷代作伐。敦煌俗寫代、伐不分。

與學道者承原卷作承，敦博本作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於

約敦煌俗寫於與依通用，如敦煌變文集太子成道經怕二九九九號卷子喚於太子，斯五四八號卷

子作喚依太子。有所於約當作有所依約。敦博本於正作依。以為稟承說此壇經

能大師言善知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大師不

語自淨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淨聽淨當作靜。惠能慈父

本官范陽敦博本陽作揚。左降遷流南新州百姓興善寺本作左降流

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敦博本南上有嶺字，又刪去。南上當加嶺字新上當加作字。惠能幼小

父小早亡敦博本作父亦早亡。老母孤遺移來海敦博

移來南海，海。艱辛貧乏於市買柴敦博俗寫買、賣

上當加南字。忽有一客買柴敦博本買柴遂領惠能至

於官店領蓋導引之意，謂客引導惠能至官店。敦

非字。蓋客敦博本客將柴去惠能得錢却向門前忽見

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名敦博本名作明。敦

當作敦博本客便悟乃聞敦博俗寫問。問同用不分。客曰從

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蕪敦博本蕪州黃梅懸

敦博俗寫懸、縣不分，如敦煌伯二五一。論語卷

東憑墓山原卷憑禮拜五祖弘忍和尚見令在彼敦

俗寫令、今不分。令當作令，見門人有千餘眾我

於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持。原卷作

寫持、持不分。敦博本持作持。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業

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憑原卷、敦博墓山禮拜五祖

弘忍和尚弘忍和尚問惠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

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領敦博嶺作

領、如敦煌變文集破魔變文領北寒梅、領北即嶺

北。王羲之蘭亭序帖，峻嶺即作峻嶺。敦博本領作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

求佛法作敦博本同作唯求佛法作，當大師遂責惠

能曰汝是領敦博本領南人又是獮獠若為堪作佛惠

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姓敦煌俗寫姓。性不分姓。當作性。

即無南北獠身與和尚不同佛姓敦博本姓有何差

別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不言遂發遣

惠能令隨眾作務時有一行者遂差敦博本差惠能於

碓坊踏碓八個餘月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

集記鈴木改集記為己集。郭朋壇經校釋改記為說。五祖曰吾向與說敦煌俗寫

與敦博本作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門人終

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姓敦博本姓

。作性迷福門何可救汝汝惣總俗字且歸房自看有知

敦博本知敦博本知惠者自取本姓敦博本姓般若知之般若知

般若之智，敦博本作般若之知。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吾大意

者敦煌俗寫吾悟敦博本吾作悟。吾付汝衣法菓為六代原

博代作伐。敦火急急敦博本作門人得處分却來各至

自原卷自作白，敦煌俗寫自房遞相謂言我等不須

呈心呈寺本作澄通用。興善用意作偈將呈和尚神秀上

座是教授師秀上座得法後自可於於當作依。敦止

請不用作諸人息敦博本息心盡不敢呈偈時敦博本

。大師堂前有三間房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畫楞伽變

鈴本本變下加并畫五祖大師傳授衣敦博本衣法流

行後代為記畫人盧玲原卷玲作珍，敦煌俗寫今

看壁了明日下手上座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

為教授師

原卷教作擬，敦煌俗寫往往連類加偏旁，故教授寫作擬授。

我若不呈

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將心偈上五

祖呈意即善求法

敦博本同。當依興善寺本作求法即善。

覓祖不善却

同凡心奪其聖位若不呈心

鈴木心下加偈字。

修不得法

興善寺本

作終不得法，當作終。

良久思維甚難甚難甚難甚難夜至三

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

於

於當作衣。敦博本作衣。

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若訪覓我

敦博本覓我下有我見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見偈言不堪，自是。我有迷字。我下宿

敦博本我下有迷字。

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我心自

原卷自作白

息秀上座

三更於南廊下

敦博本無下字。

中間壁上秉燭題作偈人盡

不和

敦博本作知，當作知。

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

原卷

作佛。敦博本作拂。

拭

莫使有塵埃

神秀上座題此偈畢，歸房卧，並無人見。五祖平旦遂換

敦煌俗寫換用。敦博本作喚。喚通。

盧供奉來南廊下畫楞伽變五祖

忽見此偈，請記

檀經校釋請記改作讀記。

乃謂供奉曰：弘忍與供

奉錢三十千，深勞遠來，不畫變相也。金剛經云：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不如流此偈。

敦博本流作留，當作留。

令迷人誦，依

此修行，不墮三惡

興善寺本作墮三惡道。

依法修行，人有大利。

益大師遂喚門人盡來焚香偈前人眾入見原卷作人眾入見

鈴木改作令眾人見。敦煌俗寫人眾入見。不分皆生敬

心汝等盡誦此偈者方得見姓姓當作性。敦於博依本性。

敦博本依。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敬心喚言

善哉五祖原卷祖誤寫作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門敦

俗寫門。興善寺本作問是汝作此偈否。敦博本亦是汝作偈

否若是汝作應得我法秀上座言罪過實是神秀作不

敢求祖敦博本祖願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敦博本小

智惠識大意否五褐敦博本褐曰汝作此偈見即來到

只到門前尚未得入凡夫於於當作依。敦此偈修行

即不墮落作此見解若覓無上菩提即未可得須敦博本須

。作要入得門見自原卷作白。敦博本姓敦博本汝旦去

旦當作且。敦博本作且。一兩日來敦博本無來字。思惟更作一偈來

呈吾若入得門見敦博本脫自原卷作白。敦博本姓敦博

性本作。當付汝衣法秀上座去數日作敦博本有偈字。下不得

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唱敦博本唱作此。誦此偈惠能一聞

知未見姓敦博本姓作性。即識大意能問童子適來誦者是

何言偈童子答能曰作原卷作作保。不知大師言生死是大

敦煌俗寫是、事通用，是敦煌俗寫於、當作事。敦博本是作事。欲傳於法敦煌俗寫於、

作衣。敦博本作衣。鈴木不改，非。令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看悟大

意即付衣法稟為六代褐敦博本褐作祖。有一上座名神秀

忽於南廊下書無相偈一首五祖令諸門人盡誦悟此

偈者即見自姓敦博本姓作性。依此修行即得出離惠能答

曰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惠能至南

廊下見此偈禮拜亦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佛地童子

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惠

問已敦煌俗寫問、問通用、問當作問。敦博本作惠能問已。即識大意惠能亦

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提著敦煌俗寫題、提通

用、提當作題。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

見姓敦博本姓作性。即吾大意敦煌俗寫吾、悟通用、吾當作悟。敦博本吾作悟。

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無臺

佛姓敦博本作性。

常青

敦博本作清。

淨

何處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

身為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

何處染塵埃

院內從眾

從當作徒，敦博本作徒。

見能作此偈盡怪惠能却入

碓坊五褐

敦博本作祖。

忽

敦博本忽下有來廊下三字。

見惠能敦博本但敦博

作偈

即善知識大意

敦博本作即知識大意，無善字，善蓋衍文。即知識大意，謂

即知大意。能恐眾人知五祖乃謂眾人曰此亦未得了

五祖夜知三更

知當作至。敦煌俗寫通用，知喚惠能堂

內說金剛經惠能一聞言下便伍

敦煌俗寫伍、悟通用，伍當作悟。

其夜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法及衣汝

敦煌本汝為六

代原卷代祖衣將

敦博本衣將作將衣，是。

為信稟代代相傳法

以心傳心當令自悟五祖言惠能自古傳法氣如懸絲

敦博本絲

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即須速去能得衣法

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登時便悟

敦煌悟、五通用，

敦博本悟

祖處分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

難去在後弘法

謂難去之後方可弘法化人。敦博本作難起已後行化，敦煌俗寫起、去

通用，起亦

善誘迷人若得心開汝悟無別

敦煌俗寫汝與與通

，悟與吾通，汝悟當作與吾。敦博本汝悟無別作與悟無別，興善寺本作與吾無別。辭違已

了便發向南兩月中間至大庚嶺敦博本同作庚，庚當作庚。興善寺本

作至大庚嶺。不知向後有數百人來欲擬頭，敦博本頭作提

惠能奪於法於、衣通用，於當作衣。敦博本於作衣。來至半路盡總却

迴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興善寺本作姓陳名惠明。先是三品將

軍性行麤惡直至嶺上來趁犯著惠能原卷犯作把，敦博本亦作把。

。把著，猶俗言抓着。惠順追趁抓着惠能，惠能立即交出法衣，意甚明白。鈴木本亦誤作犯。

即還法衣又不肯取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

上便傳法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順即却向

北化人來惠能來衣敦煌俗寫衣、依通用，衣當作依。敦博本作於，於亦依字。

此地與諸官奪

奪，察之誤。敦博本，察本。

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

是先性

敦煌俗寫性，聖通用，性當作聖。敦博本性作聖。

所傳不是惠能自

知願聞先性

敦博本性作聖。

教者各須淨心聞了願自

原卷自作

白。敦博本作自。餘迷

餘當作除。敦博本作除。

於於當作如。敦博本作如。

先代

悟下是

惠能大師喚言善知識善提般若之知

敦博本知作智

。世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

原卷自作白。悟敦博本作自。

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善知識遇悟成智

原卷成上育即字。

敦博本，即遇悟成智。白作愚人知人佛性本亦無差別。只緣迷悟迷即為愚悟即成智，當據敦博本補正。

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第一勿迷言惠定別定

惠體一不二即定是惠體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

惠即定之時惠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惠等。敦博本同興善寺

本作此義即是定慧等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發惠

先惠發定定惠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心不

善惠定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眾種眾字衍。敦博本

定惠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諍若諍先後即是人敦博本

上有迷字。心上當加迷字。不斷勝負却生法我不離四相一行三

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座卧敦煌俗寫。坐。座不分。座當作坐。敦博本作坐。

常真真心是敦博本作常行真心是。當作常行直心是。興善寺本作常行一直心是也。

淨名經云真心是道場真心是淨土兩真字皆當作直。興聖寺本

作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典諂典當作諂曲。敦博本作諂曲。口

說法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真心直真當作非佛弟子但

行真心直真當作於一切法上無上無，原卷作无，當從

敦博有執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真

心座不動敦博本座作坐。真心座不動，興善寺除

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原卷情

當作情。敦却是障道因緣道順通流順當作須，敦

何以却滯心住在即通流興善寺本作心上當加不字，在

當作法，即上住即彼縛彼當作若座座當作坐。敦

不動是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座座當作坐。敦林

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座座當作坐。敦看心看淨

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即有數百盤

盤當作般。敦博本作般。如此教道者故之大錯之當作知。敦博本作知。

善知識定惠猶如何等如燈光有燈即有光無燈即無

光燈是光知體知當作之。敦博本作之。光是燈之用即有二敦博

本即上有名字。體無兩般此定惠法亦復如是善知識法無

頓漸人有利鈍明即漸勸敦煌俗寫明、迷通用。明當作迷。敦博本明作迷。

悟人頓修識自本是見本性敦博本作識自本心是見本性，本下當補心字。

悟即元無差別不悟即長劫輪迴善知識我自法門善興

寺本作我此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無宗無相無體無

住無為本敦博本作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當從敦博本改正。何明為相

明、名通用，明當作名。敦博本作名。為相，壇經校釋改作無相。無相於相而離

相興善寺本作無相者於相而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

住者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念念當作念後念念念

相讀讀當作續，敦敦博本作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是

是敦博本無離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

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法上鈴本本脫念念不住

即無縛也以無住為本興善寺本作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縛也下

當加此是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原本卷外鈴木是無相但

能離相性體清淨是以無相為體敦博本是字不重興善寺本作此

是以無相為體，於一切鏡上境境通用，鏡當作是是當作此是。於一切鏡上境敦博本作境。

不染名為無念於自念上離鏡鏡當作境。敦不不於

法上念生敦博本不莫百物不思莫，鈴木從興善寺

禁止之辭，不當改。念盡除却一念斷即无興善寺本作一，念

死別處受生學道者用心莫不息法意敦博本息作識

本本改息為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又誘經

法是以立無念為宗即緣名人名當作迷。敦於鏡鏡

作境。敦博上有念念上便去敦煌俗寫去起通用

起作邪見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教門立無念

為宗世人離見不起於念若無有念無念亦不立無者

無何事念者何物興善寺本作念者念何物無者離二

相諸塵勞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姓起念性當

敦博本姓作性。興善寺本作真如。自性起念。姓上當加自字。雖即見聞覺之敦

俗寫之。知通用。之當不染萬鏡鏡當作境。敦博本鏡作境。敦而

常自原卷。自在維摩經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第

一義而不動善諸識敦煌俗寫諸。知通用。知。諸此法

門中座座當作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動動當加

不字。興善寺本作亦不是不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無所

看也若言看淨人姓姓當作性。敦博本作性。本淨為妄念北館

二四號自念字起故蓋覆真如離妄念本姓敦博本

性。姓作淨不見自姓敦博本姓作性。北本淨心起看淨敦博本

看作起淨。心却生淨妄妄北本妄字不重，蓋脫。無處所故知看者看

却是妄也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章

自本姓敦博本，姓北本章。却被淨縛若不動者敦博本

同。興善寺本作若修不見一切人過患敦博本。興善

寺本作不見人之是非善惡。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動

開口即說人是非北本脫。與道違背看心看淨却是障

道因緣今記汝是汝當作如，敦博本。此法門中何

名座座當作。禪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

念不去去、起通用。敦博。為座座當作。見本姓敦博

北本。不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雜相曰禪敦博本。

離離。雜當。內不亂曰定外若有相內姓不亂有疑當作

寺本作外若離相。敦博本、北本姓作性。敦本自淨自定敦博本、北本作

興善寺本作本性自淨自定本下當加性字。只緣境觸觸敦博本觸觸即

亂離相不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外不亂即定興善寺

不亂即定外字當刪。外禪內定故名禪定維摩經云即是豁然

然敦博本、北本作即時還得本心菩薩戒云本須自姓

清淨敦博本、北本作須當改原姓當作性。清善知識見自姓敦

本北本作性。自淨自修自作自姓敦博本性北法身自行

佛行自作自成敦博本作上無自字。自佛道善知識總

須自體與受授當作無相戒敦博本與受北本作總須一

時逐惠能口道令北本令善知識見自三身佛於自色

身歸衣衣當作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

衣敦博本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衣敦博本

依當作敦博本當來敦博本圓滿報身佛己上唱色身

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在自北本在法性世人

盡有為名敦博本不見外覓三如來敦博本

世如來興善寺本不見自色身中三性佛敦博本

身中三世佛善知識聽汝善知識說敦博本

作聽與善知識說與敦博本令善知識北本令

衣自色身敦博本見自法敦博本

性有三世佛此三身佛從性上生敦博本作從此自性上生，北本作從自

性上何名清淨身佛鈴木身上善知識世人性本自淨加法字。

萬法在自姓敦博本思量一切事敦博本作思惟一切惡

惡事興善寺本作思量一即行衣惡敦博本作即行於惡行

下當加行字。惡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知如是

一切法盡在自姓敦博本自姓姓當作性。北本無自姓

二字常清淨日月常名敦博本只為雲覆蓋上名本名作明。北

敦博本本名作明。下暗不能了見日月西辰敦博本作星。北忽

遇惠風吹散卷盡雲霧萬像參羅敦博本楞伽北本同作

斯二〇五四引法句經云：參羅及萬像，一法之所

印。參羅、森羅音義皆同，鈴木本改參為森，似

可不。不一時皆現。世人性淨。猶如清天。惠如日。智如月。北本

脫智如。智惠常名。敦博本。北本名作明。北於外看敬。敦博本。北本名作於外看。

境。興善寺本。作於外著。妄念浮雲。蓋覆自姓。敦博本。北本

姓。不能明故。遇善知識。開真法。敦博本。北本吹却

名。敦博本。北本名作迷。北妄內外名。敦博本。北本名作明。北徹於自姓。敦博

北本。姓中萬法皆見。敦博本。北本見作現。北一切法自在。姓。敦博

北本。姓名為清淨法身。自歸衣。敦博本。北本衣作依。北者除不善

行。敦博本。北本行及不善行。除是名歸衣。敦博本。北本衣作依。北何名為

千百億化身佛。鈴木本。脫不思量。北本作不。性即空寂

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惡法。化為地獄。思量善法。化為天

堂毒害化為畜生慈悲化為菩薩智惠化為上界愚癡

化為下方自姓變化甚名

敦博本、北本作自性變化甚多。

迷人自不

知見一念善知惠即生

敦博本、北本作智惠即生。

一燈能除千年

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常思於後常後念善名

為報身一念惡報却千年善心一念善報却千年惡滅

無常已來後念善名為報身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

念善即是報身自悟自修即名歸衣

敦博本、北本衣作依。

也皮

肉是色身是舍宅

敦博本、北本舍上無是字。

不在歸依也

敦博本、北本

歸下無依字。興善寺本作不言皈依也。在當作言。

但悟三身即識大億

敦博本、

北本億作意。今既自歸依三身佛已與善知識發四弘大願

善知識一時逐惠能道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

願斷法門無邊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唱善知識眾

生無邊誓願度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眾生各於自

身自姓敦博本姓作性。北自度敦博本脱度字。北何名自

姓敦博本姓作性。北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愚癡名敦博

北本名作迷。妄自有本覺性敦博本。北本性下將正見度

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

見正度興善寺本作邪來正度。見當作迷來悟度愚

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薩度敦博本菩薩作善提

提即善如是度者是名真度煩惱無邊誓願斷自心除

虛妄法門無邊誓願學學無上正法無上佛道誓願成

常下心行恭敬一切遠離迷執覺知敦博本智北生般

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北本悟上。成行誓願力今既

發四弘誓願敦博本說北與善知識無相懺悔三世罪

障興善寺本作減三世罪。大師言善知識前念後念及

今念念不被愚迷染北本不上多念字。愚作從前惡

行敦博本前惡作何。一時自姓敦博本。北若除即

是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北本脫。念念被愚癡染敦博

北本作念念不被愚癡染興善寺本作念念不被相

相應除却從前矯誑心敦博本。誑北本前承原卷作永

作永。北本斷名為自性懺前念後念及敦博本下有今念二字。北本及

當據加。念念不被瘡疾染敦博本瘡當作瘡，瘡當作瘡。

除却從前疾垢心疾垢當作自性若除即是懺興善寺本作是

為無相懺悔。懺懺已唱上善知識何名懺悔者終身不作

懺字者上當加。懺者知於前非惡業恆不離心諸佛前口說

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斷不作名為懺悔今既懺悔已與

善知識受授受同無相三歸依戒大師言善智識敦博本

知智作歸衣敦博本依。北覺兩足尊歸衣敦博本依。北正

離欲敦博本當據加。敦博本歸衣敦博本依。北淨眾中尊

從今已後稱佛為師更不歸衣敦博本依。北餘邪名外

道敦博本、北本作邪迷外道、無餘字、當據刪。名、迷通用。願自三寶慈悲燈

名敦博本、北本燈名、作證明、當據改。善知識惠能勸善善知識敦博本、

不重。北本善字、歸衣敦博本、依、北三寶敦博本、三寶上有身字。佛者覺

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北本脫覺字。邪名敦博本、

北本名不生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自心歸正作迷。

依敦博本、北本作自心歸正。當據加依字。念念無邪故即無愛著名離

欲尊敦博本、北本名離欲尊上有以無愛著名句。自心歸淨敦博本、北本

依當據加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姓敦博本、北本姓作性、北自姓

不敦博本、北本姓作性、北不染著名眾中尊凡夫解敦博本、北本解

當興善寺本作凡夫不會、解上從日至日受三歸衣北本脫字疑衍。

敦博本。北。戒若言歸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即無所

歸既無所歸言却是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意經

中只即言自歸依佛敦博本。北。不言歸他佛。敦博本。

作「不言歸依他佛」自姓敦博本。北。不歸無所處。北。

作「依無所處」今既自歸衣敦博本。北。三寶總各

各至心與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北本。無善知

識雖念不解惠能與說各各聽摩訶般若波羅蜜者西

國梵語唐言大智惠彼岸到此法須行不在口敦博本。北本。

口下有念字。口念不行如如化興善寺本作如化。修行

者法身與佛等也何名摩訶摩訶者是大心量廣大猶

如虛空敦博本。猶作曲。北莫定心座座當作坐。敦博本。此句宜

作莫空心心。即落無既敦博本。若空心北本。既作記。興善寺

當作記。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敦博本。俗寫何河不

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

人性空亦復如是性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姓敦博本。

北本。姓見一切人及非人北本。無及字。惡知與善敦博本。

俗寫知。之通用。敦博本。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

著由如虛空敦博本。無知字。猶通用。北名之為大此

是摩訶行迷人口念智者心金山天寧寺本作智者心。下當加行字。敦

亦博本。脫行字。北本。又有名敦博本。迷。北人空心不思名之為

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少敦煌俗寫小、北本少不分

作小小此當莫口空說不修此行非我弟子何名般若般

若是智惠一時中天寧寺本作切時中念念不愚敦博本、北本愚作思

常行智惠即名般若行一念愚敦博本、當作愚即般

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心中常愚我修北本無中字

作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自言我修

般若按文意心中上當加世人二字我修上當

加自言二字我修般若無形相智惠性即是何名波

羅蜜此是西國梵音言彼岸到敦博本、北本言上有

彼作解義離生滅著竟生滅去敦煌俗寫去起通用

起境生滅如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承

原卷承作永，敦博本。北本作永。長流故即名到彼岸敦博本、北本被作彼。

故名波羅蜜迷人。口念智者心行當念時有妄有妄即

非真有念念若行敦博本、北本行上行不字。是名真有悟此法者

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

知識即煩惱是菩提捉前念迷即凡敦博本、北本無捉字，捉蓋行文

。後念悟即佛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北本

無最尊二字。第一無住無去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敦博本、北本

中作將大知敦博本、北本知作智。惠到彼岸打北本打作打，敦博本打作打。

不偏旁。破五陰煩惱塵勞最尊最上第一讚最上最上

乘法敦博本、北本最上不重，乘上有大字。修行定成佛無去無住無

來往是定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佛從中變北本無變字。

三毒為戒定慧

原卷慧作惠，敦博本作惠。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八

萬四千智惠

興善寺本作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惠，從下當加一般若生四字。

何以故為世有八萬四千塵勞

敦博本作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北本作

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

世下當加人字。若無塵勞般若常在不離自姓

敦博本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億

億當作憶。

無著莫

去誰妄敦博本興善寺本作不起誰妄。誰誰。即自是真如

姓敦博本用知敦博本智北惠觀照於一切法不

取不捨即見姓敦博本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

深法界北本入般若三昧者直修敦博本直修北本

頂修直修作真。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

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知此人功德無量經中分

名敦博本、北本名作明。讚歎原卷、敦博本均作不能具說此

是最上乘法為大智上根人說少根智人敦博本、北本同。敦煌

俗寫小、少不分、少當作小、智當作之。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

大龍若下大雨雨衣閭浮提敦煌俗寫於、衣通用、衣當作於。北本無衣字

誤敦博本、衣當作提。如漂草葉興善寺本作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當據增、棗當

作草若下大雨雨放大海放蓋於。不增不減若大乘者

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敦博本、

北本般若之智自用知敦博本、北。惠觀照不做文字

譬如其雨水不從無有無，原卷多作无，蓋天誤无

本無均作天。元是龍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眾生

一切草木一切有情無情悉皆像潤敦博本、北本諸

水眾流却入大海海納眾水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

之智亦復如是少根之人敦博本、少當作小、小不聞說此

頓教此北本無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少少當作小者若被

大雨一沃悉皆自到敦博本、悉作迷、北本不能增長

少少當作小根之人亦復如是有般若之智之敦博本、智

智。北本無若字，下無之字。與大智之人亦無差別因何聞法即

不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

風吹日無能現般若之智北本無之字。亦無大小為一切眾

生自有迷心外修覓佛來悟自性敦博本、北本、興善寺本均作「未悟自

性，來蓋未之誤。即是小根人北本少。聞其頓教不信外修此

聞頓教者自悟自修，故不信外修，鈴木改不信為不假，非。但於自心令自本性

常起正見煩惱塵勞眾生敦博本、北本正見下有一切邪見四字。當時

盡悟猶如大海納於眾流小水大水合為一體即是見

性內外不住來去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心修此行

即與般若波羅蜜經北本與作以，敦煌俗寫與以通用，此當作與。本無

差別一切經書及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經皆因置敦博

本、北本、興善寺本均作「皆因智惠性故故然能建

因人置，因下當加人字。

立興善寺本作。因智慧性方能建立，故字不當。我若

無智人興善寺本作。若無世人，我一切萬法本無不

有敦博本。故知萬法本從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

有緣在人中有愚有智原卷有愚上衍有字，敦博本。北本作有愚有智。

為少故敦博本。智為大人問迷人於智者興善寺本。愚

者問於智人問。問迷智人與愚人說法令使愚者悟解

深開敦博本。迷人若悟心開與大智人無別故知

不悟即是佛是眾生敦博本。佛上無是字。一念若悟即眾生

不是佛敦博本。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

無北本。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真如本姓敦博本。北

性姓作。菩薩戒經云我本願自姓清淨敦博本，姓北本願。

識心見性自成佛道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

忍和尚處一聞北本一聞一聞言下大伍敦博本悟北頓見

真如本性是故汝教法流行後代敦博本汝北本故汝當

作以代原今學道者敦博本今當作令頓伍菩提

敦博本悟北各自觀心令自本性頓悟若能自悟者興

能上當加不字頓覓大善知識原卷頓敦博本須北

亦道見姓敦博本姓北本亦亦何名大善知敦博本下有識北

字解最上乘法北本乘上直是正路敦博本是作示北是大

善知識是大因緣所為化道令得見佛北本令一切善

法皆因大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云在

人性中敦博本無云字。北本自具有不能自姓悟。姓當作性敦博本

姓北本無。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

知識敦博本下有求字。北本若取外求善知識望得解脫原卷作說

北敦博本。無有是處識自心內善知識即得解脫敦博本

北本解下有脫。若自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

教授興善寺本作雖有教授救不可得。汝若不得自悟

當起般若觀照刹那間妄念俱滅即是自真正善知識

一悟即知佛也敦博本一悟即至佛地。自性心地以智慧觀

照內外名徹敦博本名作明。北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是解

脫既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

名無念無念法者見一切法不著一切法敦博本、北本脫不著一

切法遍一切處不著一切處常淨自性使六賊從六門

走出興善寺本作使六識從六門於六塵中不離不染

來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北本般若下自在解脫名無念

行莫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傳敦博本、北本傳作縛即名

邊見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

北本脫界字。悟無念頓法者至佛位地善知識後代得悟法

者敦博本、北本悟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

將此頓教法門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是佛故敦博本、北本

作如¹是佛教。是、事通用。終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

聖位然須縛受時敦博本、北本縛從上已來默然而

付於法敦煌俗寫於、衣通用於發大誓願不

退菩提即須分付若不同見解北本脫無有志願在在

處處勿妄宣傳損彼前人究原卷作竟無益若遇人不

解敦博本、北謾此法門敦博本謾作傍百劫萬劫

千生敦博本、北本斷佛種性大師言善知識聽悟說

無相訟敦博本、北本悟令汝名者罪滅敦博本、北

亦名滅罪頌頌曰北本頌字

愚人修福不修道敦博本愚謂言修福而是

敦博本、北本作謂
言修福如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業元來在

興業寺
本作心

中三業元來造
在當作造。

若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無造

敦博本
作後世

得福罪元造，北本作後世得福罪元在，無
造當作元在，無原卷作无，乃元之誤。

若解向心除罪緣

各自世中真懺悔

敦博本
北本

世作性，世
當作性。

若悟大乘真懺悔

敦博本
作六，海、北本大
作悔。

除邪行

正造無罪

敦博本、
當作即。造

學道之人能自觀

即與悟人同一例

大師令傳此頓教敦博本、本、今、北願學之人同

一體

若欲當來覓本身 三毒惡緣心中洗敦博本、北本

中作裏。

努力修道莫悠悠 忽然虛度一世休北本、脫

若遇大乘頓教法北本、遇虔誠合掌志心求

大師說法了韋使君官寮僧眾道俗讚言無盡北本、寮

字昔所未聞使君禮拜自言敦煌俗寫、自、白不分、

白、自作和尚說法實不思議弟子當有少疑當、當作欲

聞敦煌俗寫、問、通、用、問、和尚望意和尚大慈大

悲為弟子說大師言有議即聞議當作疑，聞當作問，敦博本作有疑即問

。何須再三北本當有少疑下自欲聞和尚至何須再三皆缺，僅有欲三二字。使君

聞聞當作問。敦博本北本均作聞。法可不不是不字不當重。敦博本、北本作法

可不如西國第一祖敦博本、北本祖作師。達摩原卷作祖師宗

旨大師言是弟子見說達摩原卷作大師代梁武帝問

達磨敦博本、北本謂作帝。與善寺本作弟子問達磨初化梁武帝問，代，化之誤，帝誤諦，

問上當加朕一生未來敦博本、北本末作已。造寺布施供養有

有功德否敦博本、北本有字不重。達摩原卷作答言並無功德

武帝惆悵遂遣達摩原卷作出境未審此言請和尚說

六祖言實無功德使君朕勿疑達摩大師言原卷作摩敦博作

無本、北本使君下朕字、當刪。武帝著邪道不識正法使君問何以

無功德和尚言造寺布施供養只是修福不可將福以

為功德在法身

敦博本、北本作不可將福以為功德在法身、當據加功德二字。

非在於福田

敦博本、北本無田字。

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德

敦博

本、北本無德字。

佛性外行恭敬若輕一切人悟我不斷

敦博

北本悟作吾。

即自無功德自性虛妄

敦博本、北本作自性無功德。

法身

無功德念念德行

敦博本、北本無德字。

平等真心

真當作

德即

不輕常行於敬自修身即功自修身心即德

敦博本作自修心即

德。北本自功德自心作福與功德別武帝不識正理

非祖大師有過使君禮拜又問弟子見僧道俗

敦博本

無道。常念阿彌大佛。敦博本、北大本、大作陀。願往生西方。敦博本、北本

無往。請和尚說德生彼否。敦博本、當作得。敦博本、德作得。此

望為破疑大師言使君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國說

敦博本、城。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北本、不只

為下根說近。近當作遠。說遠。遠當作近。只緣上智。興善寺本、作說遠為

其下根說近。人自兩重。敦博本、種。北法無不。敦博本、北本作法

無般。興善寺本作一人有兩種法無兩般。名悟有殊

敦博本、北見有遲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淨其心

所以言佛。原卷佛右側有乙倒符號，當作佛言。隨其心淨

則佛土淨使君東方但淨心無罪西方心不淨有愆。原卷

慙北本作慙。敦博本。迷人願生東方面者所在處並皆一

種東願西，悟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

悟者上當加心但無不淨敦博本。心下有地字，不下有地字。北本心

西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之心念佛往生難到除惡即

行十萬惡上當加無八邪即過八千但行真心到如禪

指真當作直，禪當作彈。興善使君但行十善何須

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

法北本法。下見西方只在刹那北本。重不悟頓教大乘

念佛往生路遙敦博本。北如何得達敦博本。但北六

祖言惠能與使君移西方刹那問敦博本。問北本。問均

日前便見敦博本。本目作目。北使君願見否使君禮拜若此得

見何須往生願和尚慈悲為現西方大善大師言唐見

西方敦博本。北本唐無疑即散大眾愕然莫知何是

淨土在自心，六祖直指當下，大眾不解，愕然不知所措，故六祖再加開示。敦博本。北本是作事

。大師曰大眾大眾作意聽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

舌身即是城門外有六門興善寺本。外有五內有意

門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北本作法。

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敦博本。興善寺本北本同作性去身壞。

佛是自性作莫向身求大正校。身下當自性迷佛即眾

生敦博本。北本北本。自性悟眾生即是佛北本。眾生即是

即下有是字。自性悟眾生即是佛北本。眾生即是。

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是釋迦平真是彌

勒敦博本、北本真作直是上有即字。人我是須彌敦博本、北本耶

心是大海敦博本、北本是上有即字。煩惱是波浪北本無

有敦博本、是上毒心是惡龍敦博本、北本塵勞是魚鼈

即書尾題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一卷。虛妄即是

神鬼三毒即是地獄愚癡即是畜生十善是天堂敦博本、是

字。上有即我無人須彌自倒興善寺本作除人我須彌倒

除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

上覺性如來施大智惠光明興善寺本作照曜六門清

淨照波六欲諸天敦博本、波當作破。下照三毒若除地獄

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座

下問說

問當作問博本問作問

敦讚聲徹天應是迷人然便見

敦博本人然作了然。人，了之誤。

使君禮拜讚言善哉善哉普願法

界眾生聞者一時悟解大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

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

行如東方人修善但願自家修清淨即是惡方

敦博本惡作西

之。惡，西使君問和在家如何修

敦博本和有尚字。

願為指

授大師言善智

敦博本智作知。

識惠能與道俗作無相頌盡

誦取衣

敦博本無盡誦二字，衣作依。

此修行常與惠能說一處無

別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至虛空

敦博本至作處。

惟

傳頓教法

出世破邪宗

教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若學頓教法

敦博本頓教法作頓法門。

愚人不可迷

敦博本愚作遇。興善寺本作愚人不可悉。迷蓋悉之誤。

說即須萬般

敦博本須作雖。雖通用。此當作須。

合離還歸一

敦博本離作理。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惠日

邪來因煩惱

正來煩惱除

邪正疾不用

敦博本疾作悉。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清淨

起心即是妄

淨性於妄中

但正除三障

世間若修道

一切盡

不妨 常現在已過敦博本同。當作：常見

自見已過。與道即相當 色貌原卷本作類，敦博本作類。

。自有道 離道別覓道 覓道不見道

到頭還自懊 若欲貪覓道敦博本作若欲覓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正心 暗行不見

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愚敦博本作不見世間

過，與善寺本作「不見世間過，愚，過皆過之誤。若見世間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有罪敦博本作有

我非自有罪 但自去非心敦博本作但去自非心。

打破煩惱碎 若欲化愚人 是須有方便

敦博本是
作事。

勿令破彼疑敦博本同。興善寺本作勿令彼有疑。

當改從興
善寺本。

即是菩提見 法無在世間卷原

無作
无。

於世出世間 勿離世間上 外

求出世間 邪見出世間敦博本作邪見在世間。出當改作在。

正見出世間 邪正悉打却敦博本悉作迷。誤。

菩提性宛然原卷、敦博本皆無此句。依興善寺本補。 此

但是頓教 亦名為大乘 迷來經累劫

悟則刹那間敦博本則作即。

大師言善知識汝等盡誦取此偈敦博本此偈二字無。 依偈敦博

此本偈上有修行去惠能千里常在能邊此有依字。

不修對面千里敦博本。里下有遠字。各各自修法不相持敦博本作

法不相持。持當作待。眾人且散惠能歸漕溪山眾生若有大疑

來彼山間為汝破疑同見佛世敦博本。世作性。合座官寮原卷

寮誤作寮。敦博本作寮。道俗禮拜和尚無不嗟嘆善哉大悟昔

所未問敦博本。問作聞。嶺南有福生佛在此誰能得智敦博本。智

當作知。智。一時盡散大師往漕溪山韶廣二州行化四

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與俗三五千人敦博本作三十五千。說

不盡敦博本作說。不可盡。若論宗指敦博本。指作旨。傳授壇經以此

為衣衣當作依。脫衣字。作。敦博本。約若不得壇經即無稟受須

知法處興善寺本作去之誤。年月日性敦博本。性作姓。名遍

相付囑興善寺本作遼。相付囑，適當作遼。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定子

也敦博本定作弟。弟，定當作弟。未得稟承者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

修不免諍興善寺本作終。終不免諍，修當作終。但得法者只勸修行諍

是勝負之心與道違背敦博本道上有佛字。世人盡傳南宗能

比秀敦煌俗寫北。比不分，比當作北。未知根本

事由敦博本末。末，作末。且秀禪師於南荆府堂陽縣敦博本懸。堂陽縣，當作當。修行惠能大

興善寺本作當陽。當陽，堂當作當。玉泉寺住時敦博本時。時，作持。修行惠能大

師於韶州城東三十五里漕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

比敦博本比作北。北，比當作北。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漸頓法即一種

見有遲疾見遲即漸見疾即頓法無漸頓敦博本作法。無頓漸。

人有利鈍故名漸頓神秀師常見人說惠能法疾直旨

指旨當作路敦博本路上秀師遂換換當作。敦門人

僧志誠曰汝聰明多智汝與吾至漕溪山到惠能所禮

拜但聽莫言吾使汝來所聽意旨原卷聽下有德字，敦煌俗寫德、得不

分敦博本德當作得。記取却來與吾說看惠能見解與吾

誰疾遲汝第一敦博本第一早來勿令吾怪志誠奉使歡

喜遂敦博本遂下有行字。半月中間即至漕溪山見惠能和尚

原卷尚尚當作。禮拜即聽不言來處志誠聞法言下便

悟敦博本悟即契敦博本契本心起立即禮拜自敦煌

白白不分。言和尚弟子從玉泉寺來秀師

處不德德當作得。敦博本作得。契敦博本作契。悟聞和尚說便契

敦博本契。本心和尚慈悲願當散示敦博本作願當教

。誤敦博本契。惠能大師曰汝從被來敦博本契。應是敦博本契

作細之誤。細作志誠曰。應是敦博本契。應是敦博本契

說時即是說乃了即是敦博本作說。了即不是敦博本作說

言煩惱即是菩提亦復如是敦博本作說。了即不是敦博本作說

師敦博本作吾聞汝禪。與敦博本作吾聞汝禪。教人唯傳戒定惠與敦博本作吾聞汝禪

當作。和尚教人戒定惠如何當為吾說志誠原卷誠作

誠本作。曰秀和尚言戒定惠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

名為惠自淨其意名為定此即名為戒定惠彼作如是

說不知和尚所見如何惠能和尚答曰此說不可思議

惠能所見又別志誠原卷誠作誠。問何以別惠能答

曰見有遲疾志誠原卷誠作誠。請和尚說所見戒定

惠大師言如汝聽悟說汝上如字衍。悟當作。看悟敦

吾本悟作所見處心地無疑非自姓戒敦博本姓作性。

地無非自性戒。疑蓋心地無亂是自姓敦博本姓當作

性性定心地無癡是自性惠原卷作心地無癡自性是。

惠惠能敦博本無大師言汝敦博本汝下戒定惠勸小根

諸人敦博本諸作智。諸敦博俗寫諸。吾戒定慧原卷慧

勸上敦博本上下人得吾自敦博本吾作悟。亦不立戒

定惠志誠原卷作城。敦言請大師說敦博本說不立

如何大師言自姓敦博本姓。無非無亂無癡念念

般若觀照當離法相興善寺本作常離法。有何可立自

姓敦博本姓頓修立有漸此契以不立敦博本漸

本，契以作所以，從敦博志誠禮拜便不離漕溪山即

為門人不離大師左右又有一僧名法達常敦博本常

誦法華經敦博本妙。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敦博本處

下有來至漕溪山禮拜問大師言弟子常經上有疑大

師智惠廣大願為時疑敦博本時除。大師言法達

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上無癡上文經上有疑，敦博

均字與上文有疑當作疑。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

經吾一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來對吾讀一遍

吾問

敦煌俗寫問、聞通用。問當作聞。敦博本問作聞。即之之當知通用敦

博本之法達取經到對大師讀一遍六祖問問當作聞

博本之法達汝當作與已即識佛意便汝敦博本汝作已。法達說法華經

六祖言法達法華經無多語七卷盡是譬喻敦博本喻

內緣敦博本內應改因。如來廣說三乘只為世人根鈍經

聞公明敦博本應改從敦博本。無有餘乘唯一佛乘敦博本

上有育大師師下當加法達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佛乘

迷却汝聖敦博本聖當作性。經中何處是一佛乘汝與說

敦博本汝與說。經云諸佛世尊唯汝一大事因緣故敦博

緣故，唯汝當作以。大事因出現於世已上十六敦博本家作

。法如何解興善寺本作此法如何。此法如何修汝聽

吾說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却邪見即一大是因緣敦博

是本當作事。內外不迷即離兩邊外迷看相敦博本看

當作。內迷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不空迷敦博

即是不迷，空敦博本作若吾此法，興善寺

字蓋衍文。吾敦博本作若悟此法。吾上當加若

猶如覺也敦博本如覺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

悟覺知見入覺敦博本覺知見開示悟入上一處入即

覺知見見自本性即得出世大師言法達悟敦博本悟

當作吾常願一切世人心地常自開佛知見莫開眾生知

見世人心愚迷造惡興善寺本作世人心邪愚迷自開

眾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惠觀照自開佛智敦博本智

當作知。見莫開眾生智敦博本智知。見開佛智敦博本智

作知。見即出世大師言法達此是法達華誤作達

作達。經一乘法向下分三為名敦博本名迷。人故汝

但於一佛乘敦煌俗寫於依通用於當作大師言

法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心耶敦煌俗寫

耶博本耶耶同字。敦法華轉開佛智敦博本智知。見轉

法華開眾生智敦博本智作知。見被法華轉大師言努

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法達一聞敦博本無一字。言下大悟

涕淚悲泣自言敦煌俗寫自白不分。敦博本自作白。自和尚實未

僧轉法華敦博本作實未曾轉法華。僧當作曾。七年被法華轉已後轉

法華念念修行佛行大師言即佛行是佛其時聽入敦煌

俗寫人、入不分、入當作人。敦博本入作人。無不悟者時有一僧名智常

來漕溪山禮拜和尚聞敦煌俗寫聞。問通用。聞。四

乘法義智常聞聞當作問。敦博本聞作問。和尚曰佛說三乘又言

最上乘弟子不解望為敬示敦博本敬作教。敦博本敬改教。惠能大師

曰汝自身心見莫著外法相元無四乘法人心不量四

等敦博本無「不」字。此句當作「人心量四等」。不蓋衍文。言人之心量有四等也。法有四乘

見聞讀誦是小乘悟解義是中乘興善寺本作「悟法解」義是中乘。悟下應

增法字。衣衣當作「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幸

俱備敦博本「幸」作「行」。一切無離但離法相作無所德

德當作「得」。敦博本德。是最上乘乘是最上行義不在口諍汝

須自修莫問悟也悟當作「吾」。敦博本悟。又有一僧名神會南

陽敦博本「陽」人也至漕溪山禮拜問言和尚座禪座當作「坐」

敦博本。見亦不見大師起把打神會三下却問神會

吾打汝痛不痛神會答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曰吾亦

見亦不見神會又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大師言吾

亦見常見自過患故云亦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人過

罪所以亦見亦不也敦博本亦不汝亦痛亦不痛如何

神會答曰若不痛即同無情木石若痛即同凡興善寺本作即

夫。凡即起於恨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是

生滅敦博本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禮拜禮

拜敦博本禮拜禮拜更不言大師言汝心迷不見問善

知識覓路以心悟敦博本以當作汝自見依法修行汝自

名名當作迷不見自心却來問惠能見否吾不自

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代得吾迷何不自修敦博本

有見否吾不自知乃衍文問吾見否神會作禮便為門人不離漕

溪山中常在左右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

志通

敦博本志通作智通。

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神會大師言汝

等拾

敦博本拾作十。

弟子近前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

各為一方頭

敦博本頭作師。

吾教汝說法不失本宗舉三科

法門動用三十六對

敦博本科上有「三字」字。興善寺本作「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

對。科上應加「三字」字。動下應加「用」字。

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於

性相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法對

興善寺本作「皆取對法」。來

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蔭界入

蔭是五蔭界十八界是十二入

敦博本「是十二入」作「十二入」。是上加「入」。

何名五蔭色蔭受蔭相

敦博本相作想。

蔭行蔭識蔭是何名

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何名十二入外六塵中六門何

名六塵色聲香未獨敦博本未作味法是何名六門眼

耳鼻舌身意是法性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

意識六門六塵自性含萬法名為含藏識思量即轉識

生六識出六門六塵興善寺本作出六門見六塵門下應加見字。是三六

十八由自性邪起十八邪含自性十八正興善寺本作自性若正起

十八正，含當改若，性下加正起二字。含惡用即眾生含疑當作若。善用即

佛用油敦博本油何等油敦博本油自性對外境敦博本境

作竟無情對敦博本無有五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暗與

明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語與言對法與相對有十二

對興善寺本作法相語言十二對，此當刪衍文作語言法相有十二對。有為無為敦博本無

為下有對字有色無色對有相無相對有漏無漏對色與空

對動與淨淨當作靜。對清與濁對凡與性性當作聖。對僧與

俗對老與少對大大與少少少當作小小。對長與

短對高與下對自性居起用對有十九對興善寺本作自性起用十

九對，起上居字蓋衍。邪與正對癡與惠對愚與智對亂與定敦博

本定作空。對戒與非對真與典敦博本典作曲。對實與虛對峻

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慈與空對敦博本空喜與嗔對

敦博本嗔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常與無常對

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體與用對性與相敦博本相

下有對。有清無親。當作有情。此是十九對也。言語

與法相。敦博本。法相。下有對字。有十二對。內外境有無五對。鈴木云。恐

當作外境無情有五對。規案：如從鈴木說。則前對外境無情對有五句。外境上對當句絕。三身

有三對。鈴木云。恐當作自性起用。有疑衍。都合成三十六對

法也。此三十六對法解。敦博本。解。用通一切經出入即

離兩邊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對共人言語出外於離

相。興善寺本作外於相離。相興善寺本作外於相離。相興善寺本作外於相離。入內於空。離空著空。即敦博本。即。

。則惟長無名。敦博本。名。著相惟邪見。興善寺本作著相。即長邪見。

長字。邪上蓋脫。謗法直言不用文字。興善寺本作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

空之人有數字。既云不用文字。大敦博本。大不合。

言語言語即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言本性不空迷

自惑語言除

此段文字疑有脫誤。興善寺本云：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

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誇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

諷佛經。不要諷罪障無數。故暗不自暗以名 敦博本名 故暗暗

不自暗以名 敦博本名 變暗以暗現明來去相因三十

六對亦復如是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迎 敦博本名 迎當

作 遞相教授一卷壇 原卷作壇 經不失本宗不稟

授 敦博本名 壇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迎 敦博本名 遞

。代流行得遇壇經 原卷壇作壇 者如見吾親授拾

敦博本名 僧得教授已寫為檀 敦博本名 檀經迎 敦博本名 遞

。作遂代流行得者必當見性大師先天二年八月三日

滅度敦博本無滅度二字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大師天無年

於禪州國恩寺造塔敦博本作大師先天元年於蘄州國因寺造塔。興善寺本作大師

以先天元年於新州國恩寺造塔。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別大師言汝眾

近前五敦博本五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問為

外敦博本外破疑當令迷者盡使與安樂敦博本與當作汝。與當作汝。

。汝吾若去後無人教與原卷人作入。入當作人。敦博本作無人教汝。與當作汝。

。法海等眾僧聞已涕泣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

泣六祖言神會小僧却得善等興善寺本作却得善不

二字毀譽不動除者不得敦博本除作餘。餘數年山中更

修何道汝今悲泣更有阿誰憂吾不知去處在若不知

去處興善寺本作吾若不知去處，在字當改作吾。終不別汝汝等悲泣即

不知吾處敦博本吾處作吾去處，處上當加去字。若知去處即不悲泣

性聽無生無滅敦博本作性無生滅，聽蓋衍文。無去無來汝等盡座

敦博本座吾與如敦博本如一偈真假動淨淨當作靜。偈

與敦博本與等盡誦取見此偈意汝敦博本汝當作與。吾

同於吾下當加意字。敦博本於此修行不失宗旨僧

眾禮拜請大師留偈敬心受持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衣真者

敦博本作若見於真者，衣當作於。 是見盡非真 若能

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性即解動 興善寺本作有情即解動，性當作

情。無性 敦博本性當作情。即不動 若修不

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見真不動 動

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眾 敦博

本作無情無佛種，眾當作種。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

不動 若悟作此見 則是真如用 報

諸學道者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前頭人相應 即共論佛

語 敦博本作即共論佛義，語應作義。 若實不相應 合

掌令勸善

興善寺本作合掌令歡喜，勸善當作歡喜。

此教本無

諍

敦博本諍誤淨。

無諍失道意

興善寺本作諍即失道意，無諍當

改作諍即。

執迷諍

敦博本諍誤淨。

法門

自性入生死

眾僧既聞識大師意更不敢諍依法修行一時禮拜即之

敦博本之作知，敦煌俗寫之，知通用，之當作知。

大師不求

原卷求作永，敦博本作久。

住世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

大師言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遼

亂興善寺本作邪法撩亂。

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弟佛教

是非敦博本弟當作定。堅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轉

敦博本轉作傳。

汝不信吾與誦先代

代原卷作代，敦博本作代。

五祖傳

衣付法誦誦當作。若據第一祖達摩敦博本作磨。頌意即不

合傳衣聽五敦博本作吾。五與汝頌頌曰

第一祖達摩和尚頌曰

吾大來唐國興善寺本作吾本來

傳教救名

清敦博本名清當作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

葉自然成

第二祖惠可和尚頌曰

本來緣有地 從地種花生 當本願敦博本

作來，願無地 花從何處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頌曰

花種雖

敦博本雖作須。

因地

地上種化

敦博本作花。本化

生

花種無性生

敦博本性生作生性。

於地亦無

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頌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種花生

先緣不和合

一切盡無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頌曰

有情來下種

無情花即生

無情又無種

心地亦無生

第六祖惠能和尚頌曰

心地含情

敦博本情種

種

法雨即花

敦博本花

生

自吾

敦博本吾悟

花情

敦博本情種

菩提

菓自成

能大師言汝等聽吾作二頌取達摩

敦博本

和尚頌意

汝迷人依此

敦博本此

頌修行必當見性第一頌曰

心地邪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造無明葉

葉疑當作業。

見被葉

葉疑當作業。

風吹

第二頌曰

心地正花放

五葉逐根

敦博本恨當作根。

隨

共修般若惠

當來佛菩提

六祖說偈已了放眾生散門人出外思維即知大師不

久住世六祖後至八月三日食後大師言汝等善位座

敦博本作汝等若位坐，興善寺本作汝五敦博本五

今共與敦博本興作汝等別法海聞敦博本聞作問言

此頓教法傳受從上已來至今幾代六祖言初傳受七

佛釋迦牟尼佛第七大迦葉第八阿難第九末田敦博

作因地第十高那和修第十一優婆塞原卷作拘，敦

多第十二提多迦第十三佛陀難提第十四佛陀密多

第十五脇比丘第十六富那奢第十七馬鳴第十八毘

羅長者第十九龍樹第二十迦那提婆第二十一羅睺

羅第二十二僧迦那提第二十三僧迦那舍第二十四

鳩摩羅馱第二十五闍耶多第二十六婆修盤多第二

十七摩拏羅第二十八鶴勒那第二十九師子比丘第

三十舍那婆斯第三十一優婆堀第三十二僧迦羅第

三十三須婆蜜多第三十四南天竹敦博本作竺國王

第三子敦博本字上菩提達摩第三十五唐國僧惠可

第三十六僧璨第三十七道信第三十八弘忍第三十

九惠能自身當今受法第十四敦博本十四大師言今

日已後迎敦博本當作遮。相傳受須有依約莫失宗旨

法海又白敦博本白大師今去留付何法今敦煌俗寫今令不

分今當作令。後代人如何見佛六祖言汝聽後代

迷入但識眾生即能見佛若不識眾生覓佛萬劫不得

見敦博本得見也五當作吾。敦敦博本五作吾。今教汝識眾生見

佛更留見真佛解脫頌迷即不見佛悟者即見法海願

聞代代原卷代。流傳世世不絕六祖言汝聽吾汝與說

與敦博本作吾後代原卷代。世人若欲覓佛但識佛心敦博

本無佛心。眾生即能識佛即像原卷作有眾敦博本眾

。離眾生無佛心

迷即佛眾生

悟即眾生佛

愚癡佛眾生

智慧眾生佛

心劍敦博本劍當當作嶮嶮。佛眾

生 平等眾生佛 一生心若劍敦博本劍

佛在眾生中敦博本中 一念吾敦煌俗

悟通用，吾當作悟。敦博本吾作悟。 若平 即眾生自佛

我心自有佛 自佛是真佛 自若無佛心

向何處求佛

大師言汝等門人好住吾留一頌名自性真佛解脫頌

後代原卷代迷興善寺本作後代迷門，敦博本門作行。

此頌意興善寺本作識此偈 即見自心自性真佛焉

原卷馬 汝此頌吾共汝別頌曰

真如淨性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真摩敦博本

邪見之人摩

敦博本作魔。

在舍

正見知

敦博本作之。

人佛則過

性眾

敦博本眾作中。眾當作中。

邪見三毒生

即是摩

敦博

本作魔。王來住舍

正見忽則三毒生

敦博本作正見忽除三毒心，則當作除，生當作心。

摩變成佛真無假

敦博本作魔。

化身報身及淨身

興善寺本淨當改法。及化身，淨當改法。

三

身無本是一身

原卷無作无。

若向身中覓自見

即是佛

敦博本作即是成佛，此脫成字。

菩提因

本從花身生淨性敦博本花作化

淨性常在

花身中

敦博本花作化。

性使花身行正道

敦博本花作化。

當來員漏最真

無

原卷作當來員漏真無窮，敦博本作當來圓滿真無窮。

婬性本身清淨因

敦博本清淨作淨性，興善寺本身作是。

除即

婬無淨性身

原卷婬右上側有乙號，當倒。無作无，蓋當作无。

性中但自離吾欲

敦博本離作欲，吾作五。

見性刹那

即是真

今生若吾頓教門

敦博本吾作悟。

悟即眼前見性

尊

敦博本性尊作世尊，性當改世。

若欲修行云覓佛

敦博本云作求。

不知何處欲求

敦博本求作覓。

若能身中自有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自不求真外覓佛

去覓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者是西流

求度世人須自修

敦博本求度作

救度，求當作救。

今保世間學道者

興善寺本作報汝當來學道者，保當作報。

不

於此是大悠悠

是當作事。

大師說偈已了遂告門人曰汝等好住今共汝別吾去

已後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予

原卷予門興善寺本作吊。門興善寺本作。

問。受人吊。錢帛著孝衣即非聖法非我弟子如吾在日一

種一時端坐但無動無淨敦博本淨無生無滅無去無

來無是無非無住但然寂淨敦博本但作坦即是大道

吾去已後但衣敦博本依法修行共吾在日一種吾若

在世汝違教法吾住無益大師云此語已夜至三更奄

然遷花敦博本花大師春秋七十有六大師滅度諸敦博本

俗寫諸之不分諸當日寺內異香氤氳敦博本

經字無敦博本數日不散山用敦博本用地動林木變白日月

無光風雲失色八月三日滅度至十一月迎和尚神座

敦博本座於漕溪山葬在龍龕之內白光出現直上衝

作坐

天旨原卷旨作三日。敦博本作三日。始散韶州刺史敦博本作史。韋處

敦博本處立碑至今供養。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

無常付同學道滌道滌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

溪漕原卷漕右側加乙，溪漕當作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

如付山敦博本山法須德敦博本德座上恨知座字右

有上號，座字當刪去。敦博本恨作根。知當作之。心作深。信佛法立大

悲持此經以為衣衣當作依，敦博本衣作粟。承於今不絕和尚本

是韶州曲江懸敦博俗寫人也如來入涅槃敦博本盤

法教流東土共傳無住即我心無住此真菩薩說真敦博

本真下有示行實敦博本無喻唯教大智人是敦博本

實字。

旨衣

衣當作保。博本衣作於。

凡度誓修行修行遭難不退遇

若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法如根性

敦博本根性作眼。

不堪林

林當作

量不得須

敦煌俗寫須、雖通用、須作雖。

敦博本須作雖。

求此法

違

違當作

立不德

德當作得。博本作得。

者

不得妄付壇經告

諸同道者今諸密意

敦煌俗寫今、今同字，諸、知通用，密、密同字，此句當作

知

令知密意。敦博本今諸作令智。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一卷

大正藏漏抄。敦博本無法字。

敦煌壇經新書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

兼授無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萬餘人，韶州刺史韋據及諸官寮三十餘人，儒士三十餘人，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依約，以為稟承，說此壇

經。

能大師言：善知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大師不語，自淨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靜聽，惠能慈父，本官范陽，左降遷流嶺南，作新州百姓。惠能幼小，父亦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忽有一客買柴，遂領惠能至於官店，客將柴去。惠能得錢，却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明便悟。乃問客曰：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蘄州黃梅縣東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見今

在彼，門人有千餘眾。我於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

弘忍和尚問惠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復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作佛。」大師遂責惠能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獠獠，若為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獠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不言。遂發遣惠能令隨眾作務。時有一行者，遂差惠能於碓坊踏碓八个餘月。

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訖。五祖曰：「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門人，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迷，福門何可救汝。汝總且歸房自看，有智慧者，自取本性般若之智，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稟為六代。火急急！」門人得處分，却來各至自房，遞相謂言：「我

等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師，秀上座得法後，自可依止，偈不用作。諸人息心，盡不敢呈偈。時大師堂前有三間房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畫楞伽變，並畫五祖大師傳授衣法，流行後代，為記。畫人盧玲看壁了，明日下午。上座神秀思維，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為教授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覓祖不善，却同凡心奪其聖位。若不呈心偈，終不得法。良久思維，甚難甚難，甚難甚難。夜至三更，

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衣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若訪覓我，我見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見偈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我心自息。秀上座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秉燭題作偈，人盡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神秀上座題此偈畢，歸房臥，並無人見。五祖平旦，遂喚盧供奉來南廊下，畫楞伽變。五祖忽見此偈，讀訖，乃謂供奉曰：「弘忍與供奉錢三

十千，深勞遠來，不畫變相也。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留此偈，令迷人誦。依此修行，不墮三惡道；依法修行人，有大利益。大師遂喚門人盡來，焚香偈前，人眾入見，皆生敬心。汝等盡誦此偈者，方得見性，依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敬心，喚言善哉！五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問：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應得我法。秀上座言：罪過！實是神秀作。不敢求祖，願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智慧識大意否？五祖曰：汝作此偈，見即來到，只到門前，尚

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墮落；作此見解，若覓無上菩提，即未可得。須入得門，見自本性。汝且去，一兩日來思惟，更作一偈來呈吾，若入得門，見自本性，當付汝衣法。秀上座去數日，作不得。

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唱誦此偈。惠能一聞，知未見性，即識大意。能問童子：「適來誦者，是何言偈？」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師言生死事大，欲傳衣法，令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看，悟大意，即付衣法，稟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

忽於南廊下書無相偈一首，五祖令諸門人盡誦，悟此偈者，即見自性；依此修行，即得出離。惠能答曰：「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拜，亦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佛地。」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惠能聞已，即識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題著，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見性，即悟大意。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無臺 佛性常清淨 何處

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

身為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

何處

染塵埃

院內徒眾，見能作此偈盡怪。惠能却入碓坊。五祖忽來廊下，見惠能偈，即知識大意。恐眾人知。五祖乃謂眾人曰：「此亦未得了。」

五祖夜至三更，喚惠能堂內，說金剛經。惠能一聞，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法及衣，以為六代祖。衣將為信稟，代代相傳

；法以心傳心，當令自悟。五祖言：「惠能！自古傳法，氣如懸絲！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即須速去。」

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登時便五祖處分：「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去在後弘法，善誘迷人，若得心開，與吾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

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不知向後有數百人來，欲擬捉惠能奪衣法，來至半路，盡總却迴。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先是三品將軍，性行麤惡

，直至嶺上，來趨把著惠能。即還法衣，又不肯取。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上，便傳法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順即却向北化人來。

惠能來依此地，與諸官寮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知。願聞先聖教者，各須淨心，聞了願自除迷，如先代悟下是。

惠能大師喚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善知識！愚人智人，佛性本亦無差別，

只緣迷悟，迷即為愚，悟即成智。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第一勿迷，言惠定別。定惠體一不二。即定是惠體，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定惠等。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發惠，先惠發定，定惠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心不善，惠定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惠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諱。若諱先後，即是迷人。不斷勝負，却生法我，不離四相。

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卧

，常行直心是。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詭曲，口說法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非佛弟子。但行直心，於一切法上，無有執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住即被縛。若坐不動是，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看心看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即有數百般如此教

道者，故知大錯。

善知識！定惠猶如何等？如燈光。有燈即有光，無燈即無光。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即有二，體無兩般。此定惠法，亦復如是。

善知識！法無頓漸，人有利鈍。迷即漸契，悟人頓修。識自本心，是見本性，悟即元無差別，不悟即長劫輪迴。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何名無相？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

，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是離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一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是無相。但能離相，性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為無念。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斷即死，別處受生。學道者用心，莫不識法意。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又謗經法。是

以立無念為宗。即緣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教門立無念為宗。世人離見，不起於念，若無有念，無念亦不立。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離二相諸塵勞。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維摩經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善知識！此法門中，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不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性本淨，為妄念故。

，蓋覆真如，離妄念，本性淨。不見自性本淨，心起看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故知看者，看却是妄也。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若修不動者，不見一切人過患，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即說人是非，與道違背。看心看淨，却是障道因緣。

今既如是，此法門中，何名坐禪？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坐，見本性不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亂

曰定。外若離相，內性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故名禪定。維摩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云：我本源自性清淨。善知識！見自性自淨，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

善知識！總須自體與授無相戒。一時遂惠開口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佛：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當身圓滿報身佛。三唱色身是舍宅，

不可言歸，向者三身在自法性，世人盡有。為迷不見，外覓三世如來，不見自色身中三世佛。善知識！聽與善知識說：令善知識於自色身見自法性有三世佛。此三身佛，從性上生。何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世人性本自淨，萬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惡事，即行於惡；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知如是一切法盡在自性。自性常清淨，日月常明。只為雲覆蓋，上明下暗，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忽遇惠風吹散，盡雲霧，萬像參羅，一時皆現。世人性淨，猶如清天。惠如日，智如月，

智慧常明。於外著境，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識，開真法，吹却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見。一切法自在性，名為清淨法身。自歸依者，除不善行，是名歸依。何名為千百億化身佛？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惡法，化為地獄；思量善法，化為天堂。毒害化為畜生，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智慧即生。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常思於後，常後念善，

名為報身。一念惡，報却千年善心；一念善，報却千年惡滅。無常已來，後念善，名為報身。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報身。自悟自修，即名歸依也。皮肉是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三身，即識大意。

今既自歸依三身佛已，與善知識發四弘大願。善知識！一時逐惠能道：「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邊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三唱善知識！眾生無邊誓願度，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眾生，各於自身自性自度。何名自

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愚癡迷妄，自有本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煩惱無邊誓願斷，自心除虛妄。法門無邊誓願學，學無上正法。無上佛道誓願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遠離迷執，覺知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願力。

今既發四弘誓願訖，與善知識無相懺悔，滅三世罪障。大師言：「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

，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惡行，一時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矯誑染，除却從前矯誑心永斷，名為自性懺。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疽疾染，除却從前嫉妬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三唱善知識！何名懺悔？懺者終身不作，悔者知於前非。惡業恆不離心，諸佛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斷不作，名為懺悔。

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大師言：「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

尊；歸依淨，眾中尊。從今已後，稱佛為師，更不歸依餘邪迷外道。願自三寶慈悲證明。善知識！惠能勸善知識歸依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故，即無愛著，以無愛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自性不染著，名眾中尊。凡夫不解，從日至日，受三歸依戒。若言歸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即無所歸；既無所歸，言却是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

錯用意。經中只即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性不歸，無所依處。

今既自歸依三寶，總各各至心，與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善知識雖念不解，惠能與說，各各聽。摩訶般若波羅蜜者，西國梵語，唐言大智慧彼岸到。此法須行，不在口念。口念不行，如幻如化。修行者，法身與佛等也。何名摩訶？摩訶者，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莫空心坐禪即落無記。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

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

性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性。見一切人及非人，惡之與善，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著，猶如虛空，名之為大。此是摩訶行。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不思，名之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小。莫口空說，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慧。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

。般若無形相，智慧性即是。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梵音唐言彼岸到。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永長流，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羅蜜。迷人口念，智者心行。當念時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識！即煩惱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第一，無住、無去、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將大智慧到彼

岸，打破五陰煩惱塵勞，最尊、最上、第一。讚最上最上乘法，修行定成佛。無去、無住、無來往，是定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佛從中變三毒為戒定惠。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惠。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般若常在，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莫起誑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惠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佛道。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

直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知此人功德無量，經中分明讚嘆，不能具說。此是最上乘法，為大智上根人說。小根之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龍，若下大雨，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葉；若下大雨，雨於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者，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觀照，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一切

有情無情，悉皆蒙潤。諸水眾流，却入大海，海納眾水，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

小根之人，聞說此頓教，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小者，若被大雨一沃，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之人亦無差別。因何聞法即不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有迷心，外修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聞其頓

教，不信外修，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見，煩惱塵勞眾生，當時盡悟，猶如大海，納於眾流，小水大水合為一體，即是見性。內外不住，來去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心修此行，即與般若波羅蜜經本無差別。

一切經書及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故，然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無不有。故知萬法本從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在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故，智為大人。迷人問於智者，智人與愚人說法，令使

愚者悟解心開。迷人若悟解心開，與大智人無別。故知不悟，即是佛是眾生；一念若悟，即眾生是佛。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於自心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源自性清淨。識心見性，自成佛道。」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故以教法流行後代，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令自本性頓悟。若不能自悟者，須覓大善知識示道見性。何名大善知識？解

最上乘法，直示正路，是大善知識。是大因緣所為化道，令得見佛。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性悟，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識。若取外求善知識望得解脫，無有是處。識自心內善知識，即得解脫。若自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授，救不可得。汝若不得自悟，當起般若觀照，剎那間，妄念俱滅，即是自真正善知識，一悟即至佛地。自性心地，以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

，即是解脫。既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無念法者，見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處，不著一切處。常淨自性，使六識從六門走出，於六塵中不離不染，來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莫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頓法者，至佛位地。

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頓教法門，同見同行，發願

受持，如事佛故，終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聖位，然須傳受時，從上已來，默然而付衣法，發大誓願，不退菩提，即須分付。若不同見解，無有志願，在在處處，勿妄宣傳，損彼前人，究竟無益。若愚人不解，謾此法門，百劫萬劫千生，斷佛種性。

大師言：善知識！聽吾說無相頌，令汝迷者罪滅，亦名滅罪頌。頌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 謂言修福而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業元來造

若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元在

若解向心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若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之人能自觀

即與悟人同一例

大師今傳此頓教

願學之人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本身

三毒惡緣心中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

忽然虛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頓教法

虔誠合掌至心求

大師說法了，韋使君、官寮、僧眾、道俗，讚言

無盡，昔所未聞。

使君禮拜，白言：和尚說法，實不思議。弟子尚有少疑，欲問和尚。望意和尚大慈大悲，為弟子說。大師言：有疑即問，何須再三。使君問：法可不是西國第一祖達磨祖師宗旨？大師言：是。弟子見說達磨大師化梁武帝，帝問達磨：朕一生已來，造寺、布施、供養，有功德否？達磨答言：並無功德。武帝惆悵，遂遣達磨出境。未審此言，請和尚說。六祖言：實無功德，使君勿疑達磨大師言。武帝著邪道，不識正法。使君問：何以無功德？和尚言：造寺、布施、供養，只

是修福，不可將福以為功德。功德在法身，非在於福田。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德。佛性外行恭敬，若輕一切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德。自性虛妄，法身無功德。念念德行，平等直心，德即不輕。常行於敬，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功德自心作，福與功德別。武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師有過。」

使君禮拜，又問：「弟子見僧俗常念阿彌大佛，願往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望為破疑。」大師言：「使君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國，

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只為下根說遠，說近只緣上智。人自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使君！東方但淨心無罪，西方心不淨有懃。迷人願生東方、西方，悟者所在處並皆一種。心但無不淨，西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之心，念佛往生難到。除十惡即行十萬；無八邪即過八千。但行直心，到如彈指。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

在刹那；不悟頓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遙，如何得達？」六祖言：「惠能與使君移西方刹那間，目前便見，使君願見否？」使君禮拜：「若此得見，何須往生，願和尚慈悲，為現西方，大善！」大師言：「倘見西方，無疑即散。」大眾愕然，莫知何是。大師曰：「大眾！大眾！作意聽！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眾生；自性悟，眾生

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是釋迦，平直是彌勒，人我是須彌，邪心是大海，煩惱是波浪，毒心是惡龍，塵勞是魚鼈，虛妄即是神鬼，三毒即是地獄，愚癡即是畜生，十善是天堂。無人我，須彌自倒；除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門清淨，照破六欲諸天，下照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座下聞說，讚聲徹天，應是迷人，了然便見。使君禮拜讚言

：「善哉！善哉！普願法界眾生，聞者一時悟解。」

大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行，如東方人修善。但願自家修清淨，即是西方。」使君問：「和尚！在家如何修？願為指授。」大師言：「善知識！惠能與道俗作無相頌，盡誦取，依此修行，常與惠能說一處無別。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至虛空

惟傳頓教法

出世破邪宗

教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若學頓教法

愚人不可悉

說即須萬

般 合離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

惠日 邪來因煩惱 正來煩惱除 邪正

悉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清淨 起

心即是妄 淨性於妄中 但正除三障

世間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見在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離道別覓道

覓道不見道 到頭還自懊 若欲覓真

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正心 暗行不

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

世間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有罪 我

非自有罪

但自去非心

打破煩惱碎

若欲化愚人

是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菩提見

法元在世間

於世出世間

勿離世間上

外求出世間

邪見在世

間

正見出世間

邪正悉打却

菩提

性宛然

此但是頓教

亦名為大乘

迷

來經累劫

悟則刹那間

大師言：「善知識！汝等盡誦取此偈，依偈修行，

去惠能千里，常在能邊；此不修，對面千里。各

各自修，法不相待。眾人且散，惠能歸漕溪山，

眾生若有大疑，來彼山間，為汝破疑，同見佛性。合座官寮道俗，禮拜和尚，無不嗟嘆：善哉大悟，昔所未聞，嶺南有福，生佛在此，誰能得知。一時盡散。

大師往漕溪山，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與俗，三、五千人說不盡。若論宗指，傳授壇經，以此為依約。若不得壇經，即無稟受。須知去處、年、月、日、姓名，遞相付囑。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稟承者，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終不免諍。但得法者，

只勸修行，諍是勝負之心，與道違背。

世人盡傳南宗能、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禪師，於南荆府當陽縣玉泉寺住持修行。惠能大師，於韶州城東三十五里漕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漸頓？法即一種，見有遲疾，見遲即漸，見疾即頓，法無漸頓，人有利鈍，故名漸頓。

神秀師常見人說，惠能法疾直指路。秀師遂喚門人僧志誠曰：汝聰明多智，汝與吾至漕溪山，到惠能所禮拜，但聽，莫言吾使汝來。所聽得

意旨，記取，却來與吾說，看惠能見解與吾誰疾
遲。汝第一早來，勿令吾怪。志誠奉使歡喜，遂
半月中間，即至漕溪山，見惠能和尚，禮拜，即
聽，不言來處。志誠聞法，言下便悟，即契本心
。起立，即禮拜。白言：和尚！弟子從玉泉寺來
，秀師處不得契悟，聞和尚說，便契本心。和尚
慈悲，願當教示。惠能大師曰：汝從彼來，應是
細作。志誠曰：未說時即是，說了即不是。六祖
言：煩惱即是菩提，亦復如是。

大師謂志誠曰：吾聞汝禪師教人，唯傳戒定

惠，汝和尚教人戒定惠如何，當為吾說。志誠曰：「秀和尚言戒定惠：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惠，自淨其意名為定，此即名為戒定惠。彼作如是說，不知和尚所見如何？」惠能和尚答曰：「此說不可思議，惠能所見又別。」志誠問：「何以別？」惠能答曰：「見有遲疾。」志誠請和尚說所見戒定惠。大師言：「汝聽吾說，看吾所見處：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亂是自性定，心地無癡是自性惠。能大師言：「汝師戒定惠勸小根之人；吾戒定惠勸上人。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惠。」志誠言：「請

大師說，不立如何？大師言：「自性無非、無亂、無癡，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有何可立！自性頓修，無有漸次，所以不立。志誠禮拜，便不離漕溪山，即為門人，不離大師左右。」

又有一僧名法達，常誦法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來至漕溪山禮拜，問大師言：「弟子常誦妙法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經上有疑。大師智慧廣大，願為除疑。」大師言：「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上無疑，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經。吾一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

來，對吾讀一遍，吾聞即知。法達取經到，對大師讀一遍，六祖聞已，即識佛意。便與法達說法華經。六祖言：「法達！法華經無多語，七卷盡是譬喻因緣。如來廣說三乘，只為世人根鈍。經文分明，無有餘乘，唯一佛乘。」大師言：「法達！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佛乘，迷却汝性。經中何處是一佛乘？吾與汝說。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已上十六字是正法此法如何解？此法如何修？汝聽吾說，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却邪見即一大事因緣。內外不迷即離兩邊。外迷著相，內迷著空，於相離

相，於空離空，即是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佛知見。佛猶如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開示悟入上，一處入即覺知見，見自本性即得出世。」大師言：「法達！吾常願一切世人，心地常自開佛知見，莫開眾生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惡，自開眾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慧觀照，自開佛知見。莫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即出世。」大師言：「法達！此是法華經一乘法。向下分三，為迷人故。汝但依一佛乘。」大師言：「法達！

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心邪法華轉。開佛知見轉法華，開眾生知見被法華轉。」
大師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法達一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白言：「和尚！實未曾轉法華，七年被法華轉；已後轉法華，念念修行佛行。」
大師言：「即佛行是佛。其時聽人，無不悟者。」

時有一僧名智常，來漕溪山，禮拜和尚。問四乘法義。智常問和尚曰：「佛說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為教示。」惠能大師曰：「汝自身心見，莫著外法相，元無四乘法。人心量四等，

法有四乘。見聞讀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無離，但離法相，作無所得，是最上乘乘，是最上行義。不在口諱，汝須自修，莫問吾也。

又有一僧名神會，南陽人也。至漕溪山禮拜，問言：「和尚坐禪，見亦不見？」大師起把，打神會三下，却問神會：「吾打汝，痛不痛？」神會答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又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大師言：「吾亦見，常見自過患，故云亦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

、人過罪，所以亦見亦不見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神會答曰：若不痛，即同無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於恨。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禮拜，禮拜，更不言。大師言：汝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心悟自見，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惠能見否？吾不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代得吾迷！何不自修，問吾見否。神會作禮，便為門人，不離漕溪山中，常在左右。

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志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神會，大師言：汝等拾弟子近前，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為一方頭。吾教汝說法，不失本宗。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於性相。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法對。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陰，是五陰；界，十八界；入，是十二入。何名五陰？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是。何名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

。何名十二入？外六塵，中六門。何名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是。何名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門、六塵。自性含萬法，名為含藏識。思量即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是三十六、十八。由自性邪，起十八邪；若自性正，起十八正。若惡用即眾生，善用即佛。用由何等，由自性。

對。外境無情對有五：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暗與明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語言法相有

十二對：有為無為、有色無色對、有相無相對、有漏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小對、長與短對、高與下對。自性起用對有十九對：邪與正對、癡與惠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峻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慈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常與無常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體與用對、性與相、有情無情對、此是十九對也。言語與法相有十二對、外境無情

有五對，自性起用有十九對，都合三十三對法也。此三十六對法，解用通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對？共人言語，出外，於相離相；入內，於空離空。著空即惟長無明，著相即惟長邪見。執空之人有謗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大不合言語，言語即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語言除故。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暗不自暗，以明變暗。以暗現明，來去相因，三十六對，亦復如是。

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

壇經，不失本宗。不稟授壇經，非我宗旨。如今
得了，遞代流行。得遇壇經者，如見吾親授。拾
僧得教授已，寫為壇經，遞代流行，得者必當見
性。

大師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滅度。七月八日，喚
門人告別。大師先天元年於新州國恩寺造塔，至
先天二年七月告別。大師言：汝眾近前，吾至八
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問，為汝破疑，當令
迷者盡，使汝安樂。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
眾僧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

。六祖言：「神會小僧，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餘者不得，數年山中，更修何道？汝今悲泣，更有阿誰憂吾不知去處在？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汝等悲泣，即不知吾去處；若知去處，即不悲泣。性無生無滅，無去無來。汝等盡坐，吾與汝一偈，真假動靜偈，汝等盡誦取，見此偈意，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僧眾禮拜，請大師留偈，敬心受持。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

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

不動 若見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

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

一義不動 若悟作此見 則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者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前頭人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教本無

諍 諍即失道意 執迷諍法門 自性入

生死

眾僧既聞，識大師意，更不敢諍，依法修行。一時禮拜，即知大師不永住世。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言：「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撩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傳。汝不信，吾與誦先代五祖傳衣付法頌。若據第一祖達摩頌意，即不合傳衣。聽吾與汝頌，頌曰：

第一祖達摩和尚頌曰：

吾本來唐國

傳教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第二祖惠可和尚頌曰：

本來緣有地

從地種花生

當本元無地

花從何處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頌曰：

花種雖因地

地上種花生

花種無生性

於地亦無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頌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種花生

先緣不和合

一切盡無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頌曰：

有情來下種

無情花即生

無情又無種

心地亦無生

第六祖惠能和尚頌曰：

心地含情種

法雨即花生

自悟花情種

菩提果自成

能大師言：「汝等聽吾作二頌，取達摩和尚頌意。汝迷人依此頌修行，必當見性。第一頌曰：

心地邪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造無明業

見被業風吹

第二頌曰：

心地正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修般若惠

當來佛菩提

六祖說偈已了，放眾生散。門人出外思維，即知大師不久住世。

六祖後至八月三日，食後，大師言：「汝等著位坐，吾今共汝等別。」法海問言：「此頓教法傳受，從上已來，至今幾代？」六祖言：「初傳受七佛，釋迦牟尼佛第七，大迦葉第八，阿難第九，末田地第十，高那和修第十一，優婆塞多第十二，提

多迦第十三，佛陀難提第十四，佛陀密多第十五，脇比丘第十六，富那奢第十七，馬鳴第十八，毘羅長者第十九，龍樹第二十，迦那提婆第二十一，羅睺羅第二十二，僧迦那提第二十三，僧迦那舍第二十四，鳩摩羅馱第二十五，闍耶多第二十六，婆修盤多第二十七，摩拏羅第二十八，鶴勒那第二十九，師子比丘第三十，舍那婆斯第三十一，優婆崛第三十二，僧迦羅第三十三，須婆蜜多第三十四，南天竺國王子第三子菩提達摩第三十五，唐國僧惠可第三十六，僧璨第三十七，

道信第三十八，弘忍第三十九，惠能自身當今受法第四十。大師言：「今日已後，遞相傳受，須有依約，莫失宗旨。」

法海又白：「大師今去，留付何法，令後代人如何見佛？」六祖言：「汝聽！後代迷人，但識眾生，即能見佛；若不識眾生，覓佛萬劫不得見也。吾今教汝識眾生見佛，更留見真佛解脫頌，迷即不見佛，悟者即見。」法海願聞，代代流傳，世世不絕。六祖言：「汝聽！吾與汝說。後代世人，若欲覓佛，但識佛心眾生，即能識佛，即緣有眾生

，離眾生無佛心。」

迷即佛眾生

悟即眾生佛

愚癡佛眾生

智惠眾生佛

心嶮佛眾生

平等眾生佛

一生心若嶮

佛在眾生中

一念悟若

平

即眾生自佛

我心自有佛

自佛是

真佛

自若無佛心

向何處求佛

大師言：「汝等門人好住。吾留一頌，名自性

真佛解脫頌。後代迷人，行此頌意，即見自心自

性真佛。與汝此頌，吾共汝別。頌曰：

真如淨性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真魔

邪見

之人魔在舍 正見之人佛則過 性中邪見

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忽除三毒

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化身報身及法身

三身元本是一身 若向身中覓自見 即

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

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

無窮 媯性本是淨性因 除媯即元淨性身

性中但自離五欲 見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悟頓教門 悟即眼前見世尊 若欲

修行云覓佛 不知何處欲求真 若能身中

自有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自不求真外覓

佛 去覓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者是西流

救度世人須自修 今報世間學道者 不

於此事大悠悠

大師說偈已了，遂告門人曰：「汝等好住，今共汝別，吾去已後，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吊問錢帛，著孝衣，即非聖法，非我弟子。如吾在日一種，一時端坐，但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坦然寂靜，即是大道。吾去已後，但依法修行，共吾在日一種；吾若在

世，汝違教法，吾住無益。』大師云此語已，夜至三更，奄然遷化。大師春秋七十有六。

大師滅度之日，寺內異香氣氤，經數日不散。山崩地動，林木變白，日月無光，風雲失色。八月三日滅度，至十一月，迎和尚神座於漕溪山葬。在龍龕之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二日始散。韶州刺史韋據立碑，至今供養。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滌。道滌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如付此法，須得上根

之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經，以為依承，於今不絕。和尚本是韶州曲江縣人也。如來入涅槃，法教流東土，共傳無住，即我心無住。此真菩薩，說直示，行實喻，唯教大智人，示旨依。凡度誓修行，修行遭難不退，遇苦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法。如根性不堪，材量不得，雖求此法，建立不得者，不得妄付壇經。告諸同道者，令知密意。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一卷

附敦煌壇經照片

一、倫敦藏斯五四七五號卷子

南梁頓教序上天系齊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觀法華上師釋法華施法壇經卷

法華經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果高座說摩訶

般若波羅蜜法受無相戒其摩座下僧若道俗三餘人觀

州對火等標及諸官寮三餘人佛土餘人同誦大摩訶

訶般若波羅蜜法受無相戒至今時人僧法海集記流傳後

本而香道著永此果旨極相傳後有僧法海集記流傳後

承說世世短能大師言善講摩訶訶經者波羅蜜

法大師不語自心神自念了言善知該淨觀而能差

父本官范陽方降惠通南自自世惠能師父

老世孤直自來每經年之於市曹米忽自空實其

系領惠能至其宿官官將惠能去惠能解其有

忽見客讀金剛經惠能爾心名便悟乃問客曰從何處

來請經與客答曰於南州黃梅縣東湯泉山莊

以五祖弘忍和志見全在彼門人有千餘眾我於彼聽見大師
 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直了矣佛惠能聞說宿
 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馬鞍山禮拜五祖弘忍和
 尚門下當節日汝何方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
 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
 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佛法作大師遂責惠能曰必
 是嶺南人又是馬棒若為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
 北佛性即無南北馬棒等物即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傍燒火師更不言遂夜遣惠
 能令道眾作務時有一行香者差差惠能於碓坊踏碓八
 個餘月五祖忽於白唵門人責惠能門人集記五祖曰吾
 向為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門人終日供養只求福田

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百姓迷福門何可救汝汝
 以牙身自肯有知惠者自不姓般者知之也作一偈
 與五祖香汝偈若吾大意有付汝承法京為六枝火
 急門人得汝六却來各至自房迴相謂言我等不消
 八用意作偈將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教師秀上座
 得法後自可於止諸不用作諸人忘心盡不散呈偈時
 大師堂前有之間房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盡禪伽夏并
 畫五祖大師傳授不泐流行後代為記畫人畫於香室
 了明目下手上座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為教
 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守見解梁錢我
 將心榻上五祖呈意即善求法質我不善却同凡
 心察其理恆若不呈心偈不得法良久思惟甚

甚難難之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
壁上題作星心禱求於法若五程見偈言此偈難
若訪真我我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謝我
心自息方上座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書燭題
作偈人盡不知 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神秀上座題此偈昇輝房卧並無人見五程平某遠標
廣供養來南廊下書榜初覆五程忽見此偈語記乃謂
供養曰弘忍與供養錢三十斤梁法惠來不書靈相
也金剛經云凡有所相皆是虛妄不如法此偈全迷六諦
依此修行不墮三惡依法修行人有大利蓋大師遂愛憐
人去盡來焚香偈前人衆人見比自生敬心汝等書誦此

偈者方得見性於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
敬心喚言善哉五禱遂喚秀上座於堂內門是汝作
偈否若是汝作獲得我法秀上座言罪過實是神
秀作不敢取租和志慈悲者弟子有小知惠誠
大者否五禱曰汝作此偈見即來到只到門前未得
入凡夫於此偈修行即不墮落作此見解者有無上
菩提即未可得滴入得門見自本性汝自去一兩日來思
惟更作偈來呈吾着入得門見自本性當付汝衣法
上座去數日作不得有童子於惟坊邊隨唱誦此
偈惠能聞知未見性即誦大意能開童子向來誦
者是何言偈盡尔卷能曰你不知大師言生死是大
欲傳於法今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吾看悟大意思即

付衣法乘為六代楊有一上座名神秀息於南廊下
書无相偈一首五祖全諸門人主誦誦楊者即見白
姓依此修行即得出家惠能答曰我此路確八箇餘日
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拜亦
前誦即雜來生緣前生佛地童子引能望南廊下
誦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人讀惠問已即誦
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
擬著望自本心不識本心法法益益識心見姓即更更意

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佛性本清淨 何處有尘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 身為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 何處染尘埃

院內徒眾見能作此偈喜極惠能却入碓坊五祖
忽見惠能但即善知識大意惠能人知五祖乃祖衆人
曰此亦未得了五祖夜知三更喚惠能堂內亂金剛鼓
惠能一聞言下便投其衣受法人盡不知便傳期法
及不汝為六代祖不特為信乘代代相傳法以心
傳心必當全自悟五祖言惠能自悟法氣如懸
絲若任此間有人宗汝汝即須速去能得衣法三
衣去五祖自送薛村九江畔登船便傳期法汝六年
力持法向南三年勿弘法難去在後弘化善講業人
得八關汝悟世別親達已了便發向南而日中間差
大度頭不知而後有數百人來欲截頭惠能於
法乘至半路盡起却迴後有一僧姓陳名惠順

先是三品將軍性行嚴忍直至廟上來赴祀著惠
 能即還法衣又不肯取教收遠來求法不要其衣
 能^十願上便傳法惠惠願得聞言下八開能便惠
 斷即却向北化念來惠能來衣此地與諸官寮
 道俗亦有果劫之內教是先行所傳不是惠能自
 知前開先住教者各酒淨心聞了願自餘述於先
 代接^疑惠能大師囑言善知識善提提提之知世人
 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
 善知識遇悟師及智善知識教此法門以定惠惠亦
 第一勿迷言惠定別定惠解一不二即是惠解即惠
 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善知識
 此教即是惠等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終

惠先惠教定定定必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
 心不善惠定不著心候善由外舉種定真即等自悟
 修行不在口說善評先後即是人不斷斷負却生法
 我不離四相一行三昧者於一知時中行住坐臥常真
 真心是淨者然云真心是道場真心是淨法真心行
 諸典口說法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真心非佛弟子但
 行真心於一切法无上有執着在行三昧迷人着法相執
 一行三昧真心座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
 是此法同無清却是障道四緣道順通流何以却滯
 心任在即通流任即微結若座不動是維摩詰不令
 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座者心
 者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

無即有數百變如此教道者故之大錯善知識定
 惠指如何等如燈元有燈即有光无燈即无光燈是
 光如影先是燈之用即有二般每兩般此宗惠法亦復
 如是善知識法无頓漸人有利鈍明即漸勸悟人頓
 悟識自本具本任悟即无无差别不悟即長如
 輪迴善知識我自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无念
 无宗无相无幹无任无為本何明為相无相在相而離
 相无念者於念而不念无任者為人本任念念不住前念
 念念後念念相讀更有新他若一念斷他法身即是離
 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无任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
 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縛也以无住為本善知識外
 離一切相是身相但能離相性躰清淨是是以无相

為解於一切鎖上不染名為无念於自念上離鏡不來於
 法上念生莫自物不思念善惡除却念新即无別靈受
 生學道者用心莫不怠法意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
 不自見迷又誇慧法是以立无念為宗即緣有人於鏡
 上有念念上便去即見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教
 門云无念為宗世人難見不起於念若更有念无念亦
 不立无者无何事念者何物无者離二相諸塵然乃真
 如是念之外念是真如之用性起念雖即見聞見之不染
 不顯而常自在維摩經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於希
 一義而不动善諸識此法門中座禪无不着心亦不着
 淨亦不言動若言著心无是妄妄妄如劫故无新著
 也若言著淨人姓本淨為妄念改妄而復真如離妄

念本姓淨不見自姓本淨心起者淨却生淨妄無處所故
 知者者者却是妄也淨元前相却立淨相言是切夫作此見
 者妄自本姓却被淨縛若不動者見一人過患是性
 不動迷入自身不動開口即說人是非而道遠背者心
 者淨却是障道四緣今記汝是此法門中何名座禪
 此法門中一切无碍亦於一切境界上念不去為座見本姓
 不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曰禪由不亂曰定外若有
 相內姓不亂本自淨自定只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
 亂即定外離相即禪由亂不亂即定外禪由定故在
 禪定離塵經云即是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云本淨自
 性清淨善知識見自姓自淨自修自作自姓法身自行
 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善知識勸導自修與受无

相或一瞬逐患能口道全善知識見自三身佛於自色身
 歸本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本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
 身歸本當來圓滿報身佛於自色身是念定不可言歸向者
 三身在自法性世全並有為去不見外資三如來不見自色身中
 三性佛善知識聰汝善知識說今善知識示自色身見自
 法性有三世佛出三身佛從性上生何名清淨身佛善知識
 世人性本自淨一法在自姓思量一切事即行亦思思量
 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知知是一切法盡在自姓自姓常清
 淨日月常照只為雲霞覆蓋上名取暗不能了見日月而不覺
 濕患風吹散盡雲霞露乃像參羅一勝此自現世人性淨
 猶如清天惠知日智知月智惠常在於外者致妄念浮而善貴
 自姓不能開故遇善知識開真法吹却妄念內外名散於
 自姓中乃法皆見一切法自在姓名為清淨法身自歸本者
 除不善行是名歸本何名為子有德他身佛不思量性

不生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而足尊自心歸正念念无邪故即无受者以无受者名離欲身自心歸淨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心姓不染著名中導以夫解使自至日愛三劫不取若言此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即无所歸既无所歸言却是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善惡口中即言自佛依佛不言此他佛自姓不歸无所處今既自歸本三寶惣各各至心与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

諸善知識雖念不解亦能而說告各應摩訶般若波羅蜜者西因凡語度言大智慧彼岸對此法須行不在口只念不行如如化修行者法身與佛等也何有解之詞者是大心覺悟大猶知東空莫定心座即落无既空能會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怨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性空方法是大方法盡是自性見一切人及非人惡知而善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著由如雲空名

之為大此是摩訶行迷人口念智者心又有名人空心不思名之為大此亦不是八量天不行是少莫口空說不修此行非我著身何名解者知是智慧二勝中今下愿常行智慧解者觀若行一念源即解若然一念智即解若生心中常思欲解般若无亦相智慧性即是何名波羅蜜此是西用梵音言般若到解義離世滅者竟生法去如水有波頂即是於岸離境志行波如水水流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羅蜜送台念智者行當念暗自之妄即非真有念若行是名真有波羅蜜行

般若法修般若行不辨即凡茶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識即增性是善提提前念是即凡復念悟即法去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

般若學上第一无住无去无來三世諸法從中出持大般若到彼岸打破五陰煩惱塵勞最尊最上讚讚上上法法修行定成佛无去无住无來徒是空惠等不索一切法三世諸法從中變三乘為戒定惠善知識我法門從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有八万四千度勞若無度勞假若常在不離自

姓性此法者即是無念無修無著莫老誰妄即自是真如性
 用知惠顯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仙道善知識著
 取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依般若波羅蜜修行但持
 念的轉邪著波羅蜜經一卷即得入般若三昧當
 知此人切無度量但中外名說嘆不能具說其是最上乘法
 意大智上人說少根人若開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辟如大龍
 差下大雨而不開洋從如深草葉若下大雨而致大海
 不增不減若大業者開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亦性
 自有般若之智自用知惠顯照不假文字詳如其雨水
 不從無有元是離王於海中將舟引此水合一切眾生
 一切草木一切有指無指皆像潤諸水象流却入大海
 海納衆水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少
 報之人開說此類教新如大草草木根性向少者若報大而
 一衣未皆自到不能增長少報之人亦復如是般若

之智之而大智之人亦无差別何開法即不捨緣邪凡障
 重煩惱深解知大要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
 之智亦无大小為一切眾生自有迷心外撥真仙果悟自性即此
 小根人開其類教不信外修但於自心自本性第起正見煩
 投塵勞分能生當時善法猶如大海的於衆流小水大水皆然
 即其見性內外不任未去自由樂除執意遠无身心修行即
 的般若波羅蜜教本无差別一切經書及文字大小乘十二部經
 皆的實智慧性教無礙盡盡無礙無礙之法本无
 不有故知方法與一切經書同入說自緣在人中有有見自智
 慧為少故智為人開法入於智者智人而愚人說法令彼愚者
 悟解開迷入善悟心開而大智人毛別故知不悟即是愚者
 其言善法亦眾生不覺非故知一切方法盡在自心中何下說
 我自心顯現真如本性善首戒云經我本自性清淨誠心見
 性自成佛道即時豁然罪得本心善知識於忍和而厚
 二開言下大仙類見真如本性是故法流流行後代今幸道
 者須悟善疑各自願心令自本懷類悟善能自悟者須寬

努力修道，原修，忽然虛度，保善，遇天，乘願，慈度，誠令，幸志，求
 大師說法，了業，使君，官家，僧來，道修，諸言，未盡，苦行，未聞，使君，礼
 并自言，和面，說法，實不思，謝弟子，當有，少數，故開，和面，望衣，和
 尚，大意，大悲，為弟子，說大師，言有，謙，即開，何須，亦三，使君，問法，可
 不，是西，國並，祖，蓮，慶，社，即，宋，官，大，師，言，是，弟，子，見，說，蓮，慶
 大，師，依，謀，請，問，蓮，慶，社，一，生，未，來，蓮，慶，寺，而，施，供，養，有
 有，切，德，否，蓮，慶，善，言，並，言，切，德，否，帝，個，依，蓮，慶，蓮，慶，出
 竟，未，審，此，信，請，和，志，說，六，祖，言，實，无，切，德，使，君，朕，勿，疑，蓮，慶
 大，師，言，或，帝，著，邪，道，不，識，正，法，使，君，問，何，以，无，切，德，和，志，言
 造，寺，而，祀，供，養，只，是，修，福，不，可，將，福，以，為，切，德，在，法，身，非
 在，於，福，田，自，法，性，有，切，德，平，真，是，德，仁，性，外，行，恭，敬，若
 輕，一，切，人，悟，我，所，即，自，无，切，德，自，性，虛，妄，法，身，无，切

德，念，念，德，行，平，等，真，心，德，即，不，輕，常，行，於，教，自，修
 身，即，切，自，修，身，心，即，德，切，德，自，心，作，福，而，切，德，別，或
 帝，不，謙，正，理，非，祖，大，師，有，過，使，君，礼，拜，又，問，弟，子
 見，僧，道，俗，常，念，阿，彌，大，佛，前，往，生，西，方，諸，和，尚，說
 德，生，祇，否，望，為，假，疑，大，師，言，使，君，聽，東，能，為，說，世，尊
 在，舍，衛，則，說，而，方，引，化，經，文，外，刪，去，此，不，遠，只，為，下，根
 說，近，說，遠，只，錄，上，智，人，自，由，重，法，无，不，在，悟，有，殊，見
 有，蓮，疾，迷，人，念，佛，主，恨，悟，者，自，淨，其，心，所，以，言，佛，隨
 其，心，淨，則，佛，土，淨，使，君，來，方，世，淨，心，无，難，西，方，心，不，淨，有
 從，迷，人，生，東，方，西，方，有，障，在，香，並，皆，一，種，心，但，无，不，淨
 西，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之，心，念，佛，徒，生，難，到，除，惡，即
 行，十，方，无，八，邪，即，置，八，十，俱，行，真，心，到，如，禪，指，使

君但行十善何須更前。徒生不前十惡之心何佛即來
 迎請。若悟无生妙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頓教大業
 念佛徒坐路遙。如何得達。六祖言。惠能與使君。彩
 西方剎那間。日前便見使君。前見否。使君禮拜若此
 得見何須。徒坐前。和尙慈悲為現。西方大善大師
 言。唐見西方无難。即散大眾。愕然莫知。何是大師。曰

大之衆。子作意。聽世人自色身。是成服。可身。舌身。即是於
 阿鼻。有六門。中有意。門。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
 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佛。是自性。作莫。自身。求
 自性。迷佛。即衆生。自性。悟衆生。即是佛。慈悲。即是願。苦
 善。捨。名。為。勢。至。能。淨。是。釋。迦。平。真。是。彌。勒。人。我。是。阿
 彌。那。心。是。大。滿。願。性。是。波。浪。善。心。是。眾。龍。摩。訶。是。魚。鱗。

重妄即是神鬼三毒即是地獄惡瘴即是高生十善是
 天堂我無人須弥自倒除邪心海水竭項沒无波浪惡毒
 宮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施大智惠光脣照耀
 六門清淨照波六欲諸天下照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滅
 心外別無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座下問說謂解
 徹天應是迷人然便見使君禮拜諸言善哉善哉善哉善哉
 衆生聞者一府悟解大師言善知謝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
 由在寺中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能修行如東方人修善俱
 前自家修清淨即是西方使君問和尙如何修前為指授
 大師言善智識惡能與道俗作无相頌善論取亦成修行常
 與忠誼說 一重更別明曰 誦誦心道 如日在虚空
 推轉法法 出世破邪宗 教即垂薪漸 迷悟有遲疾 若修頓教生
 惡念可迷 說即有乃假 合離還離 隨性體定中 常與生求日
 邪業而明世 若果煩惱除 邪正疾不用 清淨至无餘 善性不淨淨
 起心即是妄 淨性行善中 但正除三障 世間若修遊 一理善不妨

常現在世道 勿道即有為 也願自有道 難道別看道 無道不見道
 到頭還自快 若欲會見道 行正即登堂 自是安心 懶行不見道
 若真能道 不見世間道 若真能問非 自非即見道 他非我有非
 我非自有非 但自去非心 打破煩惱 若化化其人 是自有非
 勿令做假狀 即是善覺 法在在世間 若世出世間 勿做世間上
 丸未出世間 邪見出世間 正見出世間 若世出世間 此即是類
 亦名為空宗 述未結業劫 格則到解開 大師言善智識改
 意請取佛偈 依佛修行 去惡能平 聖業在能造 不能到南平
 聖者 自衛法不相持 佛人 出散 亦非 沙漢 亦散 若有大難 來做
 山間 為沙破 疑同 亂佛 世合 聖業 余道 俗和 俗和 俗和 俗和 俗和 俗和
 最大 培首 所本 問頌 而自 福七 佛在 誰誰 誰誰 誰誰 誰誰 誰誰 誰誰
 佳 清漢 山 節 廣 可 行 化 中 餘 等 若 論 門 人 僧 之 尚 俗 三 五 千 人 說 不
 法 唐 年 月 日 性 名 處 相 付 卷 九 悔 結 宗 亦 非 南 宗 之 子 也 未 得
 宗 承 者 難 說 諸 教 法 未 知 根 本 佛 不 免 劫 俱 得 法 者 以 勤 修
 行 語 是 做 負 之 心 也 甚 甚 甚 甚 甚 甚 甚 甚 甚 甚 甚 甚 甚 甚 甚 甚 甚 甚

事由且秀禪師於南荆并安陽縣王泉寺住持修行惠
 能大師於韶州城東三十五里清漢山住法即泉人有南比
 因此使五南北何以漸類法即一種見有度度見是即漸見
 疾即類法无漸類人有利鉅故在漸類神秀師常見人
 說惠能法疾直自略秀師遂校門人僧志誠曰汝聽朋多
 智汝向吾至清漢山到惠能所禮拜但聽英言吾使汝
 未所憶意言記取却來而吾說自惠能見解與吾
 誰疾遲汝差早來勿令吾放志說奉使歡喜遂半月
 間即至清漢山見惠能和當禮拜即聽不言矣要志誠
 謝法下言便悟即契本心起立即禮拜自言和尚弟子徒王
 泉寺來秀師委不德契培開和忠說便契本心尚和慈悲
 鄭者敬示惠能大師曰汝從彼來應是鈿作志誠用

未說時即是說乃了即是六祖言煩惱即是菩提亦復如是
 大師謂若謬曰吾聞白禪師教人狂傳戒定惠向和若教
 人戒定惠如何當為吾說若汝同秀尚和言戒定惠諸語
 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惠自淨其意名為定此即
 名為戒定惠彼作如是說不知和若所見如何惠能
 和若卷日此說不可思議惠能所見又別若汝問何以別
 惠能卷日見有疑疾志城語和若說所見戒定惠大師言
 如汝聽悟說者悟所見處心地無疑非自性戒心地等亂
 是自性之心地無疑自性惠惠能大師言汝戒定惠勸小
 根諸人吾戒定惠勸上人得存自亦不立戒定惠若城言請
 大師說不立如何大師言自破无疑无疑無礙念心般若
 觀照當觀法相有何可立自性猶僧去有滿此契次不

去志欲礼殊便不離清溪山即為門人不離大師而在又
 有一僧云法蓮帝誦法華經七夜心迷不知正法之當後上有
 疑大師智惠廣大耶為時能大師言法蓮法即甚達汝心
 不達經上无礙汝心自耶而求正法安心正定即是
 持經吾一生已素不識文字汝持法華經來對
 吾讀一應吾問即之法蓮取經到對大師讀一
 處六祖問已即識仁意便汝法蓮說法華經六
 祖言法蓮法華經无多語七卷盡是摩訶心錄
 如來廣說三乘只為世人根鈍經聞公朋无有餘寒
 經一佛乘大師法蓮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佛乘迷却
 汝聖經中何處是一佛乘汝而說經六諸仁世尊

維汝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經法如何解此法
 如何惟汝聰吾說人心下思本深空寂離却邪見
 即一大是同緣內執不迷即離兩邊外迷者相內迷
 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不空迷吾此法一念
 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他知見他解知覺也外為四
 門開覺知見亦覺知見悟覺知見入佛見知見開未
 悟入上一層入即覺知見見自本性即得出世大師言
 法達接常第一切世人心地常自開他知見真開衆生
 知見世人心息迷至息自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慧
 觀照自開佛智見真開衆生智見開他智見即出世大
 師言法達此是法達經一乘法向下半三為名人改汝且
 於一仁乘大師言法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

正轉法華心邪法華轉開他智見轉法華開衆生
 智見祇法華轉大師言勢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
 法達一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自言和尚實未僧轉
 法華七小祇法華轉已後轉法華念之修行佛行
 大師言即佛行是佛其胸入元不悟者時有一僧
 夜智常來油溪山禮拜和尚問四乘法義智尚
 開和尚曰他說三乘又言窮上乘弟子不解望為
 敬亦惠能大師曰汝自身心見莫著他法相元无
 四乘法人心不置四芽法有四乘見開讀論是小乘
 解義是中乘本法修行是大乘万法盡通万法
 俱備一切无礙但離法相作无所德是亦上乘之是
 取上行義不在口說汝須自悟要開悟也又有一僧

神會南陽人也至清溪山禮拜問言和尚禪座見亦不見大師起把打神會三下却問神會吾打汝痛不痛神會答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大師言吾亦見常見自過惠故云亦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人過罪所以亦見亦不見也汝亦痛亦不痛知何神

會養曰若不痛即回无惜木石若痛即回凡即起於根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是生疼汝自性且不見敵來弄人禮拜禮拜要不言大師言汝心不見問善知識竟路以心悟自見依法修行汝自名不見自心却來問索能見否吾不自知汝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代得吾迷何不自從問吾

見否神會作禮便為門人不離清溪山中常左右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遠智常志通志徹志道法甄法知神會大師言汝等捨弟弟前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等為一牙頭吾教汝說法不失本宗舉科法門劫三千六百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於性相若有人問法出諸盡雙眸取法到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蘆界入蘆是土蘆界十八界是土入何名五蘆也蘆受蘆相蘆行蘆談蘆是何名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何名十八界六塵中六門何在六塵也聲香未獨法是何名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門六塵自性含石法名為會

厭識思量即轉識生六識出六門六塵是三十六
 山自性邪起十八邪會自性十八正會忍用即發生善用
 即仙用油柯等油自性邪非燒無情邪有五正與地邪
 曰日月邪暗與明邪陰陽前水與火邪語與言邪
 法與相邪有十二邪有為無為有是無是邪有相元
 相邪有端無端邪色與空邪動與靜邪清與濁邪
 凡有性邪僧與俗邪老與少邪大與小邪長與短
 短與高與下邪自性居起川邪有十九邪邪為正
 邪之族與忠邪真與智邪亂與定邪成與非邪直
 與典邪實與虛邪喻與半邪相控與善根邪慈
 與空邪善與惡邪捨與慳邪進與退邪生與滅邪
 常與无常邪法身與色身邪化身與報身邪

緣與用邪性與相有清無亂邪言語與法相有十二邪
 山外境有無五邪三身有三邪都合成三十六邪法也
 此三十六邪法解用通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如何自性
 起用三十六邪共人言語出外於離相入內於空離空若空
 即惟長元名著相推邪見謗法直言不用文字疑之不
 用文字大不台言七語之即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
 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語言淨信前不自勝則若欲勝
 不自勝以空更勝暗現則來去相問三十六邪亦復
 然是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經相教授卷種種經不失
 本宗不棄被授經非我宗音如今得了經代流行得
 遺經經者如見吾風被捨僧得教授已寫為種種經
 迦伐執行持者必當見性大師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感

度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大師天无中於樓州國
 與寺塔塔至无二日七月告別大師言汝眾近前
 五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問為外破疑當全
 迷者宜使向安樂吾若去後无入教与法海等眾僧
 聞已涕淚悲泣惟有神命不動亦不悲泣云假言神
 會小僧却得善等毀譽不動除有不得數年山
 中更推何道汝今悲泣更者何誰憂吾不知去處在
 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等悲泣即不知去處若知去
 處即不悲泣性賦无生无滅无去无来汝等盡塵吾
 与如一偶真做動淨偶与等言誦取見此偶意汝等
 同於此修行不失宗旨僧眾礼拜請大師留偈教心受
 特偈曰 一切无有真不以見於真 若見衣真者 是見真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无真何事真
 有性即解動 无性即不動 若性不動行 同无情不動
 若見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无情无佛眾
 欲善分別相 兼善不動 若悟作此見 則是真知用
 報諸文字道者 努力用用真 莫按大業門 却報生死智
 前頭人相應 即共論世語 若實不相應 合掌全勸善
 此教本无詐 无諱未道意 勸迷誦法門 自性入生死
 衆僧既開議 大師言更不諱 詳依法修行 階礼拜即之大
 師不求住世上 塵法海向前 言大師去後 亦法若
 付何人大師言法 即付了汝不道問 長孫後子餘年
 那法塵亂惑我 宗旨有人出来 不措身命弟仁者
 是非聖主宗旨 即是吾正法衣 不合轉汝不信吾 与誦
 伐五祖傳本付法 誦若據弟祖達摩頌 意即不

合傳不聽五向汝頌曰

弟一祖達摩和尚頌曰

吾大來唐國傳樣救者清一花開五葉結菓自然成

弟二祖可和尚頌曰

本末緣有地從地種花生 當本無无地花從何處生

弟三祖僧琛和尚頌曰

抱欄翻開地地上種化生 花種无性生 扶地亦无生

弟四祖道信和尚頌曰

花種有生性曰地種花生 先緣不和合一切皆以无生

弟五祖弘忍和尚頌曰

有情來種下无情花即生 无情又无種 心地亦无生

弟六祖惠能和尚頌曰

心地余情種法雨即花生 自長花情種 菩提菓自生

能大師言汝等聽吾作二頌取達摩和尚頌意汝處

人依此頌修行必當見性 弟一頌曰

心地無花放 五葉連根隨 共造无明業 見根業風吹

弟二頌曰

心地正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修般若惠 當來佛菩提

大祖說偈已了教教生散門人出外思惟即知大師

不久往世六祖後至八川三日食後大師言汝等善

極座五今共為等別法法開言此期教法傳受從上

已來至今幾代六祖言初傳受七祖降次字及佛第七

大等也第八尚難第九未以地第十高祖和格弟上

優婆擲多弟三提多迦弟五仁陀難提弟十四仁

陀宗多弟十五昭化丘弟十六雷振蒼弟十七鳥鳴弟

十八毗摩長者第十九龍樹第二十迦那提婆第二十一
 羅睺羅第二十二僧迦那提第二十三僧迦那舍第二十四
 摩羅第二十五闍耶多第二十六婆伽盤多第二十七摩
 知羅第二十八鵝勒第二十九師子比丘第三十舍那婆
 斯第三十一復婆娑第三十二僧迦羅第三十三須婆
 第三十四南天竹園王子第三十五提達摩第三十五度
 國僧惠可第三十六僧際第三十七道信第三十八忍弟
 第三十九惠能自序當今天下法弟十四大師言今日已後
 相傳受須有依約莫失宗旨海又自大師今吾留付何
 法今後世人如何見佛六祖言汝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生即能見佛若不識衆生見佛乃知不得見也五今
 教汝識衆生見佛更留見真佛解脫囉迷即不見

佛悟者即見法海在開代之流傳世之不絕六祖言汝
 聽吾法而說後代世人若欲見佛但識佛心衆生即能識
 佛即像有衆離衆生也佛心
 生即佛衆生 悟即衆生也 慧應化衆生 有惠衆生也
 心動佛衆生 平等衆生也 一心若劍 佛在衆生中
 一念吾若平 即衆生自佛 我心自有佛 自佛是真佛
 自若無佛心 向何處求佛 大師言汝等問人好徑否
 出一個名自性真佛解脫囉迷門此頌意即見自心自
 性真佛與汝此頌吾共汝別頌曰
 真知性起真佛 邪見妄念是魔障 邪見之入魔在舍 正見知人則過
 性衆衆見真佛 即是空無性舍 正見則真佛 摩訶波旬真佛
 化身報身在淨身 一身無空是一身 若身中竟有見 即是佛菩薩因

本世花身淨性 淨性常在花中 性使花身行正道 當來負滿一

性性本身清淨 除即無淨性身性中但自離我欲

見性剎那即是真 人主若我須教門 性即眼前見性

若欲修行云覓佛 不知何處欲求真 若能身自自有真

有真即成戒信 自不來真我覓佛 去覓他成大變

損教法者是西流 求度世人道自修

今保世間不道者 不於此是大悠々

大師說偈已了 遂告門人曰汝等好任今共汝

別吾去已後 莫作世情悲泣 而受人不門錢帛善

孝亦即非聖法 非我弟子 如吾在日一種一時端

生但无動无淨无生无滅无去无來无是无非

无任但然無淨即是大道 吾去已後但非法

修行共吾在日一種 吾若在世汝建教法吾任

无蓋大師云此語已 夜至三更奄然空花大

師春秋七十有六 大師疾度諸曲寺內異香

盈盈盤盤數日不散 山月地動林木變白日月

无光嵐雲失色 八月三日疾度至土月迎和向

剎座於海濱山 葬在龍窟之內自光出現

直上衝天 自知散都叶刺使素處去碑至今

供養此壇 緩法法上在集上座无常付同

承道子深之无常付門人悟之真之在嶺南
 溥山法契奇見今傳受此法如付山法隨德歷上
 根知心信佛法之大悲持此法以為承承於今
 不絕和尚本是龍舟西江難人也如承人誤盤
 法教派東土共傳无任即我无任此自其
 薩訖真示行資喻睡教大智人是盲亦也
 度與將能行之遭難不良過苦能忍福德
 深原方極此法根性不堪林量不得消其
 遠立不極者不得安付壇經菩薩回過者今
 寔意

南宗頓教取上大乘般若法卷

吹却迷妄因外明徹於自性中方法皆現一切法自在性名為清淨法身
自歸依者不著心及不著行是名歸依何名為千百倍化身
仁不可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法化是他故思量若
法化為天堂善安化為畜生惡化為畜陸智惡化為上界惡
* 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知凡念善智惠則生一證法

除千半開一智解法万年悲其悲向常悲於後常復念善名為
釋身念惠報却十年善心念一善報却十年惡法無常已來復念善
名為報身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上善即是報身自性自覺即
名歸依也皮肉是色身食宅不在佛也但性三身身歸大念今就
自歸依身位已與善知識四弘大教善知識一時建歸道
衆生無邊慧之深廣煩惱無邊善新法門無邊慧之深廣

無上仁道華嚴成善善知識來生無邊善無度不是忠能度善
知識心中來生念於自身自性何者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
潛親迷妄自有本覺性只本覺性性正凡及既性正凡眼若之智保
却惡教迷妄來生念自度迷來悟度應來智度應來善度煩惱
來獲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煩惱無邊善新自心深廣安

法門無邊善無度上上正法無上仁道華嚴成常下心行恭敬
一切遠離迷執既智生眼深保却迷妄即悟仁道成行善之深力
今既發四弘誓願說與善知識無相攝攝三世罪障大師言善
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不真故過迷迷法何而行一得自性

若除即是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永新若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不被惡業染除却後何種難心
痴心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善知識何在懺悔者終身不任悔者若在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請仁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新不作惡為懺
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成六師古善如誠歸依
隨雨足善歸依正善歸依善歸依淨眾中善從今已復歸依為師

智達法即是行若欲罪盡此是西國梵會度苦教序到解義錄
 生滅者境生滅起如水有能成即是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
 永長派改即則到彼岸改在彼岸坐人自念智者心行皆念
 其時有去下即非真有念字若不行是石真有性此法者悟後
 若法行般若行不於此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仁善如識即煩惱是
 獲前念達人即九復念悟即仙善如識廣河般若派罪盡前上
 第一罪去元來三世諸佛位出持大智惠倒彼岸打破五障須
 憫塵勞最尊最上法須最上大乘法修行定成凡元去元往
 元來往是定處事不迷一切法三世諸佛位中三毒為戒定惠
 善如識此法門從八万四千智惠何以故世人有八万四千塵勞若
 元塵勞最尊最上法須最上大乘法修行定成凡元去元往
 起難去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惠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
 仙道 善如識若欲入盡律佛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真頂位般若放
 單實行但持念則般若放罪盡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知
 此人功德无量經中云願讀經不勝其說此是乘上乘法為大智上根
 人說少根智人后開法心不生住何以故辟如大龍若下大雨之開法
 經如深草葉若下大雨之散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者開法全則
 經心開悟解知如本性自有本性之智自用智惠觀照不假文字
 解如其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王若法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眾生
 一切草木一切有情無情皆蒙潤澤水流却入大海之四眾水合為
 一聯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少根之開法須教猶如大雨草木
 根性自少者若被大雨一洗其智自倒不能增長少根之人亦復如是
 有教之智與大智之人亦无差別因何開法即不悟殊邪見障重煩惱
 根深猶如天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智亦无大小
 為一切衆生自有迷心外補瓦位未悟自性即是少根人聞其損教不
 信外補但於自心自本性常起正見一切邪見煩惱塵勞衆生皆
 信外補但於自心自本性常起正見一切邪見煩惱塵勞衆生皆

若無之者且大智之人亦无差若其位非正見者其位非正見者
 根深猶如天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智亦无大小
 為一切衆生自有迷心外補瓦位未悟自性即是少根人聞其損教不
 信外補但於自心自本性常起正見一切邪見煩惱塵勞衆生皆
 *時查悟猶如大海內於衆派小水大水合為一聯即是凡性內外不住
 來去自由能除執心通達无等心循此行即般若派罪盡
 本无差別一切經書及文字中大乘十二部經皆因智惠性成然
 能建立我若無若人一切才法本亦不有以知才法本從入學一切皆
 因人說有緣在中者愚有智愚為小智智為大中間差於智者
 智人与真人說法令便愚者悟離心開通入智慧心開為大智人
 別教如不悟即如是衆生一念若悟即衆生是位正起一切才法盡自
 自覺中何不悟於自心頓見真如本性才成云云云云本源自性清
 淨識心見性自成仙道 即特無差得本心善如識亦行
 和尚處開一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預以教法修行得成今乘
 道者頓悟發各自觀心自本性頓悟若不自悟者須頂次
 善如識亦道見性何名大善如識解最上乘法直亦正路見
 大善如識是大自緣所為之道今得見仙一切善法皆因大善如
 識能發起改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四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
 須得善如識亦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來善如識若取外來
 善如識整得解脫充有是家識自心內善如識即得解脫若白
 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如識即有教授法看不得自悟當起取
 若觀解利邪間妄念俱滅即身自真正善如識一悟即生仙地自
 性心地以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誠自心者善如識心即是解脫
 既得解脫即其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凡念何有凡念
 念法有見一切法盡一切善不善切家善皆自性自覺自覺自覺
 門走出於六塵草木雖不染來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
 无念行莫百物不思當念起即是法縛即若身見悟无念行

唐書卷七十四宰相
 在唐以前道遠必有
 結著為詔州刺史時在
 此以後不知是否即此位
 人傳使君也
 藏書四十八本以此經係
 宋本或說本藏書對
 比又有不同殊意誤
 也
 藏書本亦作善攝住者
 云增注謂作身瑞

三、向達手鈔敦煌市博物館藏任子宜本

南宋頓教家上大素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卷程惠能大師於詔
 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受無
 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詔州刺史遠家及諸官寮三十餘
 人儒士餘人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
 集記說行後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逆相傳受有所依約以為重承
 說此宜經能大師言善知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大師不語自淨
 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淨聰惠能感父奉官范揚左階遷流嶺南
 新州百姓惠能幻少父早亡老母孤道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
 市賣柴忽有一客賣柴遂領惠能至於官店客時柴去
 惠能得錢却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明便悟
 乃問客曰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新州黃梅縣東馮
 墓山禮拜五祖程忍和尚見令在彼門人有千餘眾我於彼聽見

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直了成佛忠能聞說宿
棄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問忠能曰汝何
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忠能答曰弟子是
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佛法作大
師遂責忠能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獠獠若為堪作佛法忠能答曰
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獠獠身而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左在傍邊大師更便不言遂發遣忠能令
隨衆作務發時有一行者遙著忠能於碓坊踏碓八箇餘月五
裡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記五裡曰吾向汝說世人生
死事大汝等門人終日供養亦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
性迷福門何可求汝汝惣且歸房自看看有事者自取本性性般
若之知台作一偈呈吾已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票為

六代大慈門人得安分却來卷至自房通相謂言我等不須
呈心用意作意作偈時呈和而神秀上座是故教交師秀上座得
法後自可依止請不用作諸人識心盡不敢呈偈大師堂前
有三間房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盡櫻伽變並盡五祖大師侍
授此法流行後代為記盡人唐於者辭了明日下手上座神
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為教授師我若不呈心偈
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即
善求法覓祖不善却同凡心奪其聖位若不呈心從不得
法良久思惟甚：難、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廊下中間
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衣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若訪
覓我、見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見偈言不堪自是我迷
宿業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我心自息秀上座三更於

南廊中_下間壁上事燭題你偈人盡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神秀上座題此偈半_無却_無歸房卧並無人見

五祖早旦_無遂_無喚盧供奉來南廊下畫楞伽變

五祖忽見此偈請記乃謂供奉曰 弘忍与供奉談三十_十年

勞遠來不盡變相也 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_留

此偈合迷人誦依此修行不墮三惡依法修行有大利益大師

遊喚門人盡來焚香偈前_人衆人見已皆生敬心汝等盡誦此

偈者方得見性依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敬心莫言

善哉 五祖_禪遊喚秀上座於堂內門是汝作偈否若是汝

作應得我法秀上_座言罪過實是神秀作不敢求但_願和尙

慈悲看弟子有少_本智忠識大意_在 五祖曰汝作此偈見

解只到門前而未得入即來到

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墮落你此見解

若覓天上真提即不可得要入得門見自本性且去一而

日思惟更作一偈未呈若入得門自本性當付汝衣法秀

上座去數日作偈不得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此誦此偈忠能

及一聞知未見性即識大意能問童子適未誦者是何言偈童

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師言生死事大欲得衣法令門人等你一偈

未呈意考看培大意即付衣法實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

於南廊下書無相偈一首五祖令諸門人盡誦悟此偈者即見自性

你此修行即得出離 忠能答曰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至堂前

望上人引忠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拜亦能誦取結末生緣能

生仙地童子引能至南廊下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

忠能問已即識大意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

上題著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孝法無益識心見性即去大意

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無臺 仙性常清淨 何處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 身為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 何處染塵埃

院內後眾見能作此偈盡恠惠能却入碓坊

五裡忽來廊下見惠能偈即知識大意恐眾人知五祖

乃謂眾人曰 此亦未得了

五祖夜至三更喚惠能堂內說金剛經惠能一聞言下便

吾其衣法受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以為六代祖將

衣為信契代々相傳法以心傳心當令自快五祖言惠

能自古傳法氣如懸茲系住此間有人寄汝即須速去

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裡自運能生九江驛登時便別五

惡人知人上地即成智者
亦未非德信成智者
也
四事皆成酒女自誤也

祖家分汝去努力持法向南三年勿以此法難起在後

知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間與悟无利辭達已了便殺而和

月中間至大原嶺不知向後有數百人未欲擬捉三 惠能

奪衣法未至半路盡想却回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先是

三品將軍性行無惡直上嶺上未越把者惠能即還法

衣又不肯取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上便

傳法買惠順得聞言下心間能使惠順即却向北化人來

惠能來於此地與諸官寮通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聖

所得不是惠能自知能聞先聖教者各須淨心聞了能自

除迷如先代悟法下是惠能大師實言善知識善提般若之智世

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亦道見

性善知識惡人知人仙性本亦无差別六家迷悟迷即為

惡悟即成智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第一勿違言

定宜別惠宜辨不二即定是惠辨即惠是定用即

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惠

等孝道之人作惡莫言先定後惠元惠發定、惠各利作此

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心不善惠定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種

定惠即等自壞修行不在口諍若諍先後即是迷人不斷勝

負却生法我不難四相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

常行真心是淨名經云真心是道場真心是淨土莫行心諍

曲口說法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真心非仙弟子但行真心於一切

法上无有執看者一行三昧迷人看法相執一行三昧真心坐不動除

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却是郭道因緣

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在性即通流性即彼縛若坐不動是性

枝者之无相下應有若子

摩詰不合呵舍利弗。譬如林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者。

口_三不_三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信。便執成_三顛倒。即有_三數百

般。如此教道者。故知_三大錯。善知識。空惠猶如何。等如燈光。光有燈。即

有光无燈。即无光燈。是无_三之_三弊。先是燈之用_三。即有二_三弊。與而般。此

空惠法亦復如是。善知識法。无_三頓漸。入有利能。迷即漸勸。悟人頓

悟。識自本_三。是見本性。悟即无_三差別。不信即長劫輪回。善知

識。我_三自法門。徑上已_三未_三頓漸。皆_三无_三念_三為_三宗_三。无_三相_三為_三解_三。无_三法_三為_三本

何名_三為_三相_三。无_三相_三於_三相_三而_三離_三相_三。无_三念_三者_三於_三念_三而不_三念_三。无_三住_三者_三為_三人_三本

性_三念_三念_三不住_三前_三念_三念_三念_三後_三念_三念_三相_三續_三無_三有_三斷_三絕_三。若_三一_三念_三斷_三絕_三。

法_三即_三離_三色_三受_三念_三時_三於_三一_三切_三法_三上_三无_三任_三一_三念_三不_三任_三念_三。即_三住

名_三繫_三縛_三於_三一_三切_三法_三上_三念_三。不_三住_三即_三无_三縛_三也_三。无_三住_三為_三本_三。善_三知_三識_三外_三離

一_三切_三相_三。但_三能_三離_三相_三性_三。將_三清_三淨_三是_三此_三无_三相_三為_三解_三於_三一_三切_三境_三上_三不_三深

善知識和正威名誤作
之能字不誤

名為无念於自念上雜境不於法上念生莫有物不思念盡
 除却一念斷即无別家受生學道者用心莫不識法意自錯尚
 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又諳經法是以无念為宗即家迷人於
 境上有念念上便起取見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教門立无
 念為宗世人雜境不起於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无者无何事
 念者何物无者雜二相諸塵皆真如是念之靜念是真如之用性
 起念雜即見聞覺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雜摩經云外能善分別
 諸法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善知識此法門中座禪无不着心亦
 不着淨亦不言動着看心无是長如幻教无所看也若言
 着淨人性本詐為妄念故蓋處真如雜妄念本性淨不見自性
 本淨起心着淨却生淨長无妄所致知着者看却是長也淨
 无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却自本性却被淨縛若

已上三唱心字
是亦大過

不動者見一切人過患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即說人是非
 与道違背看心看淨却是障道目障令記如是此法門中何
 名座禪此法門中一切无碍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座見本
 性不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雜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有相內性
 不亂本性自淨曰定只緣境解即亂雜相不亂即定外雜相即禪
 內外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故名禪定雖摩訶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菩薩戒云不壞自性清淨善知識見自性自淨自修自作自性
 法身自行修行作自成仙道善知識想須自聽与受无相成一時
 逐患能口道全善知識見自三身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仙
 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仙於自色身歸依當身圓滿報身
 仙已上三唱色身是金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自在法性世人
 忘自為道不見小真三世心不見自色身十三世仙善知

識聽與善知識說令善知識於自色身見自法性有三世仙
此三身仙從此自性上生何名清淨身仙善知識世人性本自
淨方法自性在思惟一切惡事即行於惡行思量一切善事
便終於善行知如是一切法盡在自性常清淨日月常明只
為雲霞蓋上明下暗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忽遇惡風吹散卷
盡雲霧万像皆羅一時皆現世人性淨猶如清天惠如日智如
月智惠常明於外看境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
知識開真正法吹却迷妄向外明徹於自性中万法皆現一切法
在自性名為清淨法身自歸依於除不善心及不善行是名歸
依何名為千百億化身仙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
思量惡法化為地獄思量善法化為天堂毒害化為畜生惡
惡化為善薩智惠化為上界惡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

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智惠即生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
万年愚莫思向前常思於後常後念善名為報身一

念惡報却千年善心一念善報却千年惡滅无常已未後

念善名為報身後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善即是報身

自悟自證即之歸依也皮肉是色身舍宅不在歸也但悟三身

即識大意今既自歸依三身似己與善知識發四弘大願善知

識一時造惠能道

衆生无過愆能度

煩惱无過愆能斷

法門无過愆能孝

无上仙道愆能成

三善知識衆生无過愆能度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

衆生若於自自自性自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

惡礙迷妄自有个覺性只个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

此處校者謂此作
三之三謂此亦應作
記

之皆除却惡癩迷妄衆生各：自度迷未悟度惡未悟度

惡來善度煩惱未善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

煩惱九息信取斷自心除虛妄 法門无惡信取孝：无上正

法无上仙道信取成帶下心行恭敬一切遠離執覺智生般若

除却迷妄却自悟仙道成行持能令即發四印信取說与善

知識无相懺悔三世罪障大脚言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不

被惡迷染後何西行一時相性若除即是懺悔前念後念及念：

不^無被惡癩染除却後何矯^難心永斷名為自性懺前念後念

及今念念：不被癩癩染除却從前疾垢心自性若除即是

懺^已上善知識何名懺悔者終身不作悔者知於前非惡業恒

不雜心諸仙前口說无益我此法門中永斷不作名為懺悔

今既懺已与善知識受无相三歸依戒大脚言善知識歸依覺

無正亦邪名教者謂
邪令觀此本可如法

念已忘無字生脫下二
心已忘其非者謂正
二下無字生脫下二

而正學歸依緣正離欲無導歸依緣淨衆十尊證今已後猶仙為
 師更不歸依緣邪迷外道能自三寶慈悲證明善知識忠能勸
 善知識歸依緣三寶者仙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
 覺邪迷不生少欲知三離財離色名而三尊自心歸依無正念念
 无邪故即无愛者以无愛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緣淨一切塵
 帶妄念雖在自性性不淨者在衆中尊凡夫解後日至日
 受三歸依家戒善言歸仙仙在何處看不見仙即无所歸既无所
 歸言却是妄善知識性自觀察莫錯用意經中只言自歸依即
 仙不言歸依他仙自性不歸无所寓今既自歸依三寶想若若
 至心与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善知識雖念不解思能
 与說合各聽摩訶般若波羅蜜者因梵語原言大智惠彼岸到
 此法須行不在口念之不行如如化於行者法身与仙等也何之

摩訶_三者是大心量廣大由如虛空莫空心禪印落无記
空能念日月星辰大北山何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
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性含万法是大万法盡是
自性見一切人及非人惡_三与善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著
由如虛空名之為大此是摩訶行迷人口念智者心又有迷人
空心不思_三名之為大此亦不是心量因大不行是小莫口空
說不修此行非我弟子何名般若_三是智慧一時中念_三
不思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思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
若生心中常惡我修般若无形相智慧性即是何名般若波羅
蜜此是西國梵音廣言彼岸到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
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雜境無生滅如水永長流故即名到
彼岸故名波羅蜜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常念時有_三妄_三即非

莫起雜妄
謝喜校有謂莫應亦若一
此本經之旨有未詳

真有念，若不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般若法。般若法將般若行
 不修即凡。一念從行法身等。仙善知識即煩惱是菩提前念迷
 即凡。後念悟即仙。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取專家上第一无
 住无去无来三世諸仙從口出。將大智惠到彼岸。打破五陰煩惱塵
 勞取專家上第一讚。取上求法修行定成仙。无去无住无来住
 是空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仙從中變。三毒為戒空惠善知
 識我。此法門從八万四千智惠。何以故為世人有八万四千塵勞
 若无塵勞般若常在。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憶无著
 莫起雜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惠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
 即見性成仙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
 須從般若波羅蜜行。保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
 入般若三昧。當知此人功德无量。經中分明讚嘆。不能具說。此是

家上乘法為大智上根人說少根智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
譬如火龍若下大雨、提鬪浮提如漂草葉若下大雨、故大海
不曾不滅若大乘者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本
性之智自用智惠觀照不假文字譬如其和水不從天有元是
龍王於江海中持身引此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
情悉皆蒙潤諸水眾流却入大海、納眾水合為一幹眾生
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少根之人聞說此種教猶如大地草
木根性自少者若被大雨一沃、皆自到不能增長少根之人亦
復如是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之人亦无差别因何聞法即不悟
濤却見鄭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
能現般若之智亦无大小為一切眾生自有迷心外循覓仙未悟
自此即是小根人間其類教不信外循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

起正見一切邪見煩惱塵勞衆生當時盡悟猶如大海納於
衆生流小水大水全為一體即是見性內外不住未去自由能除
執心通達无碍心循此行即与般若波羅蜜經本无差别一切經
書及文字大小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故。然能建立我
若无智人一切方法亦不有故知方法本從人興一切經書因人
說有礙在人中有惡有智惡為小故智為大人問迷人作智者
智人与愚人說法令使愚者悟解心開迷人若悟心開与大智人
无別故知不悟即似是衆生一念若悟即衆生是仙故知一切万
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於自心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
我本源自性清淨識心見性自成仙道 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善知識我於思純高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頓
以教法流行後代令學道者頓悟善提若自觀心令自个性頓

是百物不思般若三昧
作也

培若能自培者須覓大善知識示道見性何名大善知識解
家上乘法直示正路是大善知識是大因緣所為化道令得見
仙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仙十二部經在人
中今自具有不能自培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若自培者不假
外求善知識若取外求善知識望得解脫无有是處識自心內
善知識即得解脫若自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授
汝若不得自培當起般若觀照剎那間妄念埋滅即是自真
正善知識一培即至仙地自性心地以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
心若識本心即是解脫既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培般若三昧即
是无念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見一切法遍一切處不着一切處常
淨自性使六賊從六門走出於六塵中不雜不染來去自由即
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无念行莫百物不思當念絕即是

法代得者者要示不作後
代得持法者教者謂悟也
法志則此本若下收法下

法縛即名是見悟无念法者万法盡通悟无念法者見諸

仙境界悟无念觀法者至仙位地善知識後代得者常見

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頓教法門同見同行發配

受持如是仙教終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聖位然須傳受徑上已

未嘿然而付衣法發大擔能不退善提即須分付若不同見解

无有志願在、家、勿妄宣信損彼前人究竟无益若惡人不

解誘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仙種性 大師言善知識聽吾

說无相頌令汝迷者罪滅亦名滅罪頌之曰

迷人從福不從道 謂言聽福如是道 亦能供奉福无息

心中三業元來在 若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无造

若解向心除罪家 各自性中真懺悔 若快六業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无罪 孝道之人能自觀 即与快人同一例

大師今傳此頓教 能孝之人同一躰 若欲當未覓本身
三毒惡心裏洗 努力從道莫悠々 忽然虛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頓教法 虔誠合掌志心求
大師說法了事 使在官寮僧乘道俗讚言 无盡昔所未聞
使在禮拜白言 和尚說法實不思議 弟子常有少疑欲問
和尚望意 和尚大慈大悲 為弟子說 大師言有疑即問 須臾三使
若聞法可不如是 西國第一師 達摩祖師 宗旨大師言是 對
弟子見說 達摩大師代果武帝問 達摩 曠一坐已 未造 寺布
施 供養 有功德否 達摩 答言 並無功德 武帝惆悵 遂遣 達摩
出境 未審此言 請和尚 說六祖言 實大功德 使若勿疑 達摩大
師言 武帝善邪 道不識正法 使若問 何以无功德 和尚言 造
寺布施 供養 只是 終福 不可 恃福 以為 功德 之人在法 身非

在於福。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仙性。外行恭敬，若輕一切人。
令我不断，即自无功德。自性无功德，法身无功德。念一行平等真
心，德即不輕。常行於敬，自從身即功。自從心即德。功德自心作福。
与功德別。武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帥有過。使君禮拜，又問弟
子見僧俗常念阿彌陀。仙能生西方，請和而說得。生彼否，望為破
疑。大帥言使君聽，忠能与說世尊在舍衛城。說西方引化經。
又分明去此不遠，只為下根說。近說遠，只緣上智人自而種。
法无短。迷悟有殊，見有隱疾。迷人念仙生彼，悟者自淨其心。所
以仙言隨其心淨，則仙土淨。使君東方但淨心，无罪西方心不淨。
有德迷人，戴生東方。西方所在處，並皆一種心。地但无不淨。西
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三心念仙往，生難到。除惡即行十方无
八邪。即過八千，但行真心到如禪指。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

兼向身求善本同校
者請身下應服一外字

能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似即來迎請若悟无生頓法見西方

只在刹那不悟頓教大乘念似往生路遠如何得但

六祖言惠能^使使君移西方刹那間目前便見使君能見否

使君禮拜若此得見何須往生能和高慈悲為現西方大善

大師言一時見西方无疑即散大眾悟然莫知何事 大師曰夫

衆之作意眩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門外

有六門也有意門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

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仙是自性作業向身求自性迷仙即是

衆生自性悟衆衆生即是仁慈悲即是觀音善捨名為勢

至酥淨是權也平直即是弥勒人我即是須弥邪心即是

海水煩惱即是波浪毒心即是惡龍塵勞即是魚鱉虛妄即

是鬼神三毒即是地獄惡癩即是畜生十善即是天堂天成人

須弥自到除邪心海水竭煩惱无波浪滅毒冥除魚龍絕自心
地上覺性如未施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門清淨照破六欲天下照
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
彼座下聞說讚聲徹天應是迷人了然便見使君禮拜讚言善
哉善哉善哉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大師言善知識若欲修
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々々不修如西方心忠之人在家若修行如
東方人修善但能自家修清淨即是西方使君問和尚在家
如何修能為指授大師言善知識忠能與道俗作无相頌取依此修
行 常與忠能說一處无別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露虚空 惟傳頓教法 出世破邪宗 教即无損漸
迷悟有過疎 吾家頓法門 遇人不可述 說即雖万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闍宅中 常須生忠日 邪未因煩惱 正未煩惱除 邪正忠不用

清淨至无餘	菩提本清淨	起心即是長	淨性於長中	但正除三障
世間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現在已過	与道即相當	色觀自有道
雜道別真道	真道不見道	到頭還自壞	若欲真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无正心	暗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世間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罪	我非自有罪	但去自非心	打破煩惱碎
若欲化惡人	事須有方便	勿令破彼疑	即是菩提見	法无在世間
於世出世間	勿雜世間上	外求出世間	邪見在世間	正見出世間
邪正迷打却	此但是頓教	亦名為大乘	迷未經果切	悟即剎那間

大師言善知識汝等盍詢取依此偈修行去惠能千里常在能邊
 依此不修對面底千里速去已自發法不相符衆人且散惠能歸
 滑溪山衆生若有大疑來彼山間為汝破疑同見仁性合座官
 索道俗禮拜和尚无不喜樂善哉大悟昔所未聞嶺南有福

生仙在此誰能得知一時散盡大師往漕溪山韶廣二州
行化四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與俗的有三十五千說不可盡
看論宗旨傳授壇經以此為幼若不得壇經即無藥受過知法
每年月日姓名遍相付囑無壇經藥承非向南宗弟子也未得
藥承者難說頓教法未知根本豈不先詳但得法者只勸修
行諍是勝負之心與仙道違背世人盡傳南宗能比秀未知
根本事由且秀禪師於南荆府堂楊慧玉泉寺住持修行
惠能大師於韶州城東三十五里漕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
此便立南北何以漸頓法即一種見有遲疾見遲即漸見疾即
頓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漸頓神秀師常見人說惠能法疾
直言見踏秀師遊學門人僧志誠曰汝聰明多智汝與吾至漕
溪山到惠能所禮拜但聽莫言去使汝未所聽得意旨記取

却來與吾說看。忠能見辭，與吾誰疾。遂汝第一早來，勿令吾
惟志誠奉，使歡喜。遂行半月中間，即至漕溪山。見忠能和尚，
禮拜即聽，不言來處。志誠聞法言下，便悟。即啓本心，起立。即
禮拜。白言和尚弟子，從玉泉寺來。秀師審不得，便問和尚。
說便啓本心，和尚慈悲，能盡教。示忠能大師曰：汝從彼來，應是
細作志誠曰：不是。六祖曰：何以不是？志誠曰：未說時，即是。說了，即
不是。六祖言煩惱，即是菩提。亦復如是。大師謂志誠曰：吾聞汝
禪師教人，唯得戒定慧。汝和尚教人，戒定慧如何當？為吾說志
誠曰：秀和尚言戒定慧，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
自淨其意，名為定。此即名為戒定慧。彼作如是說，不知和尚所見
如何。忠能和尚答曰：此說不可思議。忠能所見，又別。志誠問：何以別
忠能答曰：見有過疾，志誠請和尚說所見戒定慧。大師言如此。

將此自非不立戒定惠培基
李本誤作言檢者謂自下
疑脫一性字

聽吾說者吾所見妄心地無疑非自性戒心地无乱是自性空心
地无癡是自性忠 大師言汝師戒定惠勸十根智人吾戒定惠
勸上智人得快自亦不立戒定惠誠言清 大師言不立如何
大師言自性无非无乱无癡念一般若觀照當離法照相有何可立
自性頓體立有漸次所以不立志誠禮拜便不離漕溪山即為人
不離大師左右又一僧名法達當誦妙法蓮華經七年心迷不知
正法之要來至漕溪山禮拜問大師言弟子常誦妙法蓮華經七
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要經上有癡大師智惠廣大教為除疑大師
言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上无癡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
心正空即是持經者一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來對吾
讀一遍吾聞即知汝達取經對大師讀一遍六祖聞已即識仙
惠便已法達說法華經六祖言法達法華經无多語七卷

大佛法達後者謂想亦大
許言法道

此事法達後二乘法事亦亦
本佛道者謂此為佛作此
聖法事經一乘法其後也

盡是解如因緣如未廣說三乘只為世人根欲經文分明无有
 餘乘唯有一仙乘大帥法達此聽一仙乘莫求二仙乘迷即却
 此性經中何處是一仙乘吾与汝說經云諸仙世尊唯此一大事
 因緣故出現於世是正法法如何解此法如何能世聽去說人心不
 思本深空寂離却邪見即一大事因緣內外不迷即離而邊外
 迷者相內迷者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不迷若去此法
 一念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仙知見仙猶文見也 今為四門開
 覺知見悟音知見入竟知見開示悟入上一等入即覺知見見自
 本性即得出世 大帥言法達者常能一切世人心地常自開仙知
 見莫開眾生知見世人心愚迷造惡自開眾生知見世人心正
 起智忠觀照自開仙知見莫開眾生知見開仙知見即出世
 大帥言法達此事法達經一乘法向下今三為達人故汝但依

一仙乘 大師言法道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
心邪法華轉開仙知見轉法華開衆生知見被法華轉大師言
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法道開言下大快涕淚悲泣白言和尚
實未曾轉法華七年彼法華轉已後轉法華念之修行仙行
大師言即仙行是仙其時聽人无不快者 時有一僧名智常未漚
溪山禮拜和尚問四乘法義智常問和尚仙說三乘又言家上乘
弟子不解望為教示惠能大師曰汝自身心見莫著外法相元
元四乘法人心量四等法有四乘見問讀誦是小乘快解義是中
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盡通万行俱備一切不雜染但雜法相
作无所得是家上乘：是家上行義不在口誦汝須自修莫
問吾也 又有一僧名神會而揚人心至漚溪山禮拜問言和尚坐
禪見不見大師起把打神會三下却問神會云打汝痛不痛

神會答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又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大師言吾亦見常見自過患故云亦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人過罪所以亦見亦不見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神會答曰若不痛即同无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即起於恨。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未弄人神會禮拜之。更不言大師言汝心迷不見問善知識竟路汝心悟自見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惠能見否吾不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代得言迷何不自修見否吾不自知。問汝見否。神會作禮便為門人不離漕溪山中常在左右。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环法如。神會大師言汝等十弟子近前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為一方師吾教汝說。不夫本宗。

舉三科法門 執卅六對出沒即離兩息說一切法莫離於性
相若有人問法出諸盡雙皆取法對未去相因究竟二法
盡除更與去妄三科法門者蔭界入蔭是五蔭界
十八界入十二入何名五蔭色蔭受蔭想蔭行蔭識蔭
是何名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何名十二入外六塵中六門何
名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是何名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
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門六塵自性合万法
名為合藏識思量即轉識生六識出六門六塵三六十八由自性
邪起十八邪念自性十八正念惡用即衆生善用即仙用由何等
由自性對外竟无情有五天与地對日与月對暗与明對陰与
陽對水与火對語与言對法与相對有十二對有為无為對有
色无色對有相无相對有濁无漏對色与空對動与淨對清与

善與順對善求本同故
者請順註是順二說

濁對亂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小對長與短對高與下對自性
居起用對有十九對邪與正對癡與惠對愚與智對亂與空
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驗與平對煇愔與善提對慈
與害對喜與順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常與无常
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勝與用對性與相對有情與
无親對言語與法相對有十二對內外境有无五對三身有三對都令
成三十六對也 此三十六對法能用通一切經出入即離而邊如何
自性起用三十六對共人言語出外於離相入內於離空者空則惟
長无明者相惟邪見誇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不合
言語之即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誤言
陳故暗不自暗以明故暗不自暗以明變暗以暗現現明來去
相因三十六對亦復如是 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遂相教授

一卷壇經不失本宗不棄受壇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迷

代流行得過壇經者如見吾親授十僧得教授已寫為壇經

過代流行得者必當見性大先天二年八月三日七月八日蒙門人

告別 大帥先天元年於新州國回寺造塔至先天二年七月告

別 大帥言汝來近前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問為汝

破疑當令進者盡使汝安樂吾老去彼無人教汝法海等衆

僧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云祖言

神會小僧却得善乎毀譽不動任者不得教年山中更將何道

汝今悲泣更有阿誰憂吾不知去處在者不知去處終不利汝

等悲泣即不知吾去處若知去處即不悲泣性无生滅无去无來汝

等盡坐吾与汝一偈真假動淨偈汝等盡誦取見此偈意与吾

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僧衆禮拜請 大帥留偈教心受持偈曰

一切无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寐自有真

雜假即心真 自心不雜假 无真何妄真 有性即解動 无情即无動

若然不動行 同无情不動 若見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无情无仙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若悟作此見 則是真如用

報諸孝道者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前頭人相應

即共論仁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礼初善 此教本无淨 道若失道意

執迷淨法門 自性入生死

衆僧既聞識 大師意更不敢諍 依法修行一時礼拜即知大師不久

住世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 大師言法即付

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逆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

惜身命定仙教是非豈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舍傳汝不

信吾与誦先代五祖傳衣付法誦若據 第一祖建磨碩意即

不合傳衣與吾汝與頌曰

第一祖達磨和尚頌曰 吾大來唐國 傳教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第二祖惠可和尚頌曰 本來場有地 隨地種花生 當來元無地 花從何處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頌曰 花種須因地 地上種花生 花種無生性 於地亦天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頌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種花生 先緣不和合 一切盡無生

第五祖忍和和尚頌曰 有情生下種 无情花即生 无情又無種 心地亦無生

第六祖志融和尚頌曰 心地含性種 法雨即化生 自悟花性種 菩提果自成

能大師言汝等聽吾作二頌 取達磨和尚頌意汝迷人依法頌修行必當

見性 第一頌

心地那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造無明業 見被葉風吹

第二頌 心地正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修般若惠 當來似菩提

六祖說偈已了放眾生散門人出外思惟即知 大師不久住世

六祖後至八月三日食後 大師言汝等在位坐去今共汝等別
 法海問言此頌教法授受傳從上已未至今幾代 六祖言初
 傳授七祖釋迦牟尼 第七大伽葉 第八阿難 第九末田地
 第十高那和修 第十一優婆鞠多 第十二提多迦 第十三伽陀難提
 第十四伽陀難多 第十五脇比丘 第十六富那奢 第十七馬鳴
 第十八毗羅長者梵名 第十九旃樹 第二十迦那提婆 第二十一羅睺羅
 第二十二僧迦那提 第二十三僧迦那舍 第二十四鳩摩羅跋 第
 廿五闍耶多 第二十六婆脩盤多 第二十七摩訶羅 第二十八鶴勒
 那 第二十九師子比丘 第三十舍那婆斯 第三十一優婆塞 第三十二
 僧迦羅 第三十三須婆達多 第三十四南天竺國王 第三太子
 善提連摩 第三十五唐國僧惠可 第三十六僧琛 第三十七道信
 第三十八弘忍 第三十九惠琳自令當今受法 第四十 大師言

今日已後逆相傳受須有依約莫失宗旨 法海又自大師今去
留付何法令後代人如何見仙 六祖言汝聽後代迷人但識衆生
即能見仙若不識衆生覓仙万劫不可得也 吾今教汝識衆
生見仙更留見真仙辭既頌迷即不見仙悟者即見法海殷闡
代流傳世不絕 六祖言汝聽吾与汝說後代世人若欲覓仙但
識衆生即能識仙即傍有衆生離衆生无仙心
迷即仙衆生 悟即衆生仙 惡癡仙衆生 智惠衆生仙 心曠仙衆生
平等仙衆生 一生心若曠 仙在衆生心 一念悟若平 即衆生自仙
我心自有仙 自仙是真仙 自若无仙心 向何處求仙
大帥言汝等門人好住老留一頌在自性見真仙辭既頌後代迷以
此頌忘 即見自心自性真仙与汝此頌吾共汝別頌曰
真如淨性是真仙 邪見三毒是真魔 邪見之人魔在舍

當未圓滿真元窮奧至
本作者兼負漏最真世

正見之人仙即過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未住舍
正見忽除三毒心	魔變成仙真無假	化身報身及淨身
三身元本是一身	若向身中覓自見	即是成仙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意未圓滿真元窮	姪性本身淨性因	除姪即無淨性身
性中但自欲五欲	見性剝離即是真	今生若悟極教門
性即眼前見世尊	若欲修行求覓仙	不知何處欲覓真
若能身中自有真	有真即是成仙因	自不求真外覓仙
去覓摠是大癡人	頓教法者是西流	救度世人須自修
今保世間孝道者	不於此是大愆	
大師說偈已了道	告門人曰汝等好住	令共汝別吾去已後莫作
世性悲泣而受人	不以錢帛著孝衣	即非聖法非我弟子

頌得上根智深信佛法
崇奉本外通融全上根知
心信佛法

如吾在日一種一時端坐徑无動无靜无生无滅无去无来无是
 无非无住惘然寂淨即是大道吾去後埋依法修行共吾在日
 一種吾汝在世汝達教法吾住无益 大師云此語已夜至三更
 奄然遷化 大師春秋七十省六大師滅度之日寺内異年且氣
 氛數日不散山崩地動林木變白日月无光風雲失色八月三日滅
 度至十一月迎和尙神坐於漕溪山葬在龍龕之內白光出現直
 上衝天三日始散 韶州刺史車梅立碑至今供養此壇經法海
 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回孝道、除、无常付門人培真在嶺南傳
 溪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如付此法通得上根智深信仙
 法至悲大悲持此經以為藥承於今不絕和尙本是韶州曲江縣
 人也 如未入涅槃法教汎東上共傳无住即我心无住此真菩薩說
 真實示行喻唯教大智人示旨於凡度信修行遭難不退

四、日本龍谷大學藏大谷光瑞本照片

南梁預教、單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三、禮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說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

戒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法受無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萬餘人韶州刺史李德及諸官寮三十餘人儒士餘人目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世與學道者承此經有師相傳授有所依約以為稟承說此壇經餘大

敦煌壇經新書附冊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敦煌壇經新書附冊目錄】

代序

寫在《敦煌壇經新書》出版之前

謝清佳【一】

論述

敦煌《六祖壇經》讀後管見

潘重規【十一】

論述

敦煌寫本《六祖壇經》中的「獼猴」

潘重規【四九】

論述

破除佛教經典的文字障：

潘重規《敦煌壇經新書》評介

王俊彥【七一】

人物

本無色相住虛空——

訪國學大師潘重規

岫峨採訪【八一】

寫在敦煌壇經新書出版之前

從潘教授家裡出來，捧著敦煌壇經新書的手稿，車行在敦化南路上，儘管車窗外是熙攘的人群，天下著毛毛細雨，一時之間，思潮澎湃，難以平靜，彷彿剎那間離開了二十世紀的敦化南路，回到了古老古老以前……。

感念盡虛空遍法界無盡的因緣，方能讓六祖壇經以本來面目重現世間。看著四種敦煌本子的壇經手寫本的影印稿，一時之間，時空似乎錯亂了。很難想像約莫在六祖大師圓寂後三十年左右，當時人一筆一筆手抄的壇經的完整的本子，至今仍留存在世間。彷彿又見到當時的寫經人，虔誠地一筆一筆地寫著，留下了最珍貴的法寶。

當年寫下的這本法寶，因為某些因緣際會，塵封敦煌石窟，於一千

餘年之後，重現人世。這些敦煌壇經應該是六祖壇經中最真實的版本，敦煌寫本只有一萬二千字，惠昕本就有一萬四千字，而明藏本竟增到二萬一千字，可見後世的壇經版本，不乏後人的增補。近代重現於世的敦煌寫本，正可讓世人重睹壇經的本來面目。但因文字的演變，而致許多在當時約定俗成的文字，在今天看來卻是錯字、別字；又有一些地方，若對當時代文字缺乏認識，讀起來，不知其意。由於這些文字障礙，使得許多日本學者，鄙視敦煌壇經寫本，名之為「惡本」，正如潘老師在緒言中所說：

「許多研究敦煌學的學者，對著滿目謬誤的惡本，抱著鄙視淺劣鈔手的心理，遇到讀不通處，便以為是鈔手誤鈔，更常常自以為是，擅自竄改。於是臆說繁興，造成了敦煌寫本的一大障礙。」

著名學者胡適曾寫了一篇文章，振振有辭的說明六祖壇經是神會偽造的，其所持的理由之一，就是敦煌寫本鈔手水準不高，錯別字多。

因此，這本法寶雖然重現世間，若無對那個時代的文字的知識，也無法認識法寶的廬山真面。譬如說，敦煌寫本，結語四字作「今諸蜜意」。以今天的語文習慣來看，實不知所云，其實，「令」寫作「今」，「知」寫作「諸」，而「密」寫作「蜜」，都是當時人的習慣，原來當時的「今諸蜜意」就是今天的「令知密意」。由於這個緣故，敦煌壇經寫本就極需要一位敦煌學的文字學家作我們的眼目，替我們除卻文字上的迷障，好讓六祖壇經的真面目，為今人所瞭解與確認。

說來也是無盡的因緣，沒有人重視，沒有人祈請，沒有人鼓吹，也沒有人贊助，然而，默默的，冥冥之中，好像就有安排。當今中外敦煌學學者為數不多，學者在研究、發表論文、寫書、上課之餘，又有那一位能夠在忙碌的日子中，抽出時間來整理這部經典呢？或許就是中國人和禪宗的特殊因緣吧，就有這麼一位中國老教授——潘重規老師，不求名、不謀利，以老病之身，戰戰兢兢，整理考證，不辭千辛萬苦，前後為時五年，總要讓後世子孫，能一睹壇經真貌，總要讓佛法長住世間，也正如潘老師在緒言中所言：

「凡茲所為，惟欲破除讀敦煌壇經的文字障，俾百世以下，讀者如親聆大師音旨。」

潘老師今年八十六歲，在整理敦煌壇經之中，曾在八十四歲和八十六歲兩度住院開刀，說老師是以老病之身，為法忘身，完成這個艱鉅的任務，一點也不為過。說老師是「戰戰兢兢」，也是一點也不誇張。學佛的人都知道，整理佛經典籍，一定要如其實際，若增一字是增益謗，若減一字是減損謗。謗法之過，斷眾生的法身慧命，當墮無間罪業。若非真誠為法忘身，誰又敢於承擔這個任務？若非菩薩心，又有誰願意承擔這個任務？潘老師不是不知道整理佛經典籍的嚴重性，但是他秉持著為天下蒼生留下最真實的壇經的本子的信念，完全不計後果，毅然而為之，展現了中國儒者的風範，也是菩薩心的再現，誰知其中的難為，誰又知其中的孤獨與艱苦？所以緒言中有這麼一段話：

「明末王起隆《重鐫曹溪原本法寶壇經緣起》之言曰：『佛門宗印，一絲不得走移；祖師言句，一字不容增減。壇經開頓教門，五宗之所出，固佛祖心髓也，可竄易乎？可顛倒乎？可增減刪改乎？自至元迄今，三百餘年矣。即萬歷己酉迄今，亦四十四年矣。東南所行壇經，罕見曹溪原本，概多宗寶方冊。方冊改本之雲霧不除，曹溪原本之杲日青霄何從見仰。洵可悲可痛！必先商流原本，方可徐議銷毀改本也。』王氏之言，指明曹溪原本之當流通，校勘原本之當慎重，至為痛切。余何人斯！豈敢妄參筆削！然王氏所稱原本，實仍改編刻本。今幸地不愛寶，得睹石窟遺書，英倫藏卷，乃真曹溪原本。豈敢不竭管窺所得，重加寫定，求正當世，冀減罪愆。倘荷大德通人，憫其愚誠，匡其違失，曷勝大願！」

這段話足為後世學佛人深思。回想自己，修為欠缺，急躁心未除，總以為眾生請命為藉口，仗著老師不會給我難看，這幾年來，屢次當面催促，哪裡能體諒老師的心情？

記得今年暑假將過之時，老師說已整理鈔寫完成。大夥（包括張仲陶教授、陳井星博士，和家兄謝清俊教授）很興奮地來到老師家，談了一會，老師說：「還要再仔細從頭校一遍」。那份慎重之情，非比尋常，讓我印像深刻。其後，陪同老師赴中華醫院診病，在候醫時，老師說：「重新再看過一次，似乎比較有一點信心」。知其難為而為，戰戰兢兢，捨我其誰？不禁讓我想起正氣歌的幾句話：「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典型在夙昔」。依稀之間，彷彿看到了一位恂恂然的儒者，不在夙昔，而就在眼前。

此外，尚有一事值得一說。記得當天大夥在老師家商討出版計劃時，關於潘老師曾發表的一篇論文，該文反駁胡適所謂壇經是偽造的說法。依我們幾人的意思，要把這篇論文放在敦煌壇經新書的附錄中一起出版。這個想法，老師原也同意，但是，當天，老師緩緩說道：「這次整理稿子，看到六祖與他意見不合之人，總是不與爭辯，而合掌令歡喜，若把反駁胡先生的文章附在後面，似乎不符合六祖的作風。」老師說出來之後，我才警覺到自己的心量不夠廣大，學佛近七年，還是這麼懵昧無

知，糊裡糊塗，壁壘分明，完全沒有能把經典的教誡，用在日常生活處世待人接物之中。光是懂得一點佛學，又哪裡是真學佛，又哪算得上是佛弟子。老師這番話，直似祖師的棒喝！

至於說老師整理敦煌壇經寫本不為名，不謀利，事實上，確實是如此。一開始，老師就一再強調只要流通，不要報酬，完稿之後，當可找出版商出版，必可獲得稿酬，事實上，也已經有出版商聞風而至（中央日報有一則新聞報導潘老師整理壇經之事），但為老師婉拒。卻把出版流通的事交給我們這幾個學字的學生。

另有一件事，更可以說明老師毫無私心。這本敦煌壇經新書，一則怕校對排版費時費事，而又難以盡善盡美，再則恐怕一些古字，今天的印刷體沒有，所以老師決定親自用毛筆謄寫清稿。老師的書法，師承沈尹默先生，自成一家。所以手寫的這本清稿，彌足珍貴。我和老師相識沒有幾年，所謂師生之誼，也不過是每一二個月見一次面，寫寫字，聊聊天而已。老師的高足滿天下，我只算得上是在師門之外徘徊之人。但是，老師堅持要把親自手寫的壇經新書的清稿留給我。初聞之下，很不

知所措，懇辭再三。這份清稿老師不傳給自己的子女，不傳給入門的學生，卻傳給我這師門之外懵懵懂懂的佛弟子，其中是否亦有宿世因緣？為了佛法，也為了書法，我會為天下眾生找尋一處最穩妥的處所來安置、保存這份敦煌壇經新書的手稿。

讀著潘老師一筆不苟的正楷寫成的手稿，不禁想起一千多年前敦煌寫本的寫經人，驀然想起掛在室內，老師賜我的一幅字，是一首自抒感懷的七言詩：

「彷彿童年上學初，廢宮徒倚待繙書；

蟲沙猿鶴無窮劫，準擬今生作蠹魚。」

詩旁小注：旅居巴黎日趨法國國家圖書館繙閱敦煌卷子，館鄰有廢皇宮，輒徘徊廢宮林蔭間，待館門啓，即趨入，惟恐後時，儼如童年上學情景。

後面印章上的署名是「敦煌石窟寫經生」。當年的寫經人，今天讓

壇經重現本來面目的「寫經生」。這時空差距，因緣際會，誰又能了知其中是什麼樣的因緣？而我又何其有幸，得以參與此一盛會，不禁感慨師恩浩蕩，佛恩難思。何以報師恩？何以報佛恩？唯有發菩提心，老實念佛，精進修學，以如說行，自覺覺他，盡力而為，祈能報佛恩師恩於萬一。最後，以我淨土修行人的心願，謹代表潘老師將整理敦煌壇經的功德，迴向給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眾生往生西方，共登覺岸，圓證菩提。

佛弟子 謝清佳

敬寫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廿七日

註：作者謝清佳博士現任職於臺灣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是淨空法師弟子。

敦煌六祖壇經讀後管見

潘重規

禪宗，是中國佛教史上影響最大的宗派，而壇經則是後世奉為禪宗唯一的經典，也是中國人所寫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尊稱為經的典籍。壇經紀錄了禪宗創始人惠能的言論，代表了禪宗的基本觀念，在中國思想史上同樣佔有崇高和重要的地位。

過去讀壇經的人，大多數是以明藏本的壇經為唯一通行的讀本。到了近代，敦煌的寫本發現了，日本的興聖寺本、大乘寺本出版了，壇經的研究纔進入了一新的階段。談到敦煌寫本壇經，現藏倫敦不列顛圖書館，編號為斯五四七五，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按原本不分章節校定，編入第四十八冊。日本學者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分章節的校定本刊

行後，並收入民國普慧大藏經。流通行世，逾數十年。此外尚存世的敦煌寫本：一為北京圖書館藏八〇二四號寫本，首尾不全；一為敦煌市博物館所藏任子宜本；一為旅順博物館原藏大谷光瑞本。大谷光瑞本現下落不明，但日本龍谷大學藏有照片【一】。

各本文字雖小有異同，卻可能出自同一個底本。由於敦煌寫本文字的書寫習慣，與後世頗異，歷來都認為是抄寫的訛誤。故宋仁宗至和三年（一〇五六）吏部侍郎簡法寶壇經序云：

「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

可見宋代人即視寫本文字為鄙俚繁雜。直至現代，學者仍多持此種見解輕視寫本。如近人任繼愈教授敦煌壇經寫本跋云【二】：

「敦煌本壇經錯字別字，連篇累牘，說明傳抄者的文化水平不高。」

至於日本學者如矢吹慶輝、鈴木大拙、宇井伯壽、柳田聖山諸教授，莫不鄙視壇經寫本，名之為「惡本」。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研究」（昭和十六年岩波書局出版）卷首「壇經考」，歷指敦煌寫本偏旁之誤（如打掬作木、往作佳、代作伐等。）【三】。此種看法，頗易對寫本內涵，產生一種不信任感。因此許多研究敦煌學的學者，對著滿目謬誤的惡本，抱著鄙視淺劣抄手的心理很容易造成了誤抄誤認的過失。遇到讀不通處，更常常自以為是，擅自改動。於是各逞臆說，造成了讀敦煌寫本的一大障礙。

我經過長期涉獵敦煌寫本之後，啓發了我一個客觀深入的看法。我認為語言文字，是心靈思想的符號。人人都有表達思想的慾望，人人都有創造語文的權利。所以荀子正名篇說：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

荀子所謂名，即是文字。所謂約定，即民意所公認。所謂俗成，即大眾所通用。文字經約定俗成，足為標準，謂之正字。正字既已通行，復有人改變正體，斯為新造文字。新造之字，如得大眾認可，獲大眾使用，這亦是約定俗成。約定俗成的文字，便不容任何人把它抹殺。根據這一理念，加以觀察，許多敦煌寫本中我們認為是訛誤的文字，實在是當時約定俗成的文字。它們自成習慣，自有條理，它們是得到當時人的認同的。我們站在現代人的立場，覺得違背了我們的習慣，我們認為它是錯誤。如果站在他們的立場，他們亦會覺得我們違背了他們的習慣，會認為我們是錯誤。

例如現代人把疑問詞寫作「麼」，而敦煌寫本多作「摩」或「磨」。其實摩、磨、麼都沒有疑問的意義，同樣都是用的同音通假字。現代人認為敦煌寫本是抄手的錯誤，敦煌寫本的抄手同樣可以說現代人是錯誤。因此如果不通曉敦煌文字書寫的習慣條理，就很難讀通敦煌俗寫文

字。現存的敦煌卷子，一篇作品，往往有多個寫本，可以互相校對，互相印證。

例如敦煌變文集中伍子胥變文：「有兩個外甥」，一本寫作「有兩個甥」，另一本寫作「有兩個甥甥」，因此知道「外」、「甥」、「甥甥」都是外字。又如太子成道經：「四天王喚衣太子」，一本作「四天王喚於太子」；「啓告於我」，一本作「啓告依我」。又醜女緣起：「今世足衣足食」，一本作「今世足於足食」，因此知道「衣」、「依」、「於」三字可互相通用。又如太子成道經：「誰之弟子」，一本作「誰知弟子」；降魔變文：「三世諸佛」，一本作「三世之佛」，因此知道「諸」、「知」、「之」三字可以互相通用。

我綜合歷年來研究所得，於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八月，在臺北中央研究院召集的漢學會議中，提出了一篇「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的論文（見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國七十年十月出版）。我把敦煌文字俗寫的習慣，歸納成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行草無定、通假無定、標點無定等等條例。字形無定，如人

、入不分，雨、兩不分，瓜、爪不分等；偏旁無定，如木、扌不分，彳、彳不分等；繁簡無定，如佛作仏、舍作舍等；行草無定，如風作𩇛、門作冫等；通假無定，如是通事，須通雖等。標點符號亦和現代通行符號大不相同，如刪除符號作「卜」等。這種種現象，正和遼代沙門行均編纂的龍龕手鑑完全相符。原來龍龕手鑑是根據宋以前寫本編成的一部字書，所以人部的字和彳部不分，瓜部的字和爪部不分，木部的字和扌部不分。甚至同一個雨字，可以用作雨，亦可以用作兩，並同收在雨部中。這種種狀況，證明了敦煌寫本使用的文字，正是當時通行的文字，而不是近代人眼中心中的惡本訛字。我們認清了這一事實，我們必須承認敦煌寫本確是當時普遍通行的抄本，並非被後世輕視的所謂誤本惡本。

我們把這種錯覺掃除後，再仔細觀察這個倫敦所藏的壇經寫本，便應該承認它是一個很質樸、很接近原本的早期抄本。這個抄本，據印順法師說【四】：

慧能在大梵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傳說由弟子法海紀錄，為「壇經」的主體部分。這在慧能生前應該已經成立了。等到慧能入滅，於是慧能平日接引弟子的機緣，臨終前後的情形，有弟子集錄出來，附編於被稱為「壇經」的大梵寺說法部分之後，也就泛稱為「壇經」。這才完成了壇經的原型，可稱為曹溪原本。

我們根據印順法師的說法來觀察倫敦藏本，可以說是非常接近原本的。首先看倫敦藏本的題目，寫作：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

兼受無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壇經尊稱為經，當然是出於當時人和後學者的推崇。為什麼稱為壇經？這是由於開法傳禪的壇場而來。當時的開法，不是一般的說法，是

與懺悔、發願、歸依、受戒等相結合的傳授，這是稱為「法壇」與「壇場」的理由，也就是被稱為「壇經」「壇語」的原因【五】。壇經一開始就說：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受（敦煌俗寫文字受、授不分，受即授。）無相戒。……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

說的法是南宗頓教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法。說法的人是六祖惠能。同時又授無相戒，所以說「兼授無相戒」。記錄的人，是弟子法海。寫本的內容和寫本的題目是互相吻合的。後來傳刻的壇經，就把原來的題目改動了。由敦煌寫本的題目對照看來，敦煌本是很接近原本的抄本。

其次，我們看敦煌寫本末尾有一段題記，是抄寫人說明抄寫的來歷。壇經開始便說：

「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依約，以為稟承，說此壇經。」又說：「大師往漕溪山，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與俗，三五千人說不盡。若論宗旨，傳授壇經，以此為依約；若不得壇經，即無稟受。須知去處、年、月、日、姓名，遞相付囑。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也。」

六祖臨終前，又囑付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志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神會說：

「汝等拾弟子近前，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為一方頭。」
「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本宗。不稟授壇經，非我宗旨。汝今得了，遞代流行，得遇壇經者，如見吾親授。拾僧得教授已，寫為壇經，遞代流行，得者必當見性。」
「大師言：今日已後，遞相傳授，須有依約，莫失宗旨。」

可見壇經是說法的紀錄，編成壇經後，便用作修行的課本。各為「一方頭」的十弟子，當然持有寫本，其他弟子門人亦應有傳抄本。倫敦藏敦煌寫本，似乎就是傳抄本之一。我們看它末尾一段題記說：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滌。道滌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同現）今傳受此法。如付此法，須得上根之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經以為依承，於今不絕。和尚本是韶州曲江縣人也。如來入涅槃，法教流東土，共傳無住，即我心無住。此真菩薩，說真示，行實喻，唯教大智人。是旨依，凡度誓修行，修行遭難不退，遇苦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法。如根性不堪，材量不得，雖求此法，建立不得者，不得妄付壇經。告諸同道者，令知蜜意。

據這段題記，這位抄寫壇經的人，可能是和悟真同時的南宗弟子，亦許就是法海、道滌的門人。抄寫時間，可能在六祖去世之後不超過三十年的時間【六】。六祖滅度的時間是先天二年（七一三），這個寫本

的底本應是在西元七四〇年前後，由這位南宗弟子抄錄保存的。

至於後人種種竄改的猜想，似乎都未必合於事實。因為壇經是六祖門下修行頓教法的依據，是學侶們共同稟受的課本，是師徒輩遞相傳抄的教材，這位嶺南的南宗弟子，抄寫了這部壇經，並記下這部壇經的來源，說明此壇經的集記人是上座法海，又說明法海和尚是韶州曲江人，以及法海和尚傳付壇經的同學弟子。由題記敘說，可以看出抄寫承傳的經過。他私人抄寫保存，作為清修的典範，豈容旁人竄改！有人說，與神會同時的南陽慧忠國師曾說：

「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卻三五百眾，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糝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

可見壇經早有人竄改。不過，慧忠國師北國遊方，見人改壇經是一回事；嶺南弟子私人的抄本，不容旁人竄改，是另一回事。這一未經竄

改的私人抄本，闕藏在敦煌石窟千年後，被人發現，它的接近原本的真實性，似乎是不容懷疑的。

我們再看，敦煌寫本壇經一氣寫下，不分章節，和劃分章節的後世刻本不同。這是由於刻本經後人科判潤色，分出章節，修飾詞句，又雜糅事蹟，一再增改，與原本愈去愈遠。惟宋初惠昕所編刻的壇經，其底本為唐代寫本，改動亦較少。惠昕本分二卷十一門，編定的時間為宋太祖乾德五年（九六七）五月【七】。鈴木大拙昭和八年（一九三三）複製興聖寺藏本，號稱為興聖寺本，前有手寫的惠昕序文：

我六祖大師，廣為學徒說見性法門，總令見性成佛，目曰壇經，流傳後學。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於思迎塔院分為兩卷，凡十一門。貴接後來，同見佛性者。

興聖寺本最後還保留了寫本的附記云：

洎乎法海上座無常，以此壇經付囑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圓會，遞代相傳付囑，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也。

倫敦藏本、敦博館藏任子宜本和惠昕所據的寫本，都是溯源於上座法海。興聖寺本凡五傳，但沒有說明是同學或是門人，卻比敦煌本的悟真又多了一位圓會，應該是晚一二十年的抄本。兩本的傳授，不完全是師與弟子的傳承，同門間亦可彼此傳抄。所謂付者，只是付與同門或弟子傳抄。並不一定如傳衣之傳，只此一衣，代代遞傳。所以敦煌、惠昕二本傳授次第，雖小有不同，但仍有其共同性，那就是都從集記壇經的上座法海而傳到悟真。法海與悟真間，敦煌本是法海的同學道滌。興聖寺本是志道與彼岸。志道亦是六祖十弟子之一，亦是法海的同學【八】。可見早期的寫本壇經，是同門間彼此研習的講義。

宋以後的刻本壇經，則是問世流通的出版著作。早期講義，是聽講的筆錄，隨聽隨記，不分章節，文字亦較質樸，接近口語。流通問世的刻本，則力求讀者悅目易曉，故章節分明，文辭亦多加修飾。內容情節

，更是刻意增添。增添的情節，有的可能是當時的事實，有的是合情合理的描寫，有的則是刻意的誇張，或荒誕的傳說。刻本愈後，原本的真相改變愈多。因此敦煌寫本只有一萬二千字，惠昕根據寫本改編後的刻本亦不過一萬四千字，以後的明藏本竟增加到二萬一千字【九】。我們看敦煌寫本，六祖說他往黃梅求法時，只有簡單幾句：

「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

惠昕本便補充了辭親以前一段合情合理的敘述：

「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惠能安置母畢，便即辭親。」

又如神秀作偈，未得印可，五祖命再作一偈，構思不得時，敦煌本

說：

「秀上座去數日，作不得。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唱誦此偈。」

惠昕本作：

「神秀作禮便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經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倡誦其偈。」

中間刻意描寫神秀失意不安情況，不似惠能說法口吻，顯為惠昕本後加。又如六祖自言拜讀神秀偈語，並自作一偈，請人題壁，敦煌本只說：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惠聞已即識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閒壁上題著。」

到了惠昕本，便詳細說出了讀偈題偈人的姓名履歷。它說：

「童子便引惠能到南廊禮拜偈頌，為不識字，請一上人為讀，若得聞之，願生佛會。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一聞，即識大意。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書于壁上。別駕言：『獼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啓別駕言：『若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俗諺云：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張日用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于壁上，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

又如六祖得傳衣法後南歸，敦煌本只說：

「若住此閒，有人害汝，汝即須速去。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登時便五祖處分：『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

此法。難起在後，弘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與吾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

惠昕本便添了許多描寫，說：

「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須速去。惠能言：『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得出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其時領得衣鉢，三更便發南歸。五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五祖把艖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艖。』五祖言：『只可是吾度汝，不可汝度吾，無有是處。』惠能言：『弟子迷時，和尚須度；今吾悟矣，過江搖艖，合是弟子度之。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又不正，蒙師教旨付法，今已得悟，即合自性自度。』五祖言：『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五年勿說佛法。難起已後，行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與吾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

惠昕本還有補綴事實，附注在一章之末，預備插入正文的情況。如敦煌本云：

「唯一僧，姓陳名惠順，先是三品將軍，性行麤惡，直至嶺上來，把著惠能，即還法衣，又不肯取。『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上，便傳法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順即卻向北化人來。」

惠昕本作：

「唯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惡。直至大庾嶺頭，趁及惠能。便還衣鉢，又不肯取。言我欲求法，不要其衣。惠能即於嶺頭，便傳正法。惠明聞法，言下心開。惠能卻令向北接人。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經五年，常在獵人中；雖在獵中，每與獵人說法。至高宗朝，到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

經。時有風吹旛動，一僧云旛動，一僧言風動。惠能言：『非旛動、風動，人心自動。』印宗聞之悚然。」

惠昕本加敘了許多情節之後，在悟法傳衣門的末尾，又用小字雙行記云：「祖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這個附注，後來刻本壇經，便都改編成為正文了。像這類添加情節的文字，顯然都是惠昕本為壇經做的補充。其他文字間的異同，由於敦煌寫本文辭質樸，較近口語；刻本經後人潤色，則較近文言。如敦煌本云：

「使君問：『法可不是西國第一祖達磨祖師宗旨？』大師言：『是。』弟子見說達磨大師化梁武帝，帝問達磨：『朕一生已來，造寺布施供養，有功德否？』」

惠昕本作：

「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帝問曰：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

惠昕本於「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下加一「乎」字，「大師言是」下加「公曰」二字。「弟子見說達磨」改為「弟子聞達摩。」皆是潤色口語，變成文言。

又如敦煌本：「神秀師常見人說，惠能法疾直指路。」

惠昕本作：「秀聞能師說法徑疾，直指見性。」

敦煌本：「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為一方頭。」

惠昕本作：「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

把「見說」改為「聞」，把「頭」改為「師」，很明顯的，都是把口語改為文言。從最早的刻本來觀察增改的情況，更可證明敦煌本確是

現存行世的最早寫本，亦是最接近原本的寫本。

不料這個倫敦藏敦煌本壇經，亦即是最接近原本的壇經，問世不久，卻被胡適之先生提出了神會偽造壇經的新見解，造成了震憾壇經的大問題。他的荷澤大師神會傳（胡適文存第四集云）【十】：

敦煌本壇經說：先天二年，慧能將死，與眾僧告別，法海等眾僧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六祖言：「神會小僧，卻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餘者不得。……」最可注意的是慧能臨終時預言——所謂「懸記」：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言，「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遼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傳。……」此一段今本皆無，僅見於敦煌寫本壇經，此是壇經最古之本，其書成於神會或神會一派之手筆，故此一段暗指神會在開元、天寶之間「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的一段故事……。

二十餘年後建立宗旨的預言是神會一派造出來的，此說有宗密為證

。宗密在禪門師資承襲圖裏說：傳末又云：「和尚將入涅槃，默受密語於神會，語云：從上已來，相承准的，只付一人。內傳法印，以印自心，外傳袈裟，標定宗旨。然我為此衣，幾失身命。達磨大師懸記云：至六代之後，命如懸絲。即汝是也。是以此衣宜留鎮山。汝機緣在北，即須過嶺。二十年外，當弘此法，廣度眾生。」這是一證。

宗密又引此傳云：「和尚臨終，門人行滔、超俗、法海等問和尚法何所付。和尚云：所付囑者，二十年外，於北地弘揚。」又問誰人。答云，「欲若知者，大庾嶺上，以網取之。」（原注：相傳云：嶺上者，高也。荷澤姓高，故密示耳。）這是二證。（重規案：宗密記荷澤得法傳受事蹟，與壇經頗相近，只能說宗密說本於壇經，不能指為壇經是偽造的證據。壇經本非偽造，如何可輕易說，「凡此皆可證壇經是出於神會或神會一派的手筆」。）凡此皆可證壇經是出於神會或神會一派的手筆。（重規案：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云：「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中宗使臣傳言之際，度當亦以壇經進呈，故云「其說具在，今

布天下」，天下共聞的壇經，神會如何能夠偽造？（敦煌寫本壇經留此一段二十年懸記，使我們因此可以考知壇經的來歷，真是中國佛教的絕重要史料……）。

今據巴黎所藏敦煌寫本之南宗定是非論及神會語錄第三殘卷所記，滑臺大雲寺定南宗宗旨的事，大致如下。唐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神會在滑臺大雲寺演說菩提達摩南宗的歷史，說：「達摩……傳一領袈裟以為法信，授與惠可，惠可傳僧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惠能，六代相承連綿不絕。」他說：神會今設無遮大會，兼莊嚴道場，不為功德，為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為天下學道者辨是非。」他說：秀禪師在日，指第六代傳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稱為第六代。今普寂禪師自稱第七代，妄豎和尚為第六代，所以不許。」他又說，久視年中，則天召秀和尚入內，臨發之時，秀和尚對諸道俗說：「韶州有大善智識，元是東山忍大師付屬，佛法盡在彼處。」這都是大膽的挑戰。其時慧能與神秀都久已死了，死人無可對證，故神會之說無人可否證。（規案：六祖密受弘忍衣法，乃神秀口說。全唐文卷十七載中宗召曹溪惠能御札云

：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這是神秀說六祖密受衣法的堅證。王維六祖能禪師碑銘亦說：「（忍大師）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這些清楚翔實的紀錄，充份證明了壇經所載六祖自述得衣法的經過，絕非虛構。即使神秀復生，他亦會承認而不會否認。胡先生動輒說壇經是神會偽造，六祖根本沒有傳受弘忍衣法等等空話，眼前擺著的事實，不知胡先生如何否認得了。）

但他又更進一步，說傳法袈裟在慧能處，普寂的同學廣濟曾於景龍三年十一月到韶州去偷此法衣。此時普寂尚生存，但此等事也無人可以否認，只好聽神會自由捏造了。（規案：普寂尚生存，如何說「無人可以否認？同學偷法衣，如何可以不辨白？神秀是「兩京法主，三帝國師」，普寂是神秀嫡胤，信眾無數，有的是「宿將重臣」，「賢王愛主」，為什麼要聽神會自由捏造？）當時座下有崇遠法師，人稱為「山東遠」起來質問道：「普寂禪師名字蓋國，天下知聞，眾口共傳，不可思議

。如此相非斥豈不與身命有讎？」神會侃侃地答道：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我今謂弘揚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眾生知聞，豈惜身命？」這種氣概，這種搏獅子的手段，都可以震動一時人的心魄，故滑臺定宗旨的大會確有『先聲奪人』的大勝利。先聲奪人者，只是先取攻勢，叫人不得不取守勢。神會此時已是六十七歲的老師，（重規案：普寂此時年八十三，比神會更為老師。）我們想像一個眉髮皓然的老和尚，在莊嚴道場上，登獅子座，大聲疾呼，攻擊當時『勢力連天』的普寂大師，直指神秀門下『師承是傍，法門是漸』（宗密承襲圖中語），這種大膽的挑戰當然能使滿座的人震驚生信。即使有少數懷疑的人，他們對於神秀一門的正統地位的信心也遂不能不動搖了。所以滑臺之會是北宗消滅的先聲，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主傳說他『龍鱗虎尾，殉命忘軀』，神會這一回真可說是『批龍鱗，履虎尾』的南宗急先鋒了。：他的勢力在這一千二百年中始終沒有隱沒。因為後世所奉為禪宗唯一經典的六祖壇經，便是神會的傑作。壇經存在一日，便是神會的思想存在一日。

我在上文已指出壇經最古本中有『吾滅後二十餘年，……有人出來，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的懸記，可為此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鐵證。神會在開元二十二年在滑臺定宗旨，正是慧能死後二十一年。這是最明顯的證據。壇經古本中無有懷讓、行思的事，而單獨提出神會得道，『餘者不得』，這也是很明顯的證據。此外還有更無可疑的證據嗎？我說，有的。韋處厚（死于八二八）作興福寺大義禪師碑銘（全唐文七一五），有一段很重要的史料：「在高祖時有道信叶昌運，在太宗時有弘忍示元珠，在高宗時有惠能筌月指。自脈散絲分，或遁秦，或居洛，或之吳，或在楚。秦者曰秀，以方便顯。（適按，此指神秀之五方便，略見宗密圓覺大疏鈔卷三下。五方便原書有敦煌寫本，藏巴黎。）普寂其胤也。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壇經傳宗，優劣詳矣。吳者曰融，以牛頭聞，徑山其裔也。楚者曰道一，以大乘攝，大師其黨也。」大義是道一門下，死於八一八年，其時神會已死五十八年。韋處厚明說壇經（壇經）是神會門下的『習徒』所作。（傳宗不知是否『顯宗紀』？）可見此書出於神會一

派，是當時大家知道的事實！但究竟壇經是否神會本人所作呢？我說，是的。至少壇經的重要部分是神會作的。如果不是神會作的，便是神會的弟子採取他的語錄裏的材料作成的。但後一說不如前一說的近情理，因為壇經中確有很精到的部分，不是門下小師所能造作的。我信壇經的主要部分是神會所作，我的根據完全是考據學所謂內證。

壇經中有許多部分和新發現的神會語錄相同，這是最重要的證據。我們可以略舉幾個例證。（例一）定慧等〔壇經敦煌本〕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第一勿迷言慧定別。定慧體一不二。即定是慧體，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壇經明藏本〕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神會語錄〕即定之時是慧體，即慧之時是定用。即定之時不異慧，即慧之時不異定。即定之時即是慧，即慧之時即是定。何以故？性自如故。即是定慧等學。（第一卷）（例二）坐禪……（例三）闢當時的禪學。……（例四）論金剛經……（例

五)無念……以上所引，都是挑選的最明顯的例子，我們比較這些例子，不但內容相同，並且文字也都很相同，這不是很重要的證據嗎？……如果我們的考證不大錯，那麼，神會的思想影響可說是存在壇經裏。柳宗元作大鑿禪師碑，說：「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我們也可以這樣說神會：「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其實皆本於荷澤。」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勳，永久的影響。

總括胡先生的主張，他認為神秀與慧能同做過弘忍的弟子，當日既無袈裟傳法的事，也沒有「旁」「嫡」的分別。「師承是旁的口號，不過是爭法統時一種方便而有力的武器。」（胡適文存第四集楞伽宗考，頁二二六——二三四。）在胡先生的心目中，神會為了爭法統，捏造出五祖傳衣法、命慧能為六代祖的事實。又偽造一部壇經，作為自己得受懸記的憑證。這一位轟轟烈烈，不惜身命，為師門爭正義，為佛法明是

非的烈士高僧，被胡先生考證後，竟成了一個捏造事實，假造文書，死爭名位的卑鄙小人。為了六祖傳衣，壇經弘法，甚至為了神會的殉道精神，我們不能不對胡先生說法，加以辨白。

根據胡先生提出神會偽作壇經的證據，最重要的有四樁：一是壇經有神會「定佛教是非」的懸記；二是壇經無懷讓、行思的事，而單獨提出神會得道，餘者不得；三是韋處厚大義禪師碑銘明說壇經是神會門下的習徒所作；四是壇經中有許多部分和新發現的神會語錄相同。現在分別加以觀察。

一、胡氏認為敦煌本壇經有「神會定佛教是非」的懸記，因此斷定壇經是神會所偽造。此一判斷，應該建立在「凡有懸記預言的典籍皆屬偽造的前提下，方能成立。況且壇經所記，是否懸記預言，仍須審慎認定。今細察敦煌本壇經所記六祖言行，類皆平實，無絲毫賣弄神通之處。如敦煌本壇經中記神秀命門人伺聽六祖說法意旨、後出宗寶本壇經云：

「志誠稟命至曹溪，隨眾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

六祖顯然是一個賣弄神通，誇示能夠先知的人。但倫敦藏敦煌本壇經則是志誠聆法後，自認從玉泉寺來偷聽時，六祖纔幽默地說：「汝從彼來，應是細作。」沖融豁達的胸襟，令人千載下仍然存在著光風霽月的感覺。六祖南歸，行至大庾嶺，陳僧追來，六祖即還衣法。陳僧自言只為求法，不為爭奪衣鉢而來。宗寶本壇經卻說：

「趁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惠能遂出。」

惠能如果沒有神通，衣鉢何至提掇不動。神會如果偽造懸記預言，

便應該多方渲染，如同後出壇經的描寫。但全部敦煌本壇經，沒有絲毫描寫六祖賣弄神通能夠先知之處。六祖臨終之時，上座法海追問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說「依祖師意旨，衣不合傳。以下所謂「懸記」的一番話，可能也只是六祖就事作答，六祖是嶺南人，有語音種種的限制，行化僅在南方。神秀在北方大弘漸教，六祖素有所聞（神秀弟子志誠南來曹溪聽法，必然有所陳述）。神會是六祖晚年最得意弟子，六祖稱讚他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臨終前，可能秘密傳法與神會，並勗勵他北歸後弘揚南宗頓法。正如五祖夜至三更時，喚惠能至堂內，其夜受法，人盡不知。所以六祖臨終前，法海問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言：

「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遼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即是吾正法，衣不合傳。」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云：「和尚（六祖）將入涅槃，默授密語於神會，語云：從上已來，相承准的，只付一人，內傳法印，以印自心。」

汝機緣在北，即須過嶺，二十年外，當弘此法，廣渡眾生。」

宗密的話，似乎頗近事實。六祖推測情事，預料二十年後，神會因闡揚南宗頓法，必與神秀弟子大判是非，這是就事論事的衡量，談不上是「懸記」、「先知」。至於六祖能否先知，這是誰都不敢斷言的。不過根據敦煌本抄者的題記，這番話確是六祖門下的廣東弟子法海記集，道滌、悟真等傳抄的壇經原文。廣東人景仰惠能，稱之為「生佛」、「肉身菩薩」，神會如何能竄改廣東弟子護持世守的最重視的抄本。如果說世間一定有神會偽造的壇經，那亦決不是倫敦藏敦煌本的壇經。

二、壇經無懷讓、行思的事，而單獨提出神會得道，餘者不得。胡先生認為這也是神會偽造壇經的證據。其實，壇經所記弟子的事跡，都局限於六祖晚年隨侍左右的弟子，並非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將孔子全部有成就的弟子一一列舉。而在六祖將死與眾僧告別時，法海眾僧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這亦是當時實事。

六祖言：「神會小僧卻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餘者不得。」這在當時十僧中，神會是北方人，年輩較晚，而修行成績最高。十僧排名，上座法海是第一，是隨侍六祖最早最久的嶺南弟子，而神會第十居末，六祖又稱他為神會小僧。這都是倫敦本壇經真實的紀錄，而在後出壇經就把神會名次提升為第四了。我們不能把真實的紀錄，硬指為是作偽的證據。

三、胡先生指韋處厚大義禪師碑銘明說壇經是神會門下的「習徒」所作。胡先生說法前文已具引出。胡先生引韋碑「在高祖時有道信叶昌運，在太宗時，有弘忍示元珠，在高宗時，有惠能筌月指」前，節去了韋碑極重要的幾句話：「應身無數。天竺降其一；禪祖有六，聖唐得其三。」這分明是說禪宗六祖，一祖達摩是天竺人，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都是唐朝人，顯得唐朝禪宗之盛。至於二祖惠可、三祖僧璨是唐代以前人，因此省略不提。這幾句話說明了禪宗確實有六祖，六祖確實是惠能。胡先生偏說六祖傳衣法是捏造的事實。韋碑說「竟成壇經傳宗，」胡先生卻歪曲誤解為神會門徒

製作壇經。我們細看韋碑的本文。韋碑敘述六祖以後禪宗分布的情況，神秀、普寂是一枝，神會是一枝，更明白看出神秀沒有獲得祖位，身份和神會平列，顯然六祖惠能是「嫡」，神秀是「傍」。而在神秀之下，普寂是神秀的傳人，故云「普寂其胤也」。神會自得甚高深，所以說「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但是從他學習的門徒，往往迷失真諦，如逾淮之橘，竟變成了徒具形式的壇經傳宗。「壇經傳宗」，是六祖傳法方式的一個詞頭，印順法師說：

在壇經的敦煌本中，發現了明確的解說，如說，「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本宗，不稟授壇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遞代流行。得遇壇經者，如見吾親授。」……在傳法同時，要傳一卷壇經。壇經不只代表慧能的宗旨，又是作為師弟間授受的依約（依據、信約），憑壇經的傳授，以證明為南宗的壇經，是被「傳」被「付」的，是傳授南宗旨的「依約」，這就是「壇經傳宗」。（見印順法師，中國禪宗史頁二四七——二四九。）

這一解釋是很正確的。胡先生把「壇經傳宗」解釋為「壇經」及「傳宗」兩部書名，而把成字解釋為「撰成」、「撰作」的意義，顯然是錯誤的解釋，完全是胡先生臆見構成的空中樓閣。

四、壇經中有許多部分和新發現的神會語錄相同。胡先生認為這是神會偽造壇經的最重要的證據。其實，神會是六祖的入室弟子，得六祖的真傳，他惜身命，拚死力爭的就是要豎立六祖南宗頓教的教義。他的語錄和壇經相同，正是他根據壇經來宣揚師說的證據。如何能說是偽造壇經的重要證據呢？

統觀胡先生的新說，理論證據，均不能使人信服。但中外的學者，受胡先生的影響，亦有認為倫敦本壇經有後來竄入的部分。我的看法是，無論是否有神會偽造或後人竄改的壇經，它都與倫敦藏敦煌石窟的壇經沒有關係，因為敦煌本壇經是六祖弟子上座法海所集記，交由他的同學、門人傳鈔保存。他們珍護信守，作為修持的憑依，不但自己不敢竄改，更不會容許別人竄改。六祖臨終分付十弟子說：

「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本宗。不稟授壇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遞代流行。得遇壇經者，如見吾親授。」「拾僧得教授已，寫為壇經，遞代流行，得者必當見性。」

可見壇經雖未公開傳播，卻在同門間相互切磋。如有人偽造竄改，豈不遭同門群起圍攻。倫敦藏本壇經出自廣東人法海門下所傳抄，斷斷沒有給神會偽造的理由。如果說世間確有神會偽造或他人竄改的壇經，那亦決不是倫敦所藏的交代得十分清楚的廣東僧人傳鈔的壇經。例如惠昕本壇經亦是廣東僧人所傳鈔，但它落在後人手中，被後人改編增竄，刊刻問世。而倫敦藏本壇經，封閉在莫高窟中，千年後被人無意發現，所以它能夠完完整整保存它的本來面目。我在讀壇經時，腦海中時時激盪著胡先生偽造竄改的種種浮議。是非混淆，內心至感痛苦。明知識見淺短，豈敢妄測高深。但管窺所及，不一傾吐，寸心終覺不安，用是略舉所見，以求正並世通人，當來讀者。

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廿五日 於台北寓居。

附注：

- 【一】參閱方廣錫「敦煌宗教研究的回顧和展望」（一九九〇年六月北京出版中國文化第二期，頁五〇）、向達「西征小記」（「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九五七年、北京、頁三六八——三六九。）、柳田聖山「敦煌本六祖壇經の諸問題」（敦煌佛典と禪，頁三十六，日本大東出版社）。又龍谷大學藏本，僅存照片二頁，見井ノ口泰淳等編「舊關東廳博物館所藏大谷探檢隊將來文書目錄圖版」。

【二】見一九八三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下冊，頁三六九，敦煌文物研究所編，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柳田聖山「敦煌本六祖壇經の諸問題」（敦煌佛典と禪，頁卅二——卅三）。

【四】印順法師著「中國禪宗史」（民國六十四年二月台北重版）頁二四六——二四七。

【五】同【四】，頁二四五。

【六】任子宜藏敦煌壇經寫本末尾這段話亦與倫敦藏本沒有差異，可見根據的底本是相同的。

【七】鈴木大拙、胡適考定。

【八】參閱「中國禪宗史」，頁二六五。

【九】參閱胡適壇經考之二，「跋日本京都堀川興聖寺藏北宋惠昕本壇經影印本」。（台北正中書局

民國六十四年出版，「胡適禪學案」，頁八十六——八十八。）

【十】此段是胡適指壇經為神會偽造之原文。

敦煌寫本《六祖壇經》中的

「獗獠」

潘重規

倫敦藏敦煌寫本《六祖壇經》記錄了六祖自說求法的經過，他說：

惠能慈父，本官范陽，左降遷流南新州百姓，惠能幼小，父小（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買（賣）柴。忽有一客買柴，遂領惠能至於官店，客將柴去。惠能得錢，卻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明便悟，乃問客曰：「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蘄州黃梅縣東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現今

在彼，門人有千餘眾，我於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真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弘忍和尚問惠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作佛。」大師遂責惠能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為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六祖口中提及的「獼獠」，丁福保《六祖壇經箋註》曾加以解釋，云：

獼音葛，獸名。獼音聊，稱西南夷之謂也。《一統志》八十一：「肇慶府，秦為南海郡，地屬嶺南道，風俗夷獼相雜。」山谷《過洞庭青草湖》詩：「行矣勿遲留，蕉林追獼獼。」注曰：「山谷赴宜州貶所，嶺南多蕉林，其地與夷獼相接。」韻會：「獼者，短喙犬。獼，西南夷

。」

規按，「獾獠」連為一詞，蓋始見於壇經寫本。考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七〈邊防三、南蠻上〉獠云：

「獠蓋蠻之別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於邛笮川谷之間所在皆有（原注：此自漢中西南及越雋以東皆有之）。俗多不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蕃、阿改；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干欄大小隨其家之口數。往往推一酋帥為主，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黨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仇怨，不敢遠行。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遞相劫掠，不避親戚，賣如豬狗而已。亡失兒女，一哭便止。被賣者號叫不服，逃竄避之

，乃將買人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敢更稱良矣。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群聚鼓之，以為音節，為紉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性尤畏鬼，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俗尚淫祀，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桐鑿，既薄且輕，易於熟食。蜀本無獠，李勢時，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梓潼（原注：今蜀川之內），布在山谷十餘萬落，攻破郡縣，為益州大患。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夾山傍谷，與人參居。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為匪人。至梁武帝，梁益二州（原注：今漢川蜀川郡縣地），歲歲伐獠，以自裨潤，公私頗籍為利。後魏宣武帝正始初，將夏侯道遷漢中附魏。宣武帝遣尚書邢巒為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原注：在今清化郡）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帥嚴始欣為刺史。又立隆城鎮。隆城所管獠二十萬戶，所謂北獠也。歲輸租布。魏明帝孝昌初，據城叛，入梁益二州。並遣將討之。攻

陷巴州，執始欣斬之。後梁州為梁氏所陷（原注：今漢中郡），自此又屬梁矣。後周武帝平梁益，今所在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壓獠焉。復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為貨，公卿達於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也。」

以上《通典》據舊史詳述南蠻獠族之源流，《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南蠻傳〉更詳述唐代獠族之狀況，茲擷錄如後：

南平獠，其王姓朱氏，號劍荔王。貞觀三年，遣使內款，以其地隸渝州。有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項有痕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還。又有烏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飲藥，故自鑿齒。

大抵劍南諸獠，武德貞觀間，數寇暴州縣者不一：巴州山獠王多馨叛，梁州都督龐玉梟其首。又破餘黨符陽白石二縣獠。其後眉州獠反，

益州行臺郭行方大破之。未幾，反破洪雅二州獠，俘男女五千口。是歲，益州獠亦反，都督竇執請擊之。太宗報曰：「獠依山險，當拊以恩信，脅之以兵威，豈為民父母意耶！」貞觀七年，東西玉銅獠反，以古屯衛大將軍為龔州道行軍總管平之。十二年，巫州獠叛，夔州都督齊善行擊破之，俘男女三千餘口。鈞州獠叛，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明州山獠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是歲，巴洋集璧四州山獠叛，攻巴州。遣右武侯將軍上官懷仁破之於璧州，虜男女萬餘，明年遂平。十四年，羅竇諸獠叛，以廣州都督黨仁弘為竇州道行軍總管擊之，虜男女七千餘人。高宗初，琰州獠叛，梓州都督謝萬歲，兗州刺史謝法興、黔州都督李孟嘗討之。萬歲、法興入洞詔慰遇害。顯慶三年，羅竇生獠酋領多胡桑率眾內附。上元末，納州獠叛，寇故茂都掌二縣，殺吏民，焚廨舍，詔黔州都督發兵擊之。大歷二年，桂州山獠叛。陷州，刺史李良遁去。貞元中，嘉州綏山縣婆籠川生獠酋領南枳兄弟誘生蠻為亂，剽居人，西川節度使韋皋斬之，招其首領勇于等出降。……戎瀘間有葛獠，居依山谷，林菁踰數百里，俗喜叛。

其種落張侯夏永與夷獠梁崇牽、賈問及西原酋長吳功、曹復合兵內寇，陷道州，據城五十餘日。

長慶初，以容管經略使留後嚴公素為經略使，復上表請討黃氏。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黃賊皆洞獠，無城郭，依山險，各治生業，急則屯聚畏死。

邕管節度使辛儼以從事徐雲虔使南詔結和，賣美貨啖二洞首領。太州刺史黃伯蘊、屯洞首領儂金意、員州首領儂金勒等與之通驩。員州又有首領儂金澄、儂仲武，與金勒襲黃洞首領黃伯善。作善伏兵瀼水，雞鳴候其半濟，擊殺金澄、仲武，唯金勒遁免。後欲興兵報仇，辛儼遣人持牛酒音樂解和，并遺其母衣服。母，賢者也，讓其子曰：節度使持物與獠母，非結好也，以汝為吾子，前日兵敗瀼水，士卒略盡，不自悔，復欲動眾，兵忿者必敗，吾將因為官老婢矣！金勒感悟，為罷兵。

觀以上《唐書》〈南蠻傳〉敘唐時稱獠人皆通稱「獠」，或稱「夷獠」、「生獠」。以其居處，則稱「山獠」、「洞獠」、「峒獠」。冠

以姓氏，則曰「葛獠」、「黃賊洞獠」。或舉其特徵，曰「飛頭獠」。其他則皆舉地區曰：「南平獠」、「烏武獠」、「巴州山獠」、「符陽白石二縣獠」、「眉州獠」、「洪雅二州獠」、「益州獠」、「東西玉銅獠」、「巫州獠」、「鈞州獠」、「明州山獠」、「巴洋集璧四州獠」、「琰州獠」、「羅竇生獠」、「桂州山獠」、「嘉州綏山縣婆籠川生獠」、「戎瀘間葛獠」。其泛見《唐書》諸紀傳者，如：

卷一百七十〈全鏢傳〉：

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年利於市。

又〈趙昌傳〉：

累遷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美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

卷一百八十二〈盧鈞傳〉：

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絜廉。專以清淨治。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營第舍，吏或撓之，則相挺為亂。

卷二百九〈酷吏周利貞傳〉：

先天初，為廣州都督。利貞顓事剝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為寇。

卷一百六十三〈馬總傳〉：

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

卷一百六十七〈王式傳〉：

我自縛叛獠，非為寇也。

卷一百九十〈鍾傳傳〉：

洪州高安人，時仁芝猖狂，江南六亂，眾推傳為長，乃鳩夷獠依山為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

卷一百二十三〈李嶠傳〉：

高宗擊邕巖叛獠。

卷一百二十五〈張說傳〉：

說上疏曰：「今北有胡寇覲邊，南有夷獠騷徼。」

卷一百十二〈韓思彥傳〉：

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輟。思彥敕廚宰，飲以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

卷五〈玄宗本紀〉：

開元十四年二月，邕州獠梁大海反。

卷一百二十七〈裴佖傳〉：

遷黔中觀察使。韋士文為夷獠所逐，詔佖代之，部夷安服。

卷一百六十八〈柳宗元傳〉：

詔京兆尹許孟容曰：「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

卷一百八十六〈鄧處訥傳〉：

以處訥為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高駢擢滿為裨將，鎮蠻軍。先是陬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鬪，欲殺滿不克，見滿已據州，悉眾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眾，操長刀柘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向瓌召梅山十峒獠。

卷一百九十三〈龐堅傳〉：

（祖玉）出為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梟其首，餘黨四奔。

卷一百九十七〈韋仁壽傳〉：

山獠方叛。

〈裴懷古傳〉：

或曰獠夷難親。

卷二百三〈于邵傳〉：

為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餘，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

卷二百五〈列女傳〉：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尤姝美。鳳以羅徙儋州，至南海，為獠賊所殺。

卷二百七〈宦者楊思勗傳〉：

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

凡所指稱，獨不見「獠獠」之名號，而「獠獠」一詞，又惟見於寫本之六祖壇經。若如丁氏箋釋獠犬之解，是五祖輕鄙獠族，有逾於常人，揆之祖師悲心，無乃不類。余竊以為敦煌寫本，多當時人俗寫文字，寫本中「獠」字，乃「獵」字俗書。姑就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一百餘卷敦煌寫本檢尋之，「獠」字凡四見，皆當為「獵」之俗寫，茲列舉如下：

(一) 大方便佛報恩經（「敦煌卷子」頁二六六）：

我等宿世造何惡行……為田獮魚捕。（附圖一）

(二) 佛說父母恩重經（「敦煌卷子」頁二七一）：

迦夷國王入山射獮，挽弓射鹿。（附圖二）

(三) 大般涅槃經（「敦煌卷子」頁六五二）：

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漸當阻壞我之正法，譬如獮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附圖三）

(四) 優婆塞戒（「敦煌卷子」頁八四九）：

十一作獠師。（附圖四）

以上四個寫本的「獠」字，必當認定是「獵」字。同樣，我認為敦煌《六祖壇經》寫本的「獠」字亦應當是「獵」字的俗寫。獠是夷蠻之人，居山傍水，多以漁獵為生。田獵漁捕是極大惡行，身為獵師更是觸犯經律重罪。嶺南華人與獠民雜處，頗多從事漁獵，自然與學佛之路是背道而馳。六祖來自華夷雜居的嶺南，五祖稱為「獵獠」，無異是說「一個身犯重罪的野蠻人還能作佛嗎？」後來六祖得受衣法後，辭別時，五祖囑咐他努力向南，大弘佛法。興聖寺本《六祖壇經》〈悟法傳衣門〉說：

辭違已了，便發向南。……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經五年，常在獵人中，雖在獵中，每與獵人說法。

高麗傳本《六祖壇經》說得更加詳細：

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

由此看來，不但獠夷常事田獵，即六祖亦曾長年過著獵人的生活。說不定六祖還是受了五祖斥責「獵獠」——從事罪行的獠人——的暗示，因此，長年置身獵人隊中，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來修行弘法，亦未可知。這一個壇經寫本「獠」字的問題，雖然未見有人提出，似乎還是值得加以研究。管窺所得，不敢自信，草成此文，敬祈海內外大雅宏博，加以指正！

附圖一：大方便佛報恩經片段影印

窮厄衰禍已至舉手栢頭麼主自去舉身投
地自悔憤言我等宿世造何惡行為戮父母
真人單漢為誘正法壞和合僧為田獵魚捕
乾稱小斗劫奪衆生為用照提僧物去何今

附圖二：佛說父母恩重經片段影印

尖懊慙流淚雙下啼尖目腫頭初小時非吾不
長但吾生汝不如本无昔丁蘭木母川靈感
應孝順董廩生義之報德郭巨至孝天
賜黃金迎夷國王入山射猶稅弓射處悟傷閃
勾二父母仰天悲嘆由是至孝諸天下藥塗瘡

附圖三：大般涅槃經片段影印

知佛告迦葉我報涅槃七百歲是魔波旬
漸當阻壞我之心法譬如稻師身取法衣魔
王波旬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
塞像優婆塞像亦復化作頭陀淨身乃至化

附圖五：正名要錄（影自《倫敦藏敦煌卷子選輯》）

高確 攷弼 慶袂 綉緋 篇鑰 躑躅 錄簾 右字形雖別音義是同古而與者居今而要者居下	湫邊 壓押 斛斛 按按 窠窠 透透 暉暉	箔薄 鞞鞞 稍梨 跡迹 出納 鎔鎔 嶽岳	偏邊 熱熱 凍凍 榻榻 錫錫 洛洛 屬屬	默嘿 豸豸 臘臘 嗚嗚 鴨鴨 穴穴 得得	車車 者者 直直 身身 車車 厚厚 木木	然然 谷谷 巖巖 巾巾 婁婁 鳴鳴 穴穴 得得	軫軫 者者 直直 身身 車車 厚厚 木木
--	--	--	--	--	--	--	--

破除佛教經典的文字障

潘重規「敦煌壇經新書」評介

王俊彥

享譽國際的敦煌學權威潘重規教授，於今年八月由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了由其所校定的「敦煌壇經新書」一書，潘教授研究敦煌學多年，一向秉持著「文字是基礎，目錄是門徑」之嚴謹踏實的治學態度，視敦煌所藏的唐寫卷為國土，自身則是守土有責的戰士。唐寫本真偽訛誤的校勘，便是潘教授所寸土必爭的文化戰場。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土，隨著歷代高僧不斷地出現，及佛經的大量譯出，產生了不少宗派。但作為生

命信仰的佛教，卻漸有走入純學問領域的傾向，如研討高深佛理的天台宗、華嚴宗等，反造成宗教信仰發展的障礙。此時惠能出來力倡不立文字，見性成佛的思想，一掃佛教落入知識窠臼的危機。創立了中國佛教史上影響最大的禪宗，記錄惠能言論的壇經，則被後人奉為禪宗唯一的經典，也是中國人所寫的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尊稱為經的典籍。而惠能簡易直截直指人心的宗風，自然也成為壇經文字的一大特色。但唐宋以後，各種刻本開始有修飾詞句，雜糅事蹟，一再增改的情形，例如法海集記的唐寫本，約一萬二千字，宋初惠昕本約一萬四千字，北宋契嵩本、與元代的宗寶本則多達二萬字以上。使後代讀壇經的人，多為其鄙俚繁雜的文字所苦。此實因敦煌寫本的文字，與後世的書寫習慣頗異，後人遂在不明俗寫習慣下，以為是傳鈔者水平不高，而視之為「惡本」。進而以己意，妄自增改，因而愈加悖離原來簡潔的文字風貌。潘教授在其所著「敦煌壇經新書」緒言中，對此現象有扼要的說明，其云：「宋仁宗至和三年（一〇五六），吏部侍郎簡法寶壇經序云：『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可見宋

代人即視寫本文字為鄙俚繁雜。直至現代，學者仍多持此種見解，輕視寫本。如近人任繼愈教授敦煌壇經寫本跋云：『敦煌本壇經錯字別字連篇累牘，說明傳抄者的文化水平不高。』至於日本學者如矢吹慶輝、鈴木大拙、宇井伯壽、柳田聖山諸教授，莫不鄙視壇經寫本，名之為「惡本」。此種看法，頗易對寫本內涵，產生一種不信任感。因此許多研究敦煌學的學者，對著滿目謬誤的惡本，抱著鄙視淺劣鈔手的心理，遇到讀不通處，便以為是鈔手誤鈔，更常常自以為是，擅自竄改。於是臆說繁興，造成了讀敦煌寫本的一大障礙」。

另外大陸學者郭朋所著的「壇經校釋」，雖以日本學者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校訂的敦煌寫本——法海本壇經為校訂的底本，但亦不免顯出對此寫本文字的輕視。如壇經最後四句，據大正藏本作「違立不德者，不得妄付壇經。告諸同道者，今諸密意」，郭朋氏校釋註云：「違立不得，意思不明。……令識蜜意，『蜜』應作『密』。這壇經的最後一節，竟是如此的文理不通，反映出附加者的水平實在低下。」但潘教授的校記則註云：「『違』當作『建』。『德』當作『得』，敦博本作『

得』。敦煌俗寫今、令同字，諸、知通用，蜜、密同字，此句當作『令知密意』。敦博本『今諸』作『令智』，故原句應為「建立不得者，……令知密意」。可知原本「建」字，鈴木誤視為「達」，「今諸蜜」經由俗寫通假的解釋，乃是「令知密」意，如此並無何意思不明或水平低下的問題。而郭氏之質疑，只因未知敦煌文字俗寫之習慣而生。

面對壇經漸失原本面目的歷史關鍵時刻，幸因潘重規教授長期研究敦煌學，面對敦煌寫本，而有了一客觀深入的看法。以為凡是經約定俗成的文字，都應是正確應該被接受的。「敦煌壇經新書」緒言即云：「所謂約定，即民意所公認。所謂俗成，即大眾所通用。文字經約定俗成，足為標準，謂之正字。正字既已通行，復有人改變正體，斯為新造之字，如得大眾認可，獲大眾使用，這亦是約定俗成。約定俗成的文字便不容任何人把他抹殺。根據這一理念，加以觀察，許多敦煌寫本中，我們認為是訛誤的文字，實在是當時約定俗成的文字，它們自成習慣，自有條理，它們是得到當時人的認同的。」亦即是今人以為訛誤之字，站在古抄手的立場，則是可通用無誤的，所以緒言接著說：「現代人認為

敦煌寫本是鈔手的錯誤，敦煌寫本的鈔手同樣也可以說現代人是錯誤。因此如果不通曉敦煌文字書寫的習慣條理，就很難讀通敦煌寫本的俗寫文字。」

而現存敦煌寫本中，常有同一篇作品有多種的寫本，若取來相互校證，便可看出當時俗寫文字，確實普遍有互相通假的情形，不能遽論其為訛誤。緒言又舉例云：「例如敦煌變文集中伍子胥變文：『有兩個外甥』，一本寫作『有兩個甥甥』，另一本寫作『有兩個甥甥』，因此知道外、甥、甥都是外字」。

潘教授綜合歷年來研究所得，將「敦煌文字俗寫的習慣，歸納成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行草無定、通假無定、標點無定等等條例。（說見民國七十年十月中央研究院出版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中之《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一文）。字形無定，如人、入不分。偏旁無定，如木、才不分。繁簡無定，如佛作仏。通假無定，如是通事等。標點符號亦和現代通行符號大不相同，如刪除符號作「卜」等。「所以若不知敦煌俗寫文字的通假規則，就會妄以己意刪改，失卻壇經

原本的面貌。例如壇經第五十六節有一句大正藏本作「座上恨知心」文意不通，但潘教授據倫敦藏斯五四七五號原卷校訂，而註曰「座字右側原卷有卜號，「座」字當刪去。敦博本「恨」作「根」。「知當作『之』」。因此根據俗寫文字與標點符號的規則，刪座字，以恨同根，以知同之，整句便成「上根之心」文通意暢毫無不妥，所以若能了解俗寫的習慣，便可知法海原卷，其實並無謬誤。

「敦煌壇經新書」除能掌握俗寫的特性，重新證明倫敦藏本無可動搖的最古老的價值外。潘教授又由其擅長的敦煌學領域中，提出了前代刻本和近代學人皆未曾據為校本之其他敦煌壇經寫本，即「敦博本」與「北本」。便校訂壇經的工作，一下子擴大到前所未有的範圍。同時亦提早到遠超越宋代惠昕本以前，更接近到最早的倫敦藏本的時代左右。

所謂「敦博本」，乃向達手鈔的敦煌市博物館藏任子宜本，此一保存完整之鈔本的再現，證諸其與倫敦藏斯五四七五號壇經卷子，在首尾題記、本文內容與字數多寡等處皆甚相同，可知倫敦藏本壇經，確應為當時公認的法海和尚集記惠能大師，說法記錄的寫本，在師徒學侶遞相

傳鈔下，才會另有其他如此相近之傳鈔本出現。故敦博本的價值，當在證明倫敦本確為當時所流通的，專門用作修行的課本。同時將此二本互相校對，亦可還原出原寫本的真實面目，例如大正藏本之「當來員漏最真無」句意不通，敦煌壇經校記則云：「原卷作『當來員滿真無窮』，敦博本作『當來圓滿真無窮』」，故依二本相校對，可知原句應為『當來圓滿真無窮』。而且敦博本的出現，亦可證明倫敦本中有些為後人刪改者，其實並無錯誤。例如鈴木本改倫敦本『萬像參羅』之『參』為『森』。但潘教授校此句云：「敦博本、北本，同作『參羅』。參羅、森羅音義皆同，鈴木本改參為森，似可不必。」所以若無敦博本的出現，以佐證倫敦本原卷無誤，原卷的本來面目，很可能就在後人任意竄改下，永遠淹沒不彰。

所謂「北本」，即北京圖書館八〇二四號卷子。此寫本由「念故蓋覆真如……」處，即分章節本的第十八節中「若言看淨，人性本淨，為妄念故，蓋覆真如……」的「念故」處開始。至「塵勞是魚鼈」處，即分章節本的第三十五節的「毒心是惡龍，塵勞是魚鼈」處結束，隨即書

尾題「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一卷」。此寫卷雖只佔壇經全文約三分之一強，但北本與敦博本文句相同的比例甚高，既可互證彼此接近原文的可信度甚高，例如大正藏本「如水承長流」句，「敦煌壇經校記」云「原卷『承』作『永』，敦博本、北本作『永』。」故此句當作「如水永長流」。潘教授亦常將此本與敦博本合用，對大正藏本的誤漏，作清楚有據的訂正，例如大正藏本「後世得福罪無造」句下「敦煌壇經校記」云：「北本作『後世得福罪元在』，『無造』當作『元在』，『無』原卷作『无』，乃元之誤」，故據北本可知原句當作「後世得福罪元在」。而郭朋氏壇經校釋於此句則註云：「『罪無造』費解，或『無造』乃『元在』之誤」如此郭氏改句與潘教授全同，但卻未明言何所據，不若潘教授改字之明白有據，足以服人。

宋初惠昕本以後的歷代諸刻本，及日本新出版本的興聖寺本、金山天寧寺本等，內容為求讀者悅目易曉，多有分別章節，修飾文詞，增添內容情節的情形。其中雖不少刻意誇張的成分，但對有些合情合理的描寫，與為求弘揚教義而增加的文字，若有助於補正原寫本的缺失，「敦

煌壇經新書」亦抱持開闊胸襟，引用為校訂的根據，期使原寫本文字，能更辭暢意達，有功弘化。例如大正藏本之「念念被愚癡染」一句，敦煌壇經校記註云：「敦博本、北本作『念念不被愚癡染』。興聖寺本作『念念不被僞誑染』，『被』上應加『不』字。『愚癡』當改作『矯誑』，與下句相應。」如此據後刻之興聖寺本，而不依前代敦博本、北本等寫本，即是以文意正確為準，不以時間前後為據之例。另外與興聖寺本同為惠昕本之後代傳刻本，但較少為人引用的金山天寧寺本，潘教授亦間引為校訂之底本。例如「智者心」一句，大正藏本、敦博本、北本文字皆同，但文意不通。「校記」則註云：「金山天寧寺本作『智者心行』，『心』下當加『行』字。」所以若無天寧寺本據以補成句意完整之「智者心行」一句，則雖有敦博等古寫本，文意仍難曉暢。所以「敦煌壇經新書」的校訂工作，是兼容並蓄地，結合了保存壇經最早文字原貌的敦煌寫本系統，與後代學者專家，為流暢情節宣弘教化，而疊有增添文字的各種刻本系統。而因「新書」能充分地掌握俗寫習慣，與運用此二系統的各種本子，無疑地已將校訂壇經的成果，較前人又向前推進

了一大步。「敦煌壇經新書」另有一大特色，便是將倫敦藏斯五四七五號卷子；北京圖書館藏八〇二四卷子；向達手鈔敦煌市博物館藏任子宜本；及日本龍谷大學藏大谷光瑞本照片等，四個重要壇經寫本的照片，全部影印出來，作為「新書」的附錄。特別是其中尚未公開發表過而為潘教授手邊所有的向達手鈔本，更是彌足珍貴。這些寫本全文的照片，公諸於世後，勢將再度廣泛地引起國人與學術界，對壇經一書的注意與討論。而潘重規教授無私的治學胸襟，與深厚的敦煌學養，藉著「敦煌壇經新書」的問世，相信已讓唯一由中國人所作的佛教經典「壇經」，經由中國人的努力，破除了長期招致誤解與輕視的文字障後，重新地展現其質樸簡易，歷久彌新的真實風貌。

註：本文原刊載於中央日報（八十三年十二月卅、卅一日），作者現為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

本無色相住虛空

訪國學大師潘重規

岫峨採訪

畢生奉獻學術與教育的潘重規先生，是當代紅學與敦煌學的巨擘。他自一九三〇年開始教書，到今年已歷六十三個寒暑。從武昌到南京，從南京到四川，從四川到廣州，從廣州到香港，從香港到台灣，從台灣到南洋，又從南洋到香港，再從香港返台灣，雖是飽嘗離亂，幾經風霜，但他依然終日手不釋卷，優游學海，講學不輟，誨人不倦，初心不變。驀然回首，是如何的滋味在心頭？……

此身雖異性長存

潘重規的小名叫「夢祥」，這是一段不可思議的故事。——當年，大約是午後一時，他的祖父看見一位和尚從外進門，並作揖禮拜，瞬間和尚不見了，同時卻傳來嬰兒的哭聲。原來和尚進門是夢境，然而嬰兒的他確實剛剛誕生。於是，祖父為他取名「夢祥」。

中學畢業後，他來到南京，準備投考國立東南大學（後來易名為江蘇大學，又易名為中央大學）。當時，佛學泰斗歐陽竟無先生在南京辦有「支那內學院」，他雖未接觸佛法，卻滿懷深深的嚮往，鼓起勇氣投考，竟順利錄取。當時，印度詩聖泰戈爾在印度創辦「國際佛教大學」，他向來喜愛泰戈爾的詩集，便從南京寫信報名，而接到錄取回函。但是家人反對他就讀「支那內學院」和「國際佛教大學」，如此峰迴路轉，讓他與佛陀當面錯過，而走進儒家的堂奧！

一九二五年夏天，他考上國立東南大學，追隨一代國學大師黃季剛、王伯沆研經窮理，名師高徒相得益彰，傳為美談。依照族譜排行，他

的本名叫潘崇奎；黃季剛的老師章太炎，期許他像南北朝史學家李重規，所以為他改名重規；此後，黃季剛替他取字叫襲善。當時，潘重規又為自己取號，叫做石禪，似乎與佛理冥合，這或許是他久遠在心海迴旋的梵夢吧！

緣慳一訪牛頭山

在大學課餘，他喜歡研讀佛經，尤其最愛不釋手《楞嚴經》。當時，大學助教謝季璋與他亦師亦友，彼此情誼深厚。

一九二六年的清明節，正好是農曆的上巳日（三月三日），他與謝季璋相約前往南京城外的牛頭山，參訪唐代禪宗大師法融的遺蹟。

那天清晨，他們攜帶著線香、水、點心、書、地圖，就昂首闊步走向牛頭山。暮春三月的江南，景氣怡人，煦煦暖日照亮求法的誠心，悠悠清風喚起懷古的閑情，遙想當年法融大師在牛頭山幽棲寺北巖的石室禪坐，感召百鳥銜花的瑞相，而禪宗四祖道信前來付傳心法，從此法融

大開法筵，自成一派，人稱是「牛頭禪」。……

想著想著，不知不覺迷了路。連忙翻開地圖查閱，卻不見端倪，正在納悶，抬頭看到一個鄉下人斜倚著門板休息，於是潘重規趨前問路，起先鄉下人毫不理睬，幾番客氣請教，鄉下人才稍稍抬起下顎指示，卻未開口講一字。

潘重規心中感到非常奇怪，卻也未假思量，便與謝季璋匆匆趕路。然而才走了半里路，他們被一群人包圍起來，原本還距離幾步遠，卻越走越靠攏，潘重規忍不住問：「你們在做什麼？我們是要到牛頭山朝拜的！」才說完這段話，那群人就一窩蜂湧過來。

那群人血脈賁張地說：「你們是來抓魂的！」

潘重規說：「不！我們不是來抓魂的！我是江蘇大學的學生，他（謝季璋）是老師，我們只是到牛頭山朝拜！」

那群人說：「你們剛才不是在問路嗎？他（鄉下人）被問話後，就不省人事，一定是你們把他的魂抓去了！」

原來當年南京城裡城外散佈著謠言，傳說有人專門抓魂，只要你應

話一句，魂魄立即被攝走了。

潘重規解釋：「他（鄉下人）沒有說任何話啊！」

有人煽動說：「魂被你們抓走了，還要狡辯！」

有人喊著：「把他們抓起來打！」

此時，潘重規保持鎮定：「如果你們抓我們、打我們，那麼學校的老師和校警都會趕來追究。」

那群人被唬住了，不敢輕舉妄動，但依然包圍著他們。經過三個鐘頭，那昏迷的鄉下人終於醒來，但是那群人要求他們在原地守候一夜，以免鄉下人慘遭不測。

潘重規心想：「我們兩人被困此地，若有三長兩短，就無人報信，學校也不會知道！」

於是，潘重規義正辭嚴地告訴那群人：「當時問話的人是我，只須我一人承擔，我的老師謝先生身體不好，請先讓他回去休息。」

幾番溝通，那群人才勉強放走謝季璋。

那群人繼續包圍潘重規，彷彿是看守罪犯；卻只見潘重規端坐石凳

上，從早晨到傍晚讀書不懈，而神色自若。那群人竊竊私語，評定他似壞人，所以到晚上七時就讓他自由了。

當時，潘重規蹣跚走向南京城，幸運地遇到騎驢的人，他懇請搭載一程，急忙趕到南京城下，那城門正要關上。潘重規飛奔地進入南京城內，又轉搭人力車返回宿舍，結束一段求法歷險記。

太虛大師宴嘉賓

南京市北有一泓清池，俗稱後湖（即玄武湖），湖水一片綠溶溶，娉婷的荷花與翱遊的鷗鳥相映成趣。湖畔雞鳴寺（即同泰寺）的鐘聲清揚幽遠，彷彿響入波底。

潘重規就讀大學時，最常到後湖泛舟沈思，一望無際的湖光山色，更觸動他的詩情禪悅。有一清晨，他攜帶一根湯匙、一個空水壺，在湖間的荷葉上擷取芬芳朝露，然後回宿舍烹煮泡茶，其味清香甘美，簡直可媲美號稱天下第一的「中泠泉」，尤其令他體驗得人生的利、譽、毀

、衰、稱、譏、苦、樂，好比荷露無色無相，如幻如化罷了！

當時，他寫下三首絕句，並發表在佛教雜誌《海潮音》，茲謹錄於左——

(一) 南京後湖夏日泛舟

水雲十里綠溶溶，
拭淨平湖映遠峰，
行到芰荷清絕處，
寺樓波底一聲鐘。

(二) 次日拂曉再泛

殘月朝陽澹遠山，
水禽幽宿媚風鬟，
江湖清味知何許？
人在花情鷗夢間。

(三) 後湖擷得荷露烹飲

滿湖清氣與香風，
盡在松枝活火中，

不共中冷誇第一，
本無色相住虛空。

一九三〇年，大學畢業後，他到武昌的湖北高中教書。當時，太虛大師是武昌佛學院的院長，由於讀到潘重規在《海潮音》的詩作，所以常常在星期日邀請潘重規到武昌佛學院，共進午餐。一代佛教領袖與嘉賓相談甚歡，因緣殊勝。

莫愁霰雪彌天至

在武昌湖北高中教書四年後，即回到母校中央大學擔任助教。一九三九年受聘執教於四川三臺國立東北大學，一九四二年又轉教於成都國立四川大學。抗戰勝利，離開四川到上海暨南大學教書半年，不久又受聘為國立安徽大學教授系主任。

一九四八年冬，共黨圍攻安慶，他搭乘長江輪船，離開安慶到九江，再經南昌，轉赴江西贛州。那天在長江江畔，寒風蕭颯，二十幾位學

生幫他把一箱箱的書籍搬上輪船，彼此感懷萬端，卻無語凝咽，沈甸甸的悲情，只有暫寄一紙的墨跡。他作了一首詩，題寫在宣紙上，送行的人都簽名留念。

歲晏臨歧酒不釀，

干戈滿地惜離群，

莫愁霰雪彌天至，

手把寒梅贈與君。

一九五〇年，潘重規從香港應聘來臺，任教省立師範學院（即今國立師範大學）。當時，社會上有一批人大罵讀經是開倒車，是現代化的絆腳石；潘重規深不以為然，而寫下（一個嚴正的表示），宣達傳統文化的重要。於是，潘重規利用課餘，在一間小教室講解儒家經書。後來聽眾日益增加，師範學院人文學社索性請他在大禮堂公開講《四書》。每星期日上午八時至十時，他風雨無阻，數年未曾間數。不需刊登廣告，不需發佈消息，卻吸引了人山人海的聽眾，包括學生、小販、軍公教人員、立法委員、國大代表，不避炎暑寒冬，不辭路程崎嶇，只為前來

吸取中國文化的精髓。整個大禮堂擠得寸步難移，然而大家卻樂此不疲，弦歌朗朗！

當時，學社的負責人為便利聽眾，商請潘重規將課程改在夜晚。但是他堅拒：「我講經書是要證明讀經是有害國家社會的建設？或有益國家社會的建設？我的見解假如不正確，登了廣告、發了消息，便要負犧牲聽眾時間、精神的責任。如果改在夜晚，便須浪費學校的財力、消耗政府能源。我空手登臺，聽眾隨意聽講，聽得愜意，不妨會心微笑；感到不滿，儘可揚長離去。彼此問心，誰都沒有虧欠誰。」

此外，他大力倡孔孟學說，並建議在培養師資的師範學院，各年級都正式開設《四書》課程。這建議獲得院長劉真的贊助和政府的批准，成為優良的制度，培養民族文化思想，端正學風，實功不可沒。

佛教教育新加坡

一九五四年，新加坡成立南洋大學，這是全世界海外華人首創的第

一間華文大學，特別禮聘潘重規擔任中文教授。他一方面有心推廣海外華文教育，一方面也想設法把久陷大陸的母親迎接出來，所以決定遠赴南洋大學教書。

當時，新加坡政府計畫推行中、小學的宗教課程。政府當局給學生填寫宗教志願，結果超過半數的人選擇佛教教育，於是新加坡佛教會成立推行佛教教育委員會，而敦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主任賀光中擔任佛教教育主任委員，潘重規為副主任委員。

潘重規接受這項使命，只有半年的預備時間，從舉行佛學訓練營來訓練教師，到未來幾萬個學生的佛學課本編輯，都在短暫的時間如火如荼進行。假使不能如期完成，恐怕政府當局就會取消佛教教育的議案，所以當時的壓力與投注實令人刻骨銘心。最後，皇天不負苦心人，新加坡的佛教教育終於順利進行，得到華人的肯定。潘重規回首前塵，總是感到不可思議，也許自有前定吧！

民族血淚紅樓夢

一九一七年，蔡元培發表了《石頭記索隱》，他說：「《石頭記》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石頭記》即《紅樓夢》別稱。

然而胡適卻認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因此，爆發了蔡元培與胡適的公開辯論，結果胡適大獲全勝。不久，胡適又考證曹雪芹的家世，且發現《脂評本紅樓夢抄本》，而斷定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後四十回是高鶚的偽造。胡適認為這是歷史科學考證方法的成功，因此博得一般學者的信從。魯迅的《小說史略》，乃至日本歐美，差不多整個世界談《紅樓夢》的全都採用了胡適的學說。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五一年，三十年來凡是講論《紅樓夢》，可稱上是「定於一尊」的「胡適時代」了！

一九五一年五月廿二日，台大中文系邀請潘重規演講，並指定他講對《紅樓夢》的看法，於是他擬定講題為「民族血淚鑄成的《紅樓夢》」。他獨具慧眼地說：「《紅樓夢》確是一部運用隱語抒寫亡國隱痛的隱書，作者的意志是反清復明。賈寶玉是代表傳國蠶，代表政權，林黛玉影射明代，薛寶釵影射清室。林薛爭取寶玉，即是明清爭取政權；林薛的得失，即是明清的興亡。」他更斷言：「《紅樓夢》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全書不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後四十回也不是高鶚偽作。」

這是胡適考證《紅樓夢》三十年後，第一次被人全部否定。

經過不久，胡適在《反攻雜誌》第四十六期刊出了〈對潘夏先生論紅樓夢的一封信〉，指責潘重規——「還是索隱式的看法」，「還是笨猜謎的方法」，「全不相信辛苦證明的《紅樓夢》版本之學」，「全不接受三十年前指出的作者自敘的歷史看法」。

潘重規為了答覆胡適，讀遍胡適研究《紅樓夢》的全部著作，也深切反省研究《紅樓夢》的方法。於是，他也在《反攻雜誌》發表答覆胡適的指責，並再度提出證據，證明胡適的錯誤。

為了要明白《紅樓夢》的真相，潘重規努力搜羅《紅樓夢》的版本和資料。他在香港新亞書院，創設「《紅樓夢》研究」課程，刊行《紅樓夢研究》雜誌。又由於好奇心的驅使，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在巴黎東方學大會閉幕之後，曾經闖入蘇聯列寧格勒東方研究院，披閱所藏舊抄本《紅樓夢》。東方研究院的孟西科夫教授對他說：「你是從外國來看這個抄本的第一個人！你研判《紅樓夢》的結論，糾正了我們鑑定的偏差。」

近二十多年來，《紅樓夢》不斷有新版本、新材料發現，潘重規也和海內外紅學家，如俞平伯、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趙岡、馮其庸、余英時諸先生不斷地有辯詰討論的文章。然而這一切不但不曾動搖他基本的看法，反而更增強他確認的信念。

他在《紅樓夢新解》中表示：「假如我們看清楚《紅樓夢》的時代背景，鑑定這是一部民族搏鬥下的產物，熟識黑暗時代大眾默認的革命術語，我們再細讀此書時，耳中便彷彿聽見民族志士的呼號，眼中便彷彿看見民族志士的血淚。至於《紅樓夢》在文學上的成就，無疑的，它

已經在競走場中奪得了錦標。如果事後發現這個奪錦標的選手，並非和同伴同樣的空著手競走，而且還背著一個極沈重的包袱，我們對這個任重致遠的選手，除了驚訝他超群絕倫，越發加深崇敬外，還有什麼可說呢！」這是他對《紅樓夢》的初衷，至今六十餘年絲毫不改，真理是愈辯愈明。

敦煌石窟寫經生

民國初年著名的學者陳寅恪說：「近代學者如果沒接觸到敦煌學、甲骨學等門類的新學問，對學術可以說是未入流。」可見敦煌學受到學術界重視的程度。

所謂「敦煌學」，包括的範圍非常廣大，具體而言，主要是敦煌遺書和敦煌藝術品兩方面。敦煌遺書的內容豐富，關涉的學術領域廣闊，蘊含中國中古時代的歷史、地理、宗教、種族、社會、經濟、語言、文學、藝術等。近百年來，國際學者爭相研究，於是燦然成為近世紀的顯

學。

一九〇〇年，敦煌千佛洞有一位道士，名叫王圓籙，無意中發現石室中藏滿數萬卷的經卷和文物。隱藏約千百年的寶藏，終於重見天日。然而由於地處偏遠，並未得到清廷的重視。一九〇七年，英人斯坦因率探險隊到達敦煌，利誘王道士，運走抄寫經卷廿四箱、繡畫藝術品五箱，共計九千件左右，安置在英國大不列顛博物館；一九一四年，斯坦因再度抵敦煌，又經由王道士，得到佛經五大箱，共計六百多卷。一九〇八年，法國伯希和到達敦煌，由於具有漢學根柢，所以能在斯坦因之後，購得更有價值的經卷寫本，共計數千卷寫本和不少畫卷，運回巴黎國家圖書館。伯希和踏上歸途，路經北京，還公開展示所得到的敦煌文物，中國學者才頓時驚覺寶藏的浩劫，而清廷也才於一九〇九年正式撥款，收集敦煌文物，運送北京。然而運送過程中，不少經卷仍舊被盜取，為符合數量，竟將長卷撕裂來湊足卷數，這些送到北京的卷子，只剩八千六百九十七卷。

一九一一年，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到達敦煌，又透過王道士

，取得佛經五百卷與部份唐代彩塑。一九二四年，美國的華爾納，竟用塗著化學藥品的布，硬生生剝下二十多塊唐代壁畫，並取得數尊盛唐的彩塑佛像。

敦煌是中國的土地，敦煌寶藏是中國的鉅大遺產，然而如今寶藏飄零散佚，大部份流落在英、法諸國，成為異邦的「國寶」，這是中國人極大的損失，極深的恥辱。由於資料在國外，研究學者在國外，研究論著也在國外用異國文字發表。日本知名漢學家藤枝晃說：「敦煌在中國，研究在外國。」這話固然令人怒髮衝冠，但是值得深思反省。

一九七四年，潘重規排除一切困難，編印了一本純用中國文字的《敦煌學》雜誌。他在發刊詞中說：「欲使中國之學，還歸中國之文。」這份雜誌出版後，得到許多學者的讚許與認同。法國漢學家戴密微說：「這是中國人研究敦煌學成熟的時機。」

潘重規常常勉勵莘莘學子說：「敦煌遺書是中國學術文化的遺產，儘管全世界的學者用各種文字來發表、研究它的成果，我們必須使它中國化，將一切資料譯成中文、我們研究敦煌學，是要使現代人和後代人

能接受此一寶貴遺產，所以我們必使它現代化，使現代研閱的人一目了然。」這是他對中國文化的一往情深，始終不渝。

他殷殷期盼，將來能收回流落海外的國寶，就像有朝一日，能收復被侵略的國土；即使不能收回，也應把全世界保存的敦煌卷子全部攝影回來，然後重新加以檢查、分析、綴合，研究工作才能更深入、更全面。甚至將這些分散的寶藏，邁向凝聚統一的理想，他剴切地說：「我們應該聯合國際學術界的力量，編纂一部敦煌遺書總目錄，一部敦煌論文著述總目錄。」

在敦煌學上，數十年來，他孜孜矻矻，努力不懈；往來世界各地，蒐集資料，影印卷子；時時切磋琢磨，發表許多關鍵性、權威性的見解；諄諄教導後進，培育研究人才；積極辦雜誌，鼓勵發表中文論著；促使失根的寶藏，歸本於道道地地的中國學術。敦煌學在台灣茁壯、發展，成果日益輝煌，潘重規的影響頗深。

潘重規第一次看到敦煌卷子，心裡非常激動，彷彿湧現似曾相識的情懷！往事悠悠，誰能娓娓敘述？撫今思昔，迷濛前生是否也曾坐擁經

卷呢？

那年，他飛往法國前，寫下一首小詩，令人玩味再三，沈吟良久——

微茫孔思與周情，

入海遺編照眼明，

錫我頭銜新署印，

敦煌石窟寫經生。

鐵幕人間自往還

蘇聯漢學界領袖孟西科夫，看到潘重規研究敦煌文獻和《紅樓夢》的論文，於是寫信邀請他到列寧格勒一遊，以便參觀一萬兩千個號碼的敦煌卷子，及乾隆抄本《紅樓夢》。一九七三年，潘重規赴巴黎參加東方學會，抱著滿腔期待的心情，決定應邀到列寧格勒訪書。

三十年前，蘇聯依然是令人驚心動魄的共產國家，稍不留神，恐怕災禍瞬間臨頭。潘重規回憶說：「不少人勸我不要去，因為那時候到共

產國家，一定要坐牢，搞不好台灣都回不去，我自己的心裡也是很猶豫。前一天，我到公園打拳，正巧有一顆鳥屎掉到我的肩膀上，依照中國人的習俗，這不是好兆頭。但我千思萬想，最後還是決定不顧一切地闖向前去！」

潘重規抵達列寧格勒第二日的清晨，拿著一份地圖，從亞士陀里亞旅館，向北，折東，穿過海軍公園，沿著匿娃河岸，找到一幢綠色牆的高樓——亞洲人民研究所列寧格勒分院。他用力推開沈重堅厚的木門，取出孟西科夫的邀請函，透過老嫗，找到辦事員，才知道孟西科夫已經離開列寧格勒去渡假！他雖然有些失望，但是沒有惶恐，因為早在赴俄之前，已有許多不佳的預感，這只不過是現象罷了！

他回到旅館枯坐，憑窗遠眺，眼前沒有一個認識的土地，也沒有一個認識的人物，這時才真正感覺到離群獨居的滋味！

後來，幾經周折聯絡，才與孟西科夫會面，終於如願以償！

在列寧格勒十天，實際上只有三天半獲准閱覽圖書，然而他分秒必爭，探得許多珍貴的資料。有一天，孟西科夫特地到閱覽室邀他共進午

餐，但他婉辭了。他自忖：「人生吃飯的機會太多，異域閱讀異書的機會太少，千辛萬苦換來十幾小時的讀書機會，豈肯為了吃飯而耽誤！」在鐵幕中，風簷展讀敦煌珍本，他自有一番逍遙的心情——

坐擁書城靜閉關，

此心無住意長閑，

早知學海波濤遠，

鐵幕人間自往還。

蜚聲士林茹連獎

潘重規在南洋大學任教四年，母親從大陸安然抵達香港，他為了便於侍養左右，於是應聘任教香港新亞書院。

香港是國際性的開放都市，資訊十分便捷，而世界漢學家往來頻繁，也可以思想交流。潘重規在香港任教十幾年，多次參加世界漢學會議，並屢赴倫敦、巴黎閱讀敦煌卷子，更不斷發表學術論文，他淵深的學問與卓越的見識，在國際漢學界頗負盛名。

一九七三年，他受聘擔任巴黎第三大學博士班客座教授，所以常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巴黎中法圖書館讀遍無數國際學術界的瑰寶。

一九七四年，他返回香港，忽然接到戴密微的信函，說他的敦煌論述蜚聲士林，所以法蘭西學術院將頒贈漢學茹連獎。法蘭西學術院和中國中央研究院性質略同，而茹連獎是頒贈給國際有成就的漢學家，這是一項非常崇高的榮譽獎。

一九七三年，他又應邀任教文化大學並主持中文研究所，終於返回台灣。這二十年來，在台灣帶動敦煌學的研究風氣，厥功甚偉！

龍龕手鑑遇知音

《龍龕手鑑》是一部字典，是遼僧行均根據《佛藏音義》所編。

清儒錢大昕曾批評《龍龕手鑑》中「文、支不分，白白莫辨，崑崙入於山部，鬥鬪入於鬥部」等等錯亂的情形，以為「污我簡編，指事形聲之法，掃地盡矣」！

一般學者都公認《龍龕手鑑》是「惡書」，因為字典最重要的是部首分明，既已含混不清，那麼遑論其他！然而潘重規深深思量，又比照敦煌寫本的特殊字形，才頓時發覺其中的奧妙。

敦煌卷子中，「宀穴不分」、「瓜爪不分」、「木扌不分」，以現代的眼光看來，實是錯誤百出，但是潘重規獨具見地：「文字的發生、使用、流通，必定有個法則，也就是所謂的『約定俗成』，敦煌的俗寫文字一定也有條理。」他舉例說：「其實俗寫文字的道理很簡單，就像我們今天，大陸使用簡體字，台灣人不一定看懂。可是也不能說它是錯的。敦煌卷子多半是中、晚唐和五代時期的抄本，當時的人也有他們書寫的習慣，如果不虛心觀察，一味站在現代的角度的去批判，將會誤導研究方向。」

因此，潘重規悟出《龍龕手鑑》是根據當時流行的寫本來編纂字書，而《龍龕手鑑》就是校讀敦煌卷子的最佳工具書。這個論點一發表，震撼了學術界。《龍龕手鑑》終於從無用變成有用，一雪奇恥大辱，潘重規可說是《龍龕手鑑》的千古知音，這也是在敦煌文字學的非凡貢獻。

明辨是非護正法

《六祖壇經》是禪宗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的說法內容，由其弟子法海集錄而成，也是中國人所寫佛教著作中，惟一被尊稱為「經」的典籍。

由於敦煌卷子的因緣，潘重規希望把《六祖壇經》的第一手資料呈現給當代，所以將敦煌卷子中《六祖壇經》的抄本整合，主要包括倫敦藏本、北京圖書館藏殘本、敦煌市博物館所藏任子宜本，加以校勘，寫成定本。使現代人能看清《六祖壇經》的本來面目。

當年，倫敦藏敦煌本《六祖壇經》（最接近原本）問世不久，卻被胡適誤引錯解，而提出了神會偽造《六祖壇經》的論調，造成舉世震撼。然而潘重規寫成專文，舉例實證，一一駁回胡適的臆測。護持真諦的心，慷慨激昂：「倫敦藏本《壇經》，封閉在莫高窟中，千年後被人無

意發現，所以它能夠完完整整保存《壇經》的本來面目。當我在讀《壇經》時，腦海中時時激盪著胡先生偽造竄改的種種浮議；他的是非混淆，令我內心至感痛苦！」

那天麗日當空，穿梭在車水馬龍間，繞過巷頭街尾，終於找到潘教授的雅居，我站在路旁佇望良久，觀察這一隅藏龍臥虎的地理。採訪時，談到敦煌寫本《六祖壇經》，潘教授捧出他正在抄寫校讀的稿子，為我講述一番，無盡的法喜洋溢紙間。在四面書牆裡，我為他拍攝伏案寫經的神采，燈光熹微，映照凝聚的心情。在相機的快門裡，彷彿幽幽地浮現渺茫的石窟、經卷、紅樓、黑水以及鳴沙山的風聲……

註：本文原刊載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號《普門雜誌》，經作者同意轉載。

潘重規小檔案：

- 一九〇八年生。
- 安徽省婺源縣人。
-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
- 韓國嶺南大學榮譽文學博士。
- 現任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研究教授。
- 曾獲法國法蘭西學術院漢學茹連獎 (Julian Price)。
- 著有《列寧格勒十日記》、《紅樓夢新解》、《敦煌雲謠集新書》、《敦煌詞話》等多種。
- 編有《敦煌俗字譜》、《敦煌唐碑三種》、《龍龕手鑑新編》等數種。

敦煌壇經新書（暨附冊）功德主名錄：

法印文號：102175

五七、〇〇〇元：回向法界一切眾生，悉成佛道。

以上共計新台幣：五七、〇〇〇元，恭印一、〇〇〇本。

回向：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

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冤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

祝願法界一切有情，所有六道四生，宿世冤親，現世業債，咸憑法力，悉得解脫。

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發菩提心，常隨佛學，勤修精進，利濟群生。

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同出苦輪，共登覺岸。

附記：本會接受善信委託，代印經書、佛像，其必要之費用，均經本會審慎評估；若有結餘，均續作本會之印（購）經書及運費使用，為施主廣積陰德，歡迎十方大德善加利用。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七年／西元二〇一三年五月

恭印：一〇〇〇本

流水號：11329
書號：CH850-26

敦煌壇經新書（暨附冊）

發行人：簡豐文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budaedu.org>

E-mail：budaedu@budaedu.org

電話：(〇二)二三九五一一九八傳 真：(〇二)二三九一—三四二五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〇七六九四九九七九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城中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〇四五〇〇四五九七五〇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親臨本會三樓講堂。(二)利用傳真：(02) 23965959

(三)撥打電話：(02) 23951198分機：11、12

(四)網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五)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
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
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本會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222、297

開南商工↓208、295、297、15、22、6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專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

